

4450

馮玉奇新著

# 茜紗窗下



行印局書明大海

馮玉奇著

長篇哀豔  
言情小說

茜

紗

窗

下

句印行

---

---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

著 作 人  
馮 玉 奇

校 閱 人  
王 大 可

出 版 者  
大 明 書 局

發 行 所  
大 明 書 局

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

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十 月 第 一 版

---

---

錄目下

- 巧舌如簧離間手足情……………二二
- 四 窺影自憐淒涼倩女心……………六四
- 五 香餌垂釣虛榮女失足……………八四
- 六 離奇身世芬姑娘拋家……………一〇六
- 七 患難之中方見知心人……………一二八
- 八 心如止水從此冷愛河……………一四六

長為哀豔  
言情小說

# 茜紗窗下

馮玉奇新著

## 一 命途多舛得意竟反成失意

這裏是一間很寬暢的工場房，裏面佈滿着一排一排的全都是搖紗的機器。在每一架機器旁都有一個女工在靜悄悄的工作着；她們似乎都覺得有些疲倦，所以看她們精神都很萎頓。原來這已經是深夜三點鐘的時候，她們都是夜班工作者，所以在五更的時間內，她們幾乎都有些睡意了。機器的聲音，是非常嘈雜，類如皮帶在鐵輪上滾過，馬達在軋隆軋隆的作響，整個廠房裏好像是落着狂風雨一樣，洒洒地的音韻，差不多把耳朵都震聾了。但這些女工們也幸虧這不停的聲響，來趕走她們的睡魔，使她們在疲倦中勉強地振作一些精神出來。

不知不覺的在玻璃窗外慢慢地透露着一綫曙光來，顯然在東方的天半際已發現了魚肚白的顏色。這時那些女工們的心中，都滋長了一種希望和安慰；就是不多一回兒，她們便可以回到家中去休息睡覺了。果然，一陣一鳴鳴一汽笛的長鳴，這是放工的代表。大家這就把幹完的工作、匆匆收拾，拿到賬房裏去記了賬。然後各自拿了飯匣子，像魚貫地走出廠房去了。

柳荷芬也是大中紗廠的女工之一，她的年紀還只有十九歲；生得修短合度的身材兒，容

貌倒着實生得很美麗。假使她是出身在豪富之家的話，那不用說，她當然是一個美豔的千金小姐，如何會幹着女工的生活？至少她還在學校裏讀書。要如聰明一些，當然還有出國留學去鍍金的希望。不過所可惜的，她很不幸的是生在貧苦的家庭裏，所以從小就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算起來她大概讀了兩年書，其實這就等於沒有讀過書一樣。所以荷芬雖然並不是目不識丁之輩，但可憐她連普通一封信都不會寫。你想，她不做女工，還有什麼事情可以讓她有能力來担任呢？

她此刻拖着疲倦的步伐，踏上了歸家的道路。雖然已經是初春的季节，但早晨的天氣，還很寒冷。尤其是一夜沒有睡過覺的人兒，吹着曉風，更覺貶骨生寒，全身會有些發抖。柳荷芬的感覺上，有些頭重腳輕的不舒服，兩眼望到街上的景物，似乎也有些昏花的樣子。她這時恨不得一步跨到了家裏，但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她想趁車子回家，但又捨不得錢，因此只有一步挨一步的向前面走。

「荷芬姊！荷芬姊！我找了你好半天，誰知你先悄悄地走了哩！」

「自珍妹！我因爲也找不到你，還以爲你自己先走了。」

忽然一陣急促的呼聲，送入荷芬的耳中。她遂急忙回頭去看，原來是同事耿自珍。於是停止了步，微笑着回答，表示等着她走近的意思。

耿自珍今年還只有十八歲，比荷芬小一歲。她們是坐在貼隔壁的機器旁工作的，因爲彼此的關係，所以兩人也比較知己一點。荷芬住在公平路，自珍住在華建路，所以兩人從

廠裏放工回家，是可以結伴而行，因公平路和華建路是只有差一條馬路。這時自珍緊走了兩步，走到荷芬的身旁。向她臉上望了一眼，便低低問道：

「你臉色多可怕的，汗毛孔都一根一根豎着，你覺得冷嗎？」

「還好，這是因爲一夜沒有睡的緣故，你的臉色也不見得好呀！」

荷芬搖搖頭回答，她臉上浮現了一絲苦笑。自珍伸手摸一下自己的面頰，又望了荷芬一眼。低低的說道：

「我倒不覺得什麼，我見你身子也在抖着呢！因爲我體格比你強壯，像你這麼嬌嫩的身子，恐怕受不了苦，實在是不宜做夜班的。」

「但是廠方派到了身上，又有什麼辦法呢？所以像我們這種生活不正常的人，將來的壽命一定會減少的。不過苦命的人，多活在世上也沒有意思，倒不如早死早乾淨，可以免掉許多的煩惱和痛苦。」

荷芬聽她這樣說，遂無限感慨的回答，她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耿自珍拍拍她的肩膀，却並不以爲然的樣子。勸慰地說道：

「荷芬姊！你太消極了，爲什麼老是有這種悲哀頹傷的思想呢？比方說我吧！和你不是一樣的在世界上受着苦嗎？可是我却很樂觀，做人終要做，眼前吃苦算不。

我們年紀輕，說不定我們將來也會過好日子的。」

「你這話雖然對，但是，我和我的環境却有些兒不同。」

「你這話可有趣了，我們到得是到工廠裏的女工，一樣環境，一樣自  
這又有什麼不同呢？」

自珍笑了一笑，頗有倦意的睜眼，向她怔怔地望着，表示有些兒奇怪的意思。  
本正經的態度，嚇的一聲。說道：

「比方說，你的爸爸還在做生意賺錢，對於你家庭中的生活負擔，你爸爸會完全負了  
去的，那麼你工作得來的錢，你自己可以化費着用。假使今天發了工資，你見到歡  
喜的衣料或是鞋襪，你便可以隨心所欲的購買。至於我呢？那就和你完全的不同  
了。爸爸固然失業在家裏，還要喝酒賭錢，贏的時候，他便買酒購烟的消耗了。但  
輸的時候，這一筆賭債，却又是我的倒霉。再說媽又是疼愛妹妹的人，妹妹不做事  
情，在家裏只知道吃穿，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我一個人好像是牛馬，一天到晚苦  
着苦着，永遠就沒有出頭的日子！」

荷芬說完了這幾句話，她心中是哀怨到了極點，一陣子悲酸，眼淚便撲簌簌的滾落下來  
了。自珍聽了，方才覺得她的環境，果然比自己更加的惡劣，一時很同情。嘆了一口氣。遂  
低低的問道：

「你妹妹幾歲了？」

「她也有十六歲了。」

「那麼她也可以到了廠裏去做事情呀！大家負擔一些兒開銷，那麼你的肩膊也可以減



輕一些責任，怎麼能壓在你一個人的身上？哼！我不是愛多管閒事，你爸媽也太偏心一些兒了。」

自珍心直口快憤憤不平的說，她表示代爲有些兒氣憤。但荷芬沒有回答什麼，她的臉色更加慘白一些，是因爲心頭淒涼的緣故，所以她全身也越加抖得厲害。自珍見街旁有點心攤販，遂拉了拉荷芬衣袖。說道：

「荷芬姊！你也不要難過，我們肚子也餓了，還是吃些兒點心再走吧！肚子裏唱空城計，我們的精神也越發萎靡起來了。」

「不！我沒有餓……」

荷芬的腹內雖然也咕嚕咕嚕的響着，但是她咽了一口唾沫，還搖搖頭回答。自珍逗了她一個媚眼，微微的一笑。說道：

「荷芬姊！你別急，我請客呀！」

「我知道，不過我們辛辛苦苦賺來的錢，用你的，和用我的，這是一樣的捨不得，所以我的意思，還是回家去吃泡飯罷！節省一些下來，可以買別的日用品。」

「吃一些點心，這也省不了多少錢。荷芬姊！你不要客氣，我們坐下來吧！」

自珍却不在乎節省這一些錢的說，她拉了荷芬手兒，硬要她一同在點心攤旁的那一條長檯上坐下了。荷芬覺得情意難却，只好不再客氣了。自珍遂向攤販吩咐，說拿兩萬元一碗的綠粉油豆腐湯共兩碗，荷芬低低說道：

「兩萬元太多，我吃不了，我的一碗買一萬元好了。」

「你又的肉疼錢了？今天廿九號，再過兩天可以發工資了。我的錢不用去一些，藏着也沒有什麼用處。爲人在世，最要緊是吃些穿些；錢太多了，死了又不好帶到棺材裏去，所以我想得頂明白。」

荷芬知道在她的環境裏可以吃點穿點，但是在自己的環境裏就不允許這麼舒服了。因此向她苦笑了一下，却沒有作答。兩人在吃綠粉油豆腐湯的時候，自珍又低低的說道：

「這個月的生活指數不知要開幾萬倍？我想物價這樣天天上漲，至少要開十萬倍以上罷！」

「就是開十萬倍以上，也無論如何跟不上物價的。你想，白米已超出兩百萬大關，這年頭兒生活真有些過不下去。」

「噯！我記得剛勝利的時候，白米買多少錢一担呀？」

「這倒記不起了，大約三四萬元錢一担吧！想不到漲上一百多倍呢！真要不得！」

「兩位小姐！這年頭兒比從前更不行啦！我們做小生意的也是本重利輕，起五更，落半夜，辛辛苦苦的站在馬路上做買賣，也賺不到什麼錢，吃一口苦飯還覺得很勉強哩！照此下去，米價一千萬的日子也會到來哩！」

那個攤販聽她們互相地說着話，遂也嘆着苦經地插嘴。荷芬和自珍雖然並沒有回答他，但她們却不約而同的齊聲嘆了一口氣。

有了一碗熱氣騰騰的線粉油豆腐湯吃到了肚子裏，兩人的精神果然會振作了不少。就是晨風吹在臉上，也沒有像剛才那麼的感到寒意了。自珍搶着付了錢，荷芬只好老實不客氣的向她說了一聲謝謝，於是大家又急急的趕路回家了。

公平路公平里先走到，自珍向她說聲回頭見，她一招手，便向華建路走了。荷芬便走進弄堂，來到十六號後門口，只見母親蓬了頭髮，正在洗便桶。遂向她叫了一聲媽，管自的走到後樓去了。

後樓的面積當然比前樓小，但裏面却還舖了兩張床。一張床是荷芬姊妹倆睡的，還有一張床，當然是她父母睡的了。荷芬是個十九歲的姑娘了，她覺得父母睡在一個枕兒上的情形，在冷天裏，倒還沒有什麼刺眼。假使在大熱的夏天裏，她就覺得很不雅觀。女孩兒年紀大了，多少要避一些嫌疑。所以她主張在後樓再搭半個閣樓，給自己睡在閣樓上。荷芬這意思，她父母也認為贊成，所以荷芬現在睡的地方，就在閣樓上。其實說起來，那只能算爲是閣板，因爲上面也不用什麼床舖，更放不下什麼桌椅，無非是荷芬爬上去躺下來一個睡舖而已。

荷芬因爲在外面已吃過點心，所以她也不想再吃泡飯，就爬到閣樓上去睡下了。柳太太倒了便桶上樓，見荷芬已睡了。便開口問道：

「阿芬！你泡飯不吃了嗎？」

「唔！我疲倦極了，睡醒回來再吃吧！」

荷芬應了一聲，低低回答。她並不告訴在外面已吃過點心，是因為怕妹妹聽見了又會吵鬧的。果然荷茵這小姑娘像鬼靈精似的噔了一聲，說道：

「姊姊在外面一定吃過點心的。」

「我吃了點心，你便怎麼樣？」

荷芬因為心中氣憤不過，遂忍不住恨恨的說。荷茵很不老實的語氣，也大聲地說道：

「你吃點心，我也要吃點心，誰要吃泡飯啦？現在是民主國家，應該一律平等，我爲什麼要委曲一些呢？」

「你這小姑娘真是不講理，你姊姊會賺錢，維持我們一家生活，你怎麼能夠呢？所以你如何能學姊姊的樣子？」

這兩句話，本來荷芬要說的。現在被爸爸說出來，於是自己也就不開口了。荷茵聽爸爸也幫着姊姊罵自己，心中又氣又惱，忍不住一面哭，一面兀是不甘示弱的說道：

「哼！她做女工賺一些錢算得了什麼希奇？我明天也找工作去，準比她賺得多一些回來。姊姊不過給你吃兩盃高粱而已，我明天給你喝白蘭地，爲司克，看你還說我不會賺錢嗎？」

「你這孩子，真是越發沒了規矩，敢嘮嘮叨叨頂爸爸的嘴？我瞧你有什麼工作好做？做女工不肯去，做女職員沒有學問不夠資格。我看你呀！只會住在家裏吃穿，還會吵嘴而已。」

柳金虎被女兒一頂嘴，心裏也氣惱起來，遂恨恨的罵出了這幾句話。柳太太連說好了好了，大清早吵鬧些什麼呢？被鄰居們聽到了，豈不是笑話？在她這些話中至少還有些庇護小女兒的意思。但荷茵心中認爲自己被爸爸罵了，這是給姊姊得了意，所以她感到委曲得什麼似的，忍不住抽抽噎噎的哭個不停。結果，還是柳太太說了好話，並且去買了點心來給她吃了，荷茵才氣平不哭了。幸虧荷芬已經酣然入夢，所以她沒有知道。否則，她心中自然也會十二分的氣不過。

等荷芬一覺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一點鐘了。柳金虎坐在桌子旁，一個人喝着三酉兒。柳太太正從樓下盛了飯菜上來，抬頭見闌板上荷芬已醒着了。遂低低問道：

「你睡暢了沒有？我給你倒臉水，快下來洗臉罷！洗好臉吃飯，已經一點多了呢！」

「媽！妹妹到那裏去了。」

荷芬一面跳下闌板來梳洗，因爲不見荷茵的人兒，遂悄悄地問。柳太太嘆了一口氣，說道：

「這孩子個性太強硬，因爲你爸爸說她不會賺錢，所以她賭氣出外找工作去了。十點鐘走出，直到此刻還沒有回來呢！」

「妹妹說話太過分，爲什麼老是跟我作對呢？我這麼辛辛苦苦工作着，我何嘗曾經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她還要這樣氣不過我，叫我心裏惱不惱？我說妹妹也太以想不明白。」

「荷芬！你不要難受，這種小孩子，你理她做什麼？她說的只當她是放屁好了。」柳金虎一面喝着酒，一面便好言地安慰着荷芬。因為他握着盃子的時候，想到了飲酒思源，他當然是要向他大女兒拍馬屁了。荷芬却沒有作答，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柳太太已盛了飯，叫荷芬一同吃午飯了。

傍晚的時候，荷芬提了飯匣子，又要到工廠裏去做夜班了。但這時候荷茵却仍舊沒有回家，柳太太恐怕小女兒在外面發生了意外禍水，所以向柳金虎忍不住吵了起來。說他不該責罵她，現在這孩子一去而不回家，這人到底上那兒去了？萬一闖下了什麼亂子，那可怎麼的辦？正在吵鬧之間，荷茵却回家來了。荷芬知道妹妹存心不良，是故意叫人急急的意思，遂也不說什麼，管自的到大中紗廠去了。

荷芬走到提藍橋過去的時候，忽然前面來了兩個小流氓，攔住了荷芬，七搭八搭的向她調戲起來。荷芬見四下很冷靜，而且天色已夜，所以心中又急又怕，紅了兩頰，也不開口，預備奪路奔逃。不料這兩個小流氓見她是一個單身女子，很可以欺侮一下，於是動手動腳起來。還賊禿嘻嘻的笑着：

「小妹妹！你放工回家了嗎？夜飯吃過沒有？我們請客好嗎？」

「不要嚙哩嚙嘛，你們快走開罷！」

「嘻嘻！小妹妹扳面孔了，不要生氣，我們一遭生，兩遭熟，大家交一個朋友也沒有關係呀！阿狗！你瞧小妹妹臉蛋兒生得多漂亮的！」

「還有兩座喜馬拉耶山真是又挺又結實，讓我來摸一摸窩窩心！哈哈！好像沙利文奶油麵包。」

荷芬被他們這麼無廉無恥的調笑着，一時急得芳心像小鹿般地亂跳，幾乎要哭起來了。正在萬分危急之下，忽然見斜馬路內駛出一輛自備汽車來。荷芬在情急萬分的時候，只好高喊救命起來。那汽車裏的人，聽有女子呼救之聲，遂把汽車停下，開了車廂，跳下身子來瞧仔細。兩個小流氓一見汽車停下，知道事情不妙，遂急急地逃之夭夭了。荷芬見車廂裏跳下的那個西服少年，已走到了自己的身旁。並且問道：

「喂！怎麼？你被暴徒搶劫了東西嗎？」

「不！他們攔住了調戲我。」

荷芬緋紅了兩頰，低低的告訴。那個西服少年聽她這樣說，倒忍不住笑了起來。遂向她望了一眼，這就暗想，原來是個挺好的模樣兒，怪不得有人去調戲她了。遂又問道：

「你受了虧沒有？」

「沒有，謝謝你搭救了我。」

荷芬搖搖頭，一面道謝，一面管自的走了。那少年見她嬌羞的神情，這才想到自己這句話問得太魯莽，因為人家是一個女孩兒家，就是受了虧，也不肯向我一個陌生男子告訴的。因為見她仍舊向很冷僻的馬路上走去，一時不免代她暗暗的擔心，萬一再有什麼暴徒向她調戲，她不是真要受委屈了嗎？這個少年倒是個很多情的人，一時起了愛憐之心。遂連忙趕上

去叫道：

「喂！你慢些兒走。」

「先生！你……還有什麼事嗎？」

荷芬雖然是回過身子來了，但她心中却感到有些害怕。蹙鎖了柳眉，猜疑地問。那少年倒是愣了一愣，眸珠一轉。說道：

「我問你此刻上那兒去？」

「我……我……」

「是不是回家去？」

「不……」

「不管你上什麼地方去？我想你走的那條路太冷靜，要不要我用汽車送你去？」

那少年見她吱吱唔唔的似乎不好意思告訴的樣子，一時很感到奇怪。但爲了使她明白自己是一番好意起見，於是便老實的向她說明了。荷芬聽了，方才恍然有悟。一時暗，這少年不知是好意抑是歹意？但轉念一想，人家是個公子哥兒，終不見得會看中我一個做工的女子，我難道還怕他來搶劫我什麼東西嗎？在荷芬這麼沈吟之間，那少年似乎已明白了她的意思。遂微笑着說道：

「沒有關係，你不要客氣罷！」

「先生！我真感謝你。」



隨了荷芬這一句話，那少年已走到車廂旁，把手一擺，是請她坐上車去的意思。荷芬見他叫自己同車夫坐在一起，心裏有些奇怪，但也不去加以思索，遂跳上車廂坐下。回眸見車頭上座位裏並沒有車夫的，接着那少年從另一面車廂門外跳上來，和荷芬並肩坐下。在這時候，荷芬才明白他自己會開車，所以用不到僱用車夫的。那少年一面關上車門，一面撥動機件。低低問道：

「你到什麼路去？」

「楊樹浦路大中紗廠門口好了。」

「哦！你是不是到廠裏做工去嗎？爲什麼在夜裏？」

「因爲我輪到的是夜班。」

荷芬點點頭，有些難爲情似的回答。那少年一面開車，一面向她粉臉兒望了一眼。覺得這個姑娘雖然是個女工的身份，但却生得美麗非凡，而且溫文大方，絕無一些輕狂的樣子。一時有些情不自禁，遂低低的又問道：

「你貴姓？」

「我姓柳，楊柳的柳。」

「柳小姐唸過書嗎？」

「唸不了多少書？要不然，我也不會到工廠裏去做女工。」

那少年見她很感慨的樣子回答，似乎很表同情，皺了眉尖，說了一句你家裏很貧苦吧！

但既說出了口，心中却又好笑起來。暗想，這還用問嗎？當然因為貧苦的緣故，所以才做工去的。於是連忙接着又問道：

「你爸爸有沒有？」

「有的。」

「他不做生意嗎？」

荷芬很不好意思的點點頭，却沒有開口回答，顯然她有些兒羞愧的神情。那少年暗想，做父親的不做生意，倒叫女兒做工去維持家庭的生活，這未免太苦了女孩兒家了。他想詳細的問她家庭狀況，預備幫助她一下。但仔細一想，我是一個大學生，難道還預備跟一個女工去談愛情不成？這未免被人笑話。那少年這樣想着，於是不再多管閒事了。不過他終覺得這個女孩子很使人可愛，我譬如在別的地方多化費一些，還是送一些錢給她，也算我做了一件好事。那少年想到這裏，汽車也已到大中紗廠門口停下。遂給她開車門，荷芬向他連聲道謝，一面匆匆的跳下。那少年忽然說道：

「柳小姐！你掉落一樣東西了。」

荷芬聽了心中奇怪，連忙回頭去望。只見他從車窗內丟出一方紙包來，接着把汽車便鳴的開遠了。荷芬低頭把那紙包拾起，這就目定口呆，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似的怔怔地楞住了。你道爲什麼？原來這是一刀有封條紮好的簇新鈔票，而且還全都是五千元的紅關金票。顯然這數目至少是一千萬元錢，她想我辛辛苦苦的做工，一個月的工資也不過兩三百萬

光景。他竟去給我這麼多的錢，在我們窮人的環境裏那不是發了財嗎？但轉念又想，他給我一千萬元錢，這是什麼意思呢？難道他愛上我了嗎？荷芬這麼一想，兩頰熱辣的發燒，忍不住連耳根子都通紅起來了。但她立刻又連連搖頭，暗想，我這人真在發神經病了，癡心夢想，那不是太好笑嗎？人家是汽車階級的大老爺，我是個怎麼樣的身份？他如何會來愛上我呢？假使他真有愛我的意思，他當然把鈔票親手好好兒當面交給我。現在他這麼的一丟，把汽車就開走了，可見他是慈善心腸的好人，因為知道我家貧苦，所以很同情的贈送一些錢給我們用的。他一定還恐怕我向他道謝，所以他很快的把汽車開走了。想不到這世界上竟還有這麼俠義心腸的好青年，那我今夜可說是遇到財神爺爺一樣了。荷芬這麼的想着，遂把鈔票藏入懷內，歡天喜地的步入廠內去了。

這晚荷芬在廠裏工作，她真有些兒心不在焉的胡思亂想起來。覺得這位先生真是難得，他完全是出於人類互助的同情心，他對我並沒有存着絲毫的歪心眼兒。可惜我沒有問他貴姓大名，否則也好讓我記在心裏感激着他。今生雖然沒有資格可以報答他，但我希望來生能夠嫁他做一個妻子。……荷芬這麼想着，兩頰發紅，連自己也難為情起來。啐了一口，暗暗地自罵着道：你這女孩兒家真是想癡了，你是個女工而已，你有福氣想做有錢人家的太太嗎？一回又想，等到來生的時候，也許我變成有錢人家的小姐了，也未可知，那時候我當然可以報答他此生中的幫助之恩了。

常言道：心無二用，這句話是不錯的。荷芬因為只管胡思亂想，所以把手裏的工作也會

弄糊塗起來；因此紗會搖斷了兩包。這麼的一來，管理員小張，便對她嚴厲的喝罵。扣了工資不算，還要停她的生意。一般女工們雖然都大感憤怒，可是都敢怒而不敢言，只有暗暗表示同情而已。可憐荷芬除了傷心流淚之外，她當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管理員小張爲什麼要這樣兇惡的對待她呢？其中當然也有原因的。原來小張曾經色迷迷的對荷芬不老實過，那時候荷芬也不客氣的向他教訓過一頓。所以小張結怨在心裏，正苦沒有機會來報復，因而今天當然要公報私怨的格外對待荷芬兇惡了。不過在小張的心裏，倒並非是真要停她的生意，無非要荷芬向他說幾句好話，那麼小張便可以做一個人情饒恕她一次。萬不料荷芬這姑娘的脾氣也是十分強硬，她的情願向人家哀求乞憐。因爲她明知小張利用職權來欺壓自己，那麼將來自己處處地方恐怕還要受到他的拘束。所以她情願打碎飯碗，決不肯表示一些兒懦弱的態度。

次早放工的時候，荷芬依然和自珍結伴回家。自珍見她臉色慘白得可怕，遂表示憤激而又感傷的態度。恨恨的說道：

「照理說，小張也沒有資格停你生意的權力，這小子真是太可惡了。不過在這惡勢力的環境之下，又有什麼辦法可想呢？所以我的意思，你就忍氣吞聲明天向小張賠一個不是也就罷了。否則，你失了業之後，一家生計又如何是好？」

「我情願餓死，我也不情願跟他說好話賠錯，倒讓他越發威風起來了。自珍妹！這個月工資，我託你代爲領了來；過幾天我到你家裏來拿好了。」

「那麼你決心不幹了？」

「唔！我想天下沒有餓殺的人，不在大中紗廠工作，我不相信難道就會死了不成？」

「好！你很有志氣，但我希望你最短時間內能夠找到一個更好的工作做。」

自珍緊緊地握了她的手，表示十分敬佩的樣子，熱誠地祝禱着說。但荷芬聽了她末一句話，心中却又茫然了，她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

荷芬黯然神傷的回到家裏，她坐在桌子旁，顯出悶悶不樂的神氣。柳太太每天早晨照例地洗清便桶上樓來，一見荷芬這個慘然的表情。便低低問道：

「怎麼啦？你跟廠裏人吵了嘴嗎？」

「唔！我被廠裏停生意了。……」

荷芬有氣無力的告訴，在她心中以為母親得知了這個不幸的消息必定要十分的憂愁和吃驚。誰知出乎意料之外，柳太太却不以為意的樣子。淡淡的說道：

「停了就停了，本來這種吃不飽餓不殺的工作也犯不着幹。荷芬！你不要難過，我給你弄稀飯吃吧！」

荷芬被歇了生意回家，心中就怕被父母責罵。不料母親不但沒有埋怨，而且還溫和地安慰她。一時感到母親終究是愛女兒的，她非常感激地幾乎流下淚來了。這時柳太太點旺了洋油爐子，把稀飯燒好，盛出來叫荷芬吃早餐。並且悄悄地告訴她說道：

「荷芬！你妹妹昨天出去了一下午，你道她在做什麼？原來她已找着生意了。」

「啊！真的嗎？妹妹找到了什麼工作做？」  
荷芬在萬分失意之餘，立刻又喜悅起來，遂展顏一笑，向她急急的問。柳太太笑嘻嘻的說道：

「荷荷這孩子平日只知道遊玩，不料遊玩也有遊玩的好處，我也不知道她幾時學會了跳舞？現在由她的小姊妹沈莉娜介紹，你妹妹從今天起，她到米高美舞廳做舞女去了。聽說做舞女比做女工舒服，而且還可以賺大錢。據沈莉娜說，她每個月就有三四千萬進益。你想，這和做女工不是有天壤之別嗎？我也不希望荷荷賺三四千萬，只要有一兩千萬一月進賬，那比做女工終強得多了。」

柳太太這一番話聽到荷芬的耳朵裏，她烏圓眸珠一轉，心中已經明白母親所以沒有埋怨我被停生意回家的緣故了。原來母親的意思，她也希望我能跟妹妹一樣到舞廳裏做舞女去。做舞女雖然比做女工舒服而且能賺大錢，但做工到底是神聖的，清高的。拿自己汗血去換飯吃，這是多麼的有意義。然而舞女的名字，終近乎妓女性質。給男子們撲抱着跳舞，至少是得犧牲女孩兒的色相不可。尤其像妹妹那麼年輕的女孩子，偶一不慎，更有失足的危險。荷芬在這麼轉念之下，她把笑容慢慢地收起，低低的說道：

「媽！妹妹這麼年輕的女孩子，她去做舞女，恐怕容易會上人家的當吧！」

「你這話太會顧慮了，你自己失業回來，又叫妹妹不去做舞女，那麼我們一家四口難道活活的餓死不成？」

柳太太聽女兒有不贊成的意思，這就很生氣的把面孔一板，冷笑着回答。荷茵在床上原沒有睡熟，對於母親和姊姊的話，她全都聽明白的。這時便插嘴說道：

「謝謝姊姊的關心，但我是一個窮光蛋，我做舞女的只有問人家要錢，人家決不會來問我要錢的，所以我會上什麼當呢？從前姊姊做女工來養我，現在姊姊失業了，照理該是我來養活姊姊了。」

「妹妹！我是好意關切你的前途，你不要誤會我吧！」

荷芬覺得妹妹的話中，多少還包含了一些諷刺的成分。這就顯出一本正經的神情，向她低低的解釋。荷茵冷笑了一聲，却並不作答。這時柳金虎也醒來了，他知道了荷芬失業的消息，反而呵呵的笑道：

「很好，很好，你們姊妹倆可以一同去做舞女。等三年舞女做下來，我可以變成大富翁了。你們每人三四千萬一個月拿回來，姊妹倆人就有七八千萬。除每月開銷兩千萬，這也很愜意了，但還有五六千萬一月可以積蓄哩！那我這兩個好女兒不是變成了金元寶了嗎？哈哈！哈哈！」

「爸爸！我又不曾跳舞，我怎麼能去做舞女呢？」

金虎這些得意忘形的話，足以證明他是個無志無氣在社會中那類寄生蟲的典型人物。荷芬聽了，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怨恨，這就慌忙推託着拒絕。金虎也連忙說道：

「不會跳舞，那又有什麼關係？可以慢慢兒的學習呀！」

「我學不會怎麼辦呢？」

「學不會？天下有學不會的事情嗎？你妹妹比你年輕哩！她也學會了，難道你會這麼笨嗎？」

「爸爸！姊姊不贊成跳舞的，你就別勸她了，反正我會賺錢來養活她好了。」

「妹妹！你說話不要太欺人，我這兒還有一千萬元錢哩！媽！你拿去，我至少也可以有兩個月可以坐吃哩！」

荷茵這些話把荷芬刺激得跳起來了，遂憤憤的把一千萬簇新的鈔票從懷內取出，交到柳太太的手裏去說。柳金虎和柳太太本來要想把荷芬怒責的，如今突然看見了這一疊簇新的鈔票，他們立刻把怒容會變成笑容來。尤其是柳金虎，猛可從床上跳起身子，連叫拿給我拿給我。他覺得這五千元紅關金在市面上還不多見到，他抱在懷內，哈哈地大笑起來。說道：

「好女兒！好女兒！你……你……這些鈔票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呀？」

「不用問的，反正女兒是不會去偷去搶的，……」

荷芬對於父親見了鈔票會笑的神情，她覺得真是有些兒卑鄙可恥，遂微咬了嘴唇皮子，恨恨的說。這時柳太太和金虎絕對不再談起要她去做舞女的話，還叫她快些吃好飯休息，可以早些睡覺了。說什麼當心身子，不要太受累了，夫婦倆人却一味的奉承她。荷芬覺得世界上不管父母子女，夫婦朋友，那裏及得來金錢的好呢？她非常的感慨，嘆了一口氣，放下飯碗，便也到閣板上睡去了。



過了幾天，荷芬到自珍家裏去取了工資。據自珍告訴她，說小張怒氣已平，假使荷芬肯認錯說幾句好話，仍舊可以去復工的。但荷芬却認爲好馬不吃回頭草，自己決不願無志無氣再去復工。大家談了一回，也就各自分開。荷芬覺得這樣子老在家裏空閒下去，也不是個道理，所以東尋西找預備到另一家工廠裏去工作。可是勝利以還，工商業也並不發達，而且女工太多，廠方因節省開支，只有紛紛裁員，所以一時之間，連找個女工職位都很容易。那時候荷茵在舞廳裏伴舞已有半個月的日子了，每天收入，雖不及沈莉娜那麼可觀，但半個月計算，也有八九百萬元的數目。金虎夫婦兩人真是歡天喜地，遂做好做歹的勸荷芬先到舞校裏去習舞，然後也做舞女去。荷芬在到處碰壁之下，真是心痛萬分。覺得上海女子的唯一出路，除了犧牲色相之外，恐怕是只好束緊褲帶餓死了。爲了不願讓妹妹一個人來負擔這一份家庭的生活，所以她含了沉痛的眼淚，只好委委曲曲的答應了父母的要求。

荷芬是個絕頂聰明的姑娘，她在半個月之內早已學會了各種不同的舞步。於是她由妹妹的介紹，也到米高美舞廳裏去過着燈紅酒綠的伴舞生涯了。光陰匆匆，荷芬在舞廳裏伴舞也有半個月日子了。她的容貌，她的身段，都比荷茵美妙。當然在這以美色爲值錢的環境裏，荷芬的發紅，自然比荷茵更快。這夜有人叫荷芬坐檯子，荷芬不知是誰，嫻嫻地來到坐桌旁邊，只見一個身穿西服的少年，站起身來，表示相迎入座的意思，但兩人四目相接之下，彼此都有一個感覺，「真是好生面熟的。」忽然大家都想過來了，一時都有些感到意外驚喜地忍不住啊呀一聲叫起來了。

## 二 世道崎嶇姊妹遇優劣各別

柳荷芬見那個西服少年，不是別人，原來就是慷慨仗義贈送一千萬元錢給自己的這個好先生。想不到今夜會在舞廳裏彼此又碰見了，因為在荷芬心中對他有着相當的好感，所以她自然覺得十二分的歡喜。但並不知道他的姓名叫什麼，因此只呀了一聲，也不知道該叫他什麼才好。那個少年似乎也覺得這個姑娘有些認識，雖然有些記起來了，但他也不敢冒昧的相認。於是一面請她坐下，一面請她點了飲品，吩咐着侍者拿上一盃菊花茶。然後笑嘻嘻的望着她問道：

「你有些認識我嗎？」

「唔！不但有一些認識，而且我認識得非常的清楚。在一個月之前，你把汽車送我到廠裏，而且還贈送我一千萬元錢。我當初弄得莫明其妙，後來仔細一想，方才知道你是因為知道我家境貧苦，所以慈悲為懷的接濟窮人的。我要向你道謝，但你把汽車已經開走了。我當時心中除了感激你之外，又非常的不安，因為我受了人家的救濟，但連人家的姓名都沒有問上一聲。現在我們竟又碰頭了，那真叫人喜歡。我第一先得向你道謝，第二請教你的貴姓大名，我想你一定會告訴我的吧！」

那個少年聽她絮絮地說出這一大篇的話來，又見她的神情，是顯得分外的嫵媚。因為她過去的打扮很樸素，現在有了一層粧飾之後，自然覺得格外的豔麗。遂笑着說道：

「柳小姐！你真是好記性，我告訴你，我姓朱名叫家璧。過去這些小事情，你還謝謝我做什麼？我早已忘了。」

「朱先生！你的記性也不壞，你還記得我姓柳的。」

荷芬聽他很大方的說，這就把秋波脈脈含情的瞟了他一眼，笑盈盈的說。家璧因為自己說忘了，此刻被她這麼神祕的一提，倒也紅了臉兒難為情起來了。遂忙說道：

「因為我記得你曾經解釋過一句這個柳字是楊柳的柳，所以我好像比較有一些印象。柳小姐！你吸煙嗎？」

家璧一面解釋自己所以還記得的原因，一面又竭力掩飾自己的不好意思。他取出煙盒子來，打盆地向荷芬敬煙。荷芬很靈活的把火柴劃着了，給他燃火。一面搖頭說道：

「謝謝你，我不會吸的。」

「柳小姐！我覺得很奇怪，想不到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你的環境怎麼又轉變到這兒來了呢？難道廠方工作不多嗎？」

家璧吸着煙捲，慢慢地吐去了煙圈子，接着回頭望了她一眼，又低低的問。荷芬聽了，自然不好意思把自己因為胡思亂想以致誤了工作被歇生意的話向他告訴，在這時候她也只好圓了半個謊，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很怨恨的說道：

「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黑幕，比方說工廠裏，那些管理員是最最可惡的；他把我們女工好像看做玩物一樣。他喜歡跟你吃吃豆腐，你就只好忍氣吞聲的受他侮辱。假

使你扳了面孔，他就會把紗少給你工作，甚至於停你的生意。我就生成是個硬脾氣的人，所以我的飯碗自然容易打碎了。」

「你這話很對，這和電影公司裏女演員一樣，要想紅起來做個名角兒，就得向一般導演拍馬屁不可。所以一般女明星的成名，大半都是以身體去換得來的代價。這固然是女子可憐的地方，但也是人心的險惡，大都利用職權來橫行一時。總而言之，這是社會不良的現象。」

家璧點點頭，很感慨的作答。他心中却在暗想，柳小姐倒是個很有自尊性的女子，倒不能把她當做一個普通的女工看待才好。於是接着又低低的問道：

「柳小姐！你在這兒做舞女有多少日子了？」

「已經半個月了。」

「你一向會跳舞嗎？」

「不！我在半個月之前學會的。爲了要生存在這世界上，又有什麼辦法？唉！」

荷芬低低的回答，她嘆了一聲，臉上浮現了淒涼的神色。家璧聽了，倒是沉吟了一回。暗想，柳小姐由女工一躍而成爲舞女了。女工的生活雖然很辛苦，但墮落的危險性比較少一些。不過在這燈紅酒綠中做了舞女之後，恐怕她的前途就很有些憂慮了。雖然好的舞客也不少，說不定有人真正的愛上了她，把她娶了去做正式夫妻，那麼做舞女比做女工當然有希望得多。因爲一個有錢人家的少爺，娶舞女做妻子的倒常聽見。娶女工做太太，那簡直不會有

這樣的事情。從這一點看來，可見世界上的人，大家都愛好虛榮，而絕對不看重實際的。但是正當當娶舞女做太太的，老實說，這是很少的。因為舞客對舞女都是抱了玩弄的存心，就說愛情好一些，也不過一時之間而已。所以舞女的嫁人最可憐，不是做人家姨太太，就是和人家實行同居。假使要在音樂隊中吹吹打打舉行婚禮的話，這在一千人之中至多只能找得出二兩個人來。所以換句話說，舞女嫁人根本是暫時性質，因為不久之後，舞女在被遺棄了後，舞女始終還是做一個舞女而已。

家璧在這麼思忖之下，他非常的同情柳小姐。雖然他很有愛上柳小姐的意思，但他心裏已經有個很知己的女同學，他當然不能濫用愛情的再去愛上柳小姐。所以家璧沉吟了多時，竟也想不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來。荷芬見他只管默默地抽烟，好像有所深思的樣子。因為大家不說話，空氣未免感到沉寂。荷芬於是先開口說道：

「朱先生！你在什麼地方辦事呀？」

「不！我還在讀書。」

「那你一定在讀大學囉？幾時可以畢業呢？」

「在春申大學三年級，還有一年半才能畢業。其實這年頭兒，大學畢業又有什麼用？因為要靠真實學問去賺，恐怕連家裏耗子都養不活的。你瞧，這個月的物價和上個月比較起來，又相差了少多倍。所以投機，操縱，囤積這才是現在吃飯真正的學

問。……」

家璧雖是個富家子弟，但他對現實覺得非常不滿，所以一開口老是那麼的發着牢騷。荷芬聽了，心裏頗覺奇怪。因為憑他的環境，他父親至少也是個投機份子。假使這年頭兒不投機，不囤積，如何能坐得穩自備汽車？如何能有資格玩舞廳？那麼他所說的不是太以矛盾了嗎？於是微微的一笑，故意用了俏皮的口吻。低低的問道：

「朱先生！你爸爸是做什麼生意的？」

「我爸爸是華東銀行的總經理，他的行動，我雖不過問，但我也知道得很詳細。總而言之，有錢的人會更加的有錢，貧苦的人這就更加的貧苦了。」

荷芬見他似乎很有些隱痛的神情，一時也不便再去俏皮他。掉轉話題，又低低的問道：

「朱先生府上姊妹兄弟多不多？」

「除了我，只有一個妹妹，所以平日我們也很冷靜的。」

「你妹妹幾歲了？」

「十七歲，比我小四歲。」

荷芬暗暗盤算着，朱先生該是二十一歲，比我大兩歲。真是一對……，想到這裏，粉臉兒一陣子通紅，幾乎嬌羞欲絕起來。但又鎮靜了態度，十分羨慕的樣子。說道：

「你妹妹一定還在中學讀書吧！同樣的一個女子，你妹妹這樣幸福，像我就這麼的命苦，這真所謂落地時辰有好壞的了。」

「我想你將來也會有好日子過的，年輕的人是講不到邊的，誰知道誰的將來又怎麼了

呢？」

「我們做舞女的人那裏還會有什麼好日子呢？也無非是一輩子在活地獄裏受人看輕玩弄罷了。唉！所以我想起自己的前途，我就會覺得寒心。」

家璧溫情地安慰她，誰知反而勾引起她的傷感，嘆了一聲，大有盈盈淚下的神氣。家璧握了玻璃盃，微微地呷了一口茶。遂又說道：

「這也不能一概而論的，我以為做舞女的人，也決不是個個都會被人玩弄的，這是要看舞女本身的思想 and 人格而說的。假使這個舞女風流成性，她認為結交舞客，好像是和男子握握手一樣的簡單，那麼在她們心中也許算為是玩弄男性；在互相玩弄之下，那根本也不知道到底是誰便宜是誰吃虧了？比方說舞國之中有個至尊寶，她專門勾引年輕的小伙子，在她懷抱裏的小白臉也不知有多多少少，那麼這樣說起來，是舞女玩弄舞客？還是舞客玩弄舞女？這就很難說的了。所以我以為有自尊性的舞女，也決不會被人家玩弄的。像柳小姐那麼的品格，我知道你絕對有自尊性的。」

「這是朱先生看得起我，我心裏非常感激。不過我也覺得像朱先生那麼有作爲的好青年，在這社會上真也太不容易找到了。」

荷芬聽了他這一番言論，覺得很有道理，因為社會上情形太複雜了，在這燈紅酒綠的環中，那些水性楊花的女子，確實也不少。所以有一般女子的墮落，都是自甘下賤，真沒有救星。不過聽到後面，又見他這麼贊美自己，一時芳心中大為高興，她揚了眉毛兒，得意萬

分地也向他誠懇的誇獎。家璧笑了一笑，說道：

「有作爲三字輪不到我輩的頭上，假使真正是個好青年，第一不吸煙，第二不跑舞廳，我什麼都來得，所以我承認是個荒唐者。」

「那也不盡然，無論何事，只要有個限度，我認爲逢場作戲，倒也無傷大雅。假使一個年青的人，不知道娛樂，只曉得用功，那不成個書獃子了嗎？」

家璧聽她這樣說，覺得她談吐很爲文雅，一時心中愈加憐惜。很想改造她的環境，但又怕墮入情網，弄成了三角戀愛的僵局，那也很不好的。再說我那個女同學的爸爸是近代名人之一，平日和我爸爸也很有交情，他們對於我們倆的婚姻，好像早有成見的樣子。那麼我要跟一個舞女結合，這當然不會得到爸爸的許可。與其是將來煩惱，何必今日多生什麼是非。她的話很不錯，我跑舞場原也是逢場作戲，偶而爲之的事情，我何必太以感情作用呢？家璧在這麼思忖之下，他就不再說什麼話，站起身子，向她求舞了。

兩人在舞池裏，荷芬是十分溫情的偎在家璧的懷內；她把粉臉兒幾乎要貼到家璧的頰上去，情形是親熱到了極點。一個年輕的小伙子，對於女人的溫情終是樂而接近的，所以家璧當然也沒有推却，他接受荷芬給予他的溫情，不知怎麼的心頭會忐忑的亂跳，他全身的細胞真有些兒緊張，額角上也會冒出珍珠般的汗水來了。靜悄悄的跳了一回，荷芬忽然低低的笑道：

「朱先生！你的心怎麼跳得這樣劇烈呀？」



道：

家璧被她這麼一問，慌忙離開了她的胸部，他紅了臉兒，有些難爲情的樣子，訕訕地笑

「真的嗎？那也許是我好久不跳舞的緣故，柳小姐！我舞步跳得不大好吧？」

「不！你的舞步很熟爛，我一共才學會了一個多月的日子，所以我的舞步倒真的不大好。朱先生！你得原諒我才是。」

「別客氣，別客氣，我已經覺得你很不错了。」

兩人說着話，音樂也告停止。遂各自分手，回到座桌旁來坐下。家璧一見手錶已經十點半了，於是在袋內取出五百萬鈔票，交給侍者買舞票，並又付了茶賬。荷芬似乎有些依戀之情，秋波脈脈含情的瞟了他一眼。低低的問道：

「你預備走了嗎？」

「唔！已經十點半了，回到家裏至少要十一點鐘，明天還得上學校去讀書哩！」

家璧點點頭回答，荷芬這就沒有再勸留他多坐一回，因爲不能誤了人家讀書問題。這時家璧在袋內取出厚厚一刀鈔票，大約一千萬左右，親自交到荷芬手裏。低低的說道：

「這一點兒錢你拿着用吧！」

「你……你……不是已買了舞票嗎？我怎麼好意思再拿你的錢呢？」

荷芬心裏很感動，她顫聲地回答，而且還有不肯收下的樣子。家璧從來也沒有見過不要鈔票的舞女，知道她是個心地良善的女子。於是笑道：

「這有什麼不好意思呢？老實說，在我化費一千萬兩千萬原是無所謂的事。但在你們就可以購買兩担米，那麼至少有兩個月的糧食可以維持。所以我願意幫助你一些小忙，你還是接受了罷！」

「朱先生！你太好了，我真不知該怎麼的報答你好？」

荷芬把這句報答的話既說出了口，但立刻又覺得一個女孩兒對一個年輕男子說這些話到底有點兒難爲情。因此秋波逗了他一瞥嬌羞的目光，低了粉臉却是赧赧然起來了。家璧似乎也有些懂得她心中的意思，這就不免蕩漾了一下。不過他立刻又壓制情感的發展，却並沒有表示什麼。荷芬覺得朱先生真是老實得可愛，因此一顆芳心愈加深深地嵌上了他的影子。侍者把舞票買來，交給家璧。家璧放在桌子上，握了握荷芬的纖手兒，說了一聲我走了，他便站起了身子。荷芬急急的也跟着站起，感情地問道：

「朱先生！你什麼時候再來玩呢？」

「說不定，我有空的時候一定會來望你的。」

荷芬眼望着家璧匆匆地走出舞廳去了，她心裏不知怎麼的會感到一陣惆悵，忍不任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方才拿了舞票和鈔票藏入皮包內，回到舞池旁的座位上去。荷芬一到座位上，當然又有許多舞客來跳她，所以這晚她收入了一千多萬的舞票，比往日却要多了兩倍。十一點半舞廳散場，荷芬照例是同妹妹荷茵坐了三輪車回家的。今夜音樂在奏到尾聲的時候，荷芬當然又匆匆的來找妹妹。只見妹妹也急急的走過來，她先向荷芬說道：

「姊姊！你今夜一個人先回家去罷！一個舞客要請我吃咖啡去。」

「這麼晚了還吃什麼咖啡？他要請你，明天下午不好請嗎？」

荷芬說這兩句話的時候，她當然並沒有注意到旁邊的人。不料荷茵身後站着的那個西服少年，却賠了笑臉。說道：

「柳大小姐！那麼請你也一塊兒去罷！上海地方，比不了鄉下，一兩點鐘也算不了遲哩！你們胆子小，回頭我把汽車送你們回去了。」

「姊姊！就是這位呂振華先生請我去的，呂先生！這是我姊姊荷芬。」

荷茵這才向他們低低的介紹，荷芬沒想到請妹妹吃咖啡的人也會在旁邊，一時想到自己剛才埋怨的語氣，倒也有些兒不好意思起來了。遂彎了彎腰肢，向他點點頭，微笑着叫了一聲呂先生。然後說道：

「呂先生既然會把汽車送妹妹回家，那麼妹妹就跟呂先生去罷！我先回家跟爸媽去說一聲，也好給爸媽放心。」

荷芬因為這是妹妹的舞客，自己當然要避一點兒嫌疑，所以又向妹妹這麼的說。呂振華見荷芬比荷茵生得漂亮，所以他的目標又轉移到荷芬身上去。當時連忙說道：

「吃好咖啡，最多也不過一點鐘，我的意思，大小姐也一同去罷！我們人多可以熱鬧一些。」

「姊姊！呂先生既然這麼說，你就一同去罷！回頭我們可以一塊兒回家。」

荷芬正在考慮之間，聽妹妹也這樣慫恿，於是也就點點頭答應了。當下姊妹兩人跟了呂振華走出舞廳，只見人行道旁停了一輛自備汽車。呂振華拉開車廂，荷芬自然先讓妹妹跳上了汽車，自己正欲跟着跳上，但呂振華很乖覺的却先跳了上去，那麼在這次序的情形下，振華就坐在她們姊妹的中間。他伸手去關車門的時候，故意把手臂在荷芬胸部上碰了一下，還對她微微的一笑。荷芬以為他偶一不慎，所以倒也並不介意。心中還在暗暗的細想，覺得做舞女比做女工確實有希望得多。因為在做女工的環境裏，是決沒有跟這般大少爺一塊兒坐自備汽車的日子。想不到我們姊妹兩人都會遇到這樣年輕英俊的闊少爺，假使我們能夠如願以償的嫁給他們做妻子，這豈不是我們前生修來的好福氣嗎？這時振華向車夫吩咐了一句甜甜斯，那汽車夫便向平坦的霞飛路上直駛了。

振華坐在這一對姊妹花中間，雖然不能實行左擁右抱的慾望，至少也可以過過左顧右盼的癡頭。他覺得荷茵雖然生得美麗，但見了荷芬之後，那荷茵就差得多了，因為姊妹比妹妹更漂亮可愛。這好比同樣是隻桃子，荷芬賽過是水蜜桃，荷茵只不過是只生毛桃而已。那麼放在口裏吃起來，當然是水蜜桃的滋味鮮美甜蜜。振華在這麼思忖之下，他真有些恨不得把荷芬抱住了一口吞了下去。

汽車到了甜甜斯咖啡館門口停下，三人匆匆下車，走進了甜甜的樓上。侍者慇懃招待入座，洋琴鬼叮叮咚咚籟赤赤的正在奏着動人心絃的音樂。舞池裏已有好幾對舞侶婆娑地起舞。振華先向侍者吩咐拿上三盃牛奶咖啡，並一大盆西點。然後取了烟捲，用打火機燃着了

烟捲，吸了一口，忽然向荷芬笑道：

「大小姐！你抽烟嗎？」

「我不會抽的，……妹妹！我跟你先去舞一次。」

荷芬一面搖頭回答，一面拉了妹妹的手，又向振華說聲請坐一回，她們姊妹倆便走到舞池裏去了。荷芬並不是真的要跟妹妹跳舞，她無非是要跟妹妹說話而已。因爲在呂振華的面前，當然有許多的話不便向妹妹問出來。此刻她在舞池裏便爽爽快快的問道：

「妹妹！你和呂先生認識多久了？」

「還只有一星期的日子，他很漂亮，手段真闊綽，買舞票終是三百萬五百萬，有時候還塞現鈔給我的。」

荷茵很高興的告訴她說，表示她碰到了這麼一個闊少爺舞客而感到非常的慶幸。荷芬也代爲她喜歡，一面又低低問道：

「呂先生在經商還是在讀書？」

「這個我……倒沒有問他，……」

「你真糊塗，應該打聽打聽他的呀！比方說，他爸爸是做什麼生意的？他家裏有些什麼人？他今年有幾歲了？不知道他有沒有結過婚？這些你應該都要探問探問他的呀！」

荷茵雖然還只有一個才十六歲的小姑娘，但因爲她發育得早，而且個子兒生得很高大，

所以已經有十八九歲模樣可以看了。自從進了舞廳之後，和一般小姊妹淘說笑笑，所以也聽懂了不少男女間的事情。此刻聽了姊姊這麼叮囑，一時紅了臉兒，也不免赧赧然的害起羞來。低低的笑道：

「問他這麼詳細做什麼？我們又不認親結眷。」

「不是這樣說，我們在舞廳裏終不能做一輩子的舞女，所以有好的對象，我們是應該留心留心，找一個歸宿才是。」

荷芬在微笑了一回之後，又顯出一本正經的態度，向她低低的勸告。荷茵這回子並不作答，却憨憨地傻笑。荷芬忽然又想到了什麼似的叮嚀道：

「妹妹！不過最要緊的還是觀察他有沒有真心的愛你？假使他是個浮滑的少年，那麼他縱然有錢，你也千萬不要上他的當。因為這種人無非存了玩弄的意思，假使把你身子弄到了手，他就會丟掉你的。對於這一點，我勸妹妹非謹慎不可。」

「我知道，你終是說的那麼一套。」

「這是女孩兒關係着一生的事情，怎麼能不常常的提醒你呢？因為你才只有十六歲的小姑娘，你怎麼能知道社會是多麼的黑暗，人心是多麼的險惡呢！」

荷芬聽妹妹並不以為然的意思，心中這就覺得擔憂，遂又很嚴重的向她關照着說。就在這時，音樂已停，兩人遂攜手回到座桌旁來了。呂振華望着她們笑嘻嘻的說道：

「你們這一對姊妹花在舞池裏跳舞，真彷彿一對美麗的蝴蝶一樣，叫人見了真有說不

出的可愛。」

「呂先生終是那麽自說自話的取笑人家，我可不依的。」

荷茵顯出嬌媚的神情，逗給他一個白眼，却又笑嘻嘻的說。振華也笑着站起身子來，說我們去舞一次吧！一面向荷芬點點頭，表示招呼她坐一回的意思，一面拉了荷茵的手兒，走到舞池裏去了。兩人摟抱着跳舞的時候，振華低低的問道：

「荷茵！你們是嫡親姊妹嗎？」

「是的，這難道還騙你不成？」

「因為有許多舞女，她們喜歡把隔壁小姊妹也認做親姊妹的。」

「那信不信由你，反正沒有什麼多大的關係。」

「我當然相信，你又生氣了？」

「誰生氣呀！我不會生你的氣。」

荷茵年紀雖小，但迷湯工夫却很不錯，她嫣然一笑，偎緊在他胸懷裏顯出柔媚的神情。呂振華心裏很甜蜜，一面也親熱地偎着她，一面低低地問道：

「你姊姊多大年紀了？」

「比我大三歲，今年十九歲。」

「有沒有要好的舞客嗎？」

「你問這些做什麼？莫非你要動她的腦筋嗎？」

「不！不！你這小姑娘倒是一個醋霸王，難道跟你自己親姊姊也吃醋嗎？」

「我看你們這種色迷迷的人都不是好東西！」

「你不要冤枉我，我是一心一意愛着你的。我若有兩條心，那我就犯天打的。」

呂振華見她真有些疑心的樣子，一時只好口是心非的噙了重誓給她聽。不過他心中却在想，這種都是迷信，犯天打的人到底很少。不過荷茵是只道他說的真心話，所以又很喜歡的笑起來。說道：

「你急什麼？我跟你說着玩兒的。」

「不過，我預先得向你聲明，假使我跟你姊姊跳一次舞，你會不會酸溜溜呢？」

「只要你沒有愛她的意思，你就只管跟她跳舞好了，我絕對不會多心的。」

「好，你放心，我決沒有愛她的意思。本來呢？我原也不用和她跳舞，因為怕冷待了她，在她心中還以為我們多着她呢！所以你姊姊不是會生氣嗎？」

荷茵很相信他這幾句話，遂點頭稱是。不多一回，音樂停止，兩人遂攜手回座了。大家又談了幾句，振華方才向荷芬求舞。荷芬向妹妹望了一眼，因為妹妹在微微的笑，這就站起身子，點點頭答應了他的要求。振華對荷芬故意顯出大方的態度，一面跳舞，一面含笑着說道：

「大小姐！你們姊妹倆在舞廳裏伴舞有多少日子了？」

「我們做舞女還只有一個月不到呢！所以舞步跳得一些也不好，還得請呂先生原諒才



是。」

「大小姐！你真會客氣，那麼你們從前是做什麼的？」

「我們從前也讀過書，因為爸爸失了業，所以我們姊妹倆才不得已出來伴舞的，呂先生！我妹妹年輕不懂事，她有什麼地方得罪你，你終要原諒她，而且我希望你能夠多多的照顧她，那我就很感謝你了。」

荷芬這樣對他說，無非是請他真心愛護妹妹的意思。但呂振華却覺得荷芬比荷茵要溫情得多，因此心頭益發要轉她的念頭了。遂含笑說道：

「你妹妹人兒挺好的，不過年紀輕，終脫不了有些小孩子脾氣。比不得大小姐溫情而文雅，所以更使人感到可愛。大小姐！我並不是誇獎你，你的容貌，你的身段，你的性情，你的談吐，我自從和女子接觸到現在，覺得你是最爲十全十美的一個人。所以我非常的崇拜你，我以爲像你這麼美人兒，才是我們青年的靈魂兒！我……我……很誠懇的向你求愛，不知道你能答應我嗎？」

荷芬做夢也想不到呂先生會像閃電戰那麼的向自己求起愛來，這就紅了臉兒，倒是怔怔地愣住了。暗想，我們才是初見呢！況且你又是妹妹的舞客，那舉動未免太魯莽了。若和朱先生相較，那真所謂有天壤之別了。從這一點看，可見呂先生是見花愛花的輕薄少年，他沒有真心愛，他完全以玩弄女性爲目的，這和朱先生絕對不可同日而語的。想到這裏，倒又暗暗的慶幸，幸而他早日的顯出原形，那麼使我們也可以及早防備。否則，年幼無知的妹妹，

恐怕是要上他的當了。於是秋波斜乜了他一眼，俏皮地問他說道：

「呂先生！你難道並沒有真心愛妹妹嗎？」

「大小姐！我已經是二十二歲的青年了，你妹妹還只有十六歲，那我們怎麼能配成一對呢？所以我本來就把她當作小妹妹看待，並沒存了一些愛她的意思，因為愛一個未成年的小姑娘，不是很喪道德嗎？」

「其實這也沒有關係，只要你有真心的愛，那麼等上兩年，妹妹十八歲了，你們不是就可以結婚了嗎？」

「兩年的日子太悠久了，我怎麼等得及呢？再說夜長夢多，萬一你妹妹愛上了別人，那叫我不是會感到失戀的痛苦嗎？大小姐今年十九歲，和我相差三年，這真是天生一對，地生一雙，我們若結了婚，可說是世界上最美滿的一對夫妻了。假使承蒙答應，明天下午三時，你到大中華旅館三百十八號房間來找我，這邊是我的長房間，我們不妨談談訂婚的手續。同時我把一枚三克拉的鑽戒交給你，算爲訂婚的信物。大小姐！我是一萬分真心愛上你，千萬請你答應我好不好？」

振華開頭幾句話，倒還說得有理，因為他不忍愛一個未成年的小姑娘。所以荷芬表示同情，不過她還給他想補救的辦法。其實振華無非是推託之詞，他的目的，就在看中荷芬的身子。所以他在後面又急急地說出這一番話來，大有叫荷芬馬上就答應的意思。荷芬不是一個糊塗的女子，她是多麼的細心。所以她覺得呂先生是個專門玩弄女性荒唐的青年，因為他居

然在外面旅館內開了長房間，這是什麼作用？還不是預備侮辱女性殺害女性的屠場嗎？荷芬在這麼一想之下，她的粉臉兒有些惱怒之色。不過她還竭力鎮靜了態度，故作沉吟的樣子。低低的說道：

「呂先生！終身大事，非比兒戲，所以還得給我考慮考慮，過幾天答覆你吧！」

「也好，不過我希望你明天下午到大中華三百十八號來玩玩，我先給你看一枚三克拉的鑽戒，光頭是好極了。」

「哼！只怕我沒有福氣戴吧！」

荷芬聽他還一味的引誘自己，遂忍不住冷笑了一聲，很諷刺地回答。呂振華還以為她在鬧客氣，這就顯出一本正經的樣子。說道：

「大小姐！你別客氣，像你這樣美麗的女人，才配戴亮晶晶的金鋼鑽哩！你不信，我明天先送給你戴，至於婚事問題，你只管慢慢地答覆我好了。」

「好！我明天一定到大中華來拜望你。」

荷芬烏圓眸珠一轉，便故意笑盈盈的答應了。目的在給他吃一個空心湯糰，預備給他明天白等一下午，這也算是給予他玩弄女性的一個小報復。呂振華只道她真的被金鋼鑽釣過來了，他心裏樂得什麼似的。因為她明天一到了房間裏面，這一切就是自己的世界，不怕她不給我一口吞下去。當下認真地向她連聲的叮囑，說明天切不可失約。荷芬含笑答應，這時一曲終了，兩人遂匆匆地回座了。

呂振華爲了表面上不露一些痕跡起見，所以他又親熱地和荷茵跳了幾次舞。荷芬見時候已十二點半了，於是說要回家了。振華沒有表示反對，遂付了茶賬，三人出了甜甜斯門口，振華把汽車送她們姊妹倆回到家裏去。

汽車到了公平里門口停下，荷茵先跳下車子。振華在荷芬跳下車去的時候，把她手兒捏了一把，還向她丟了一個眼風，是關照她明天下午不要忘记的意思。荷芬點頭會意，遂匆匆地跳下車子。荷茵還向車內招了招手，但汽車嗚嗚一聲，早已疾馳開去了。

姊妹兩人回到家裏，金虎夫妻倆還沒有入睡。似乎對於兩個女兒這麼晚還沒有回來，表示無限焦急的樣子。一聽脚步響上樓來的聲音，便雙雙地慌忙探身出來張望。一見了姊妹兩個人，似獲珍寶那麼的放下心來。但口裏却急急的問道：

「啊呀！你們兩個財神女兒在什麼地方玩呀？已經一點鐘了，我們以爲你們在外面發生了亂子，真是把我們老性命都急死了。」

「媽！一個客人請我吃咖啡，我叫姊姊一同去，所以遲一些回家了。」

柳金虎夫婦知道舞客是他們的衣食父母，那當然是應該應酬他的，所以要想埋怨的話也就說不出來了。還笑嘻嘻的問她們，說這個舞客姓什麼？年紀輕不輕？是不是有錢的少爺？荷茵聽了，十分得意的笑道：

「媽！他姓雙口呂，進進出出常坐自備汽車的。」

「啊！這麼說來，他是一個富家少爺呀！你可不要得罪他才好。」

柳太太滿面含笑的叮囑她說，她覺得呂少爺是個活財神，所以叫她女兒好好兒的拉攏着他。不料荷芬聽了，却連連的搖頭。說道：

「妹妹！這個呂先生不是個好人，他是個玩弄女性的壞蛋，所以我勸妹妹還是少和他接近的好。」

「什麼？姊姊！你……你……一忽兒怎麼又這樣說了？這……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呀？」

荷茵在咖啡館裏的時候還聽姊姊要自己和呂先生親熱一點，探問探問他的身世。萬不料回家之後，却又轉變了主意，向自己竭力的勸阻起來。所以心中感到萬分的驚駭，她灰白了臉色，忍不住急急的問起她來。

### 三 巧舌如簧離間手足情

荷芬見妹妹用了驚駭而又猜疑的目光怔怔地望着自己，急得好像要哭出來的模樣，連聲的追問。於是格外顯出認真的態度，嚴肅的說道：

「妹妹！你不要急呀！我當初因為沒有發覺他的言語和行動，所以我自然不知道他的人品究竟怎麼樣？剛才在甜甜斯咖啡館和他坐了一個小時之後，我方才明白他是一個玩弄女性，沒有真情實愛的壞東西。這種人和他常在一起，是容易上他當的，尤其妹妹年紀輕，所以我勸你千萬要小心些兒才好。第一，不要把真心去對待他。第

二、不能跟他出外吃飯，吃飯還不要緊，喝酒是千萬喝不得的。第三，更不能跟他到旅館去遊玩。記牢這三件事，他就慢慢地會遠開你了。」

「荷芬！你這話也不對呀！拿這種態度去對付舞客。那麼舞客不是都要逃完了嗎？」金虎在旁邊聽女兒這樣說，他連連搖頭，表示爲了看在鈔票面上，那也不是一個完全良好的辦法。荷芬連忙接着又說道：

「我的意思，並不是和舞客去扳面孔討相罵，我是說不要沒有主意的糊裏糊塗把自己身子給舞客去侮辱。爲了看在錢的面上，我們表面上當然還是對待他們十分親熱。假使他果然有真心的愛，那麼他一定會用合法合理的手續來娶你，否則，你女孩兒清白的身子，被他糟蹋過後，他就早已拋到腦後去了。」

「荷芬所考慮的倒也未始不是沒有道理，因爲一個姑娘值錢的地方就是處女，假使身份是個姑娘，而她身子早已被人玩弄過了。那麼以後還能嫁一個好丈夫了嗎？即使結了婚，恐怕馬上也會鬧離婚的。阿茵！我告訴你，你對於舞客的要求，別的什麼都可以答應，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褲帶千萬也放鬆不得的……」

柳太太究竟沒有像金虎那麼的糊裏糊塗只知道死要鈔票，她當然也要替女兒的終身幸福作個打算。所以她覺得荷芬說的很有道理，於是很鄭重其事的向荷茵叮囑。荷茵已經很懂得男女間的事情了，所以她當然明白母親所說鬆褲帶的意思。一時漲紅了粉臉兒，顯出羞澀萬分的表情，逗了柳太太一個白眼。恨恨的說道：

「媽！你這人真有些老背了，說話請你文雅一些好嗎？幸虧沒有外頭人在房裏，要不然讓人家聽見了，這算什麼意思呢？」

「還不是因為沒有外頭人在房裏，我所以才這麼說的呀！雖然我說的話不免粗俗一些，但這是實實在在的情形，你終得小心才好。」

「好了，好了，你們竟把我當做三歲小孩子那麼看待，我也不是死人，我會不知道好歹嗎？」

荷茵顯然有些生氣的樣子，把皮包在桌子上恨恨的一丟，管自的脫了旗袍，睡到下首的床上去了。柳太太這就不敢再說什麼，向荷芬問道：

「阿芬！你今夜做着多少舞票呀？」

「大約一千多萬吧！還有一千萬現鈔，這是一個姓朱的舞客送給我的。」

荷芬一面說，一面把皮包打開，將現鈔和舞票都取到桌子上來。柳太太和金虎聽有這麼豪闊的舞客，兩人頓時眉花眼笑的啊呀一聲。齊口問道：

「這姓朱的舞客一定是開銀行的吧！他給你一千萬現鈔，這在你等於進賬兩千萬舞票一樣哩！這種舞客太好了，阿芬！你要好好兒待他才是呀！」

「他另外還買五百萬舞票給我，其餘五百幾十萬是別的舞客零碎碎給我的。」

「那你只要捧牢這一個姓朱的舞客，你不是接到財神一樣了嗎？阿茵！你今夜做着多少舞票呀？」

金虎兩手握住了一千萬現鈔，他笑得嘴巴也合不攏來。覺得這兩棵搖錢樹太好了，人家養了兒子，恐怕也沒有像這兩個女兒會賺錢哩！他一面想，一面回頭向下首床上的荷茵望了一眼，也笑嘻嘻的問。荷茵對於姊姊說她的那個姓呂舞客是個壞東西的話，她心裏很不快樂，因為在她心中認爲呂先生是個很多情很可愛的青年。此刻聽爸爸這麼問，遂沒好聲氣的回答道：

「我及不來姊姊手段高強能找到一个好舞客，所以我是只做了八百五十萬的舞票，現鈔一張也沒有。」

「有八百五十萬一夜舞票可以進益，這也已經很不錯了。阿茵！我們又沒埋怨你，你何必說這些話呢？」

柳太太知道小女兒的脾氣比較狹窄一些，所以連忙柔和地安慰她說。一面把姊妹兩人的舞票，數了一個整數，給她們代爲保管起來。荷芬是個細心的姑娘，她聽妹妹這種怨恨的口氣，明知自己一番好意，反而被妹妹見怪了。於是向她低低的說道：

「妹妹！你不要誤會，我剛才說的，完全是一番真心的好意，我也沒有跟你別什麼苗頭，你說這一種負氣的話，那不是太沒有意思了嗎？」

「誰跟你負氣呀？你的舞客有現鈔會送給你，可是我沒有福氣碰到這麼好的舞客。事實上是你比我強，那我根本沒有譏笑你呀！」

「媽！你聽，你聽，妹妹不是預備跟我吵嘴了嗎？」



柳太太聽荷芬也氣呼呼向自己說，顯然是要自己給她們說句公正話的意思。但這兩位財神女兒一個也不敢得罪，只好賠了笑臉。連聲的說道：

「大小姐！二小姐！你們不要吵，其實你們兩人都是對的。怪來怪去都是這個老浮屍不好，見錢眼開，要多問些什麼呢？」

「是的，是的，我錯，我錯，打嘴，打嘴，兩位好女兒不要生氣，我做爸爸的向你們賠一個不是吧！」

柳金虎被太太一罵，爲了要使兩個女兒心中高興一些起見，只好自認晦氣，伸手連連的打自己嘴巴，完全顯出一副小丑那麼的樣子來，笑嘻嘻的說。這時荷茵却從床上猛可坐起身子，表示忍無可忍的意思。她對於父親這種醜態，好像有些視若無睹。她向荷芬問道：

「姊姊！你說呂先生是個壞東西，那麼我倒要請教你，你那位朱先生他買這麼多舞票給你，又給你一千萬現鈔，他存的是什麼心眼兒？在你眼光看來，他是個好東西還是個壞東西呢？」

「我……我……」

荷芬想不到妹妹會向自己問出了這幾句話，一時之間，倒也回答不出什麼話來才好了？她說了兩聲我我之後，方才平靜了臉色。說道：

「朱先生的好壞如何？我雖一時不能知道得詳細，但我覺得比那位呂先生的人格終要高得多了吧！」

「姊姊！我真不明白你和呂先生有什麼怨仇？我以為你不該在背後這麼的侮辱呂先生，因為他是我的舞客，你存了什麼心眼兒要破壞我們的感情呢？」

荷茵聽姊姊這麼說，她益發急起來了。一面氣呼呼的回答，一面紅了臉兒，大有盈盈欲泣的樣子。荷芬慌忙辯白道：

「妹妹！你完全不瞭解姊姊的意思，我是一片真情的愛護你，難道你認為我是妬忌你的惡意嗎？那就太冤枉人了。」

荷芬也覺得妹妹的話太使自己受一些兒委曲，因此脆弱的心靈也感到悲傷起來，眼皮兒一紅，淚水竟奪眶而出了。柳太太和金虎見兩人都哭了，倒由不得好笑起來。遂嘆了一聲，說道：

「你們姊妹兩人真正還是一個小孩子的脾氣，就是大家吵幾句嘴，那也用不到哭的呀！阿芬！這件事情我倒也有些不懂起來了，你既然和呂先生還只有今夜初見，你怎麼知道他是個玩弄女性的壞蛋呢？我的意思，你終得說出一個理由來，那麼你妹妹心中才會知道你確實是一番好意了。」

「媽！我本來不願說的，因為我怕妹妹聽了生氣。現在妹妹既然誤會我存心不良的破壞他們感情，那我就不得不老實地宣佈呂先生的罪惡了。」

荷芬覺得母親這意思也很對，沒有理由的說呂先生是個壞蛋，這在妹妹心中當然要引起誤會的。所以在這逼不得已的情形下，她拭了拭淚痕，方才低低的回答。荷茵聽了這話，芳

心別別的一跳。她急急問道：

「姊姊！你說，你快說，他……和你在這短短一小時之內的見面之下，難道你就發現他有什麼罪惡的行爲了嗎？」

「唔！我老實告訴你，他在跟我跳舞的時候，他對我說，說我比你美麗，說我比你溫和，他不愛你，他要愛上我。……」

「什麼？姊姊！你這話可是真的嗎？」

荷茵的心頭彷彿有塊大石猛擊一下般的難過和疼痛，她的粉臉由血紅而變成灰白起來。一面撲簌簌的落眼淚，一面吃驚地問。荷芬點頭接着說道：

「當然真的，我絕對沒有說半句謊話；而且他還約我明天下午到大中華旅館去找他，因為他在那邊開着長房間。他的意思，我到了大中華之後，他便和我商量進行結婚的手續，並且先送我一枚三克拉的鑽戒，算爲訂婚的信物。……」

「那麼你答應了他沒有呀？」

柳太太在旁邊也聽出了神，她情不自禁的向荷芬先急急的問。荷芬冷笑了一聲，滿面顯出惱怒的樣子說道：

「我可不是三歲的孩子，我怎麼會中他的圈套？媽！一個青年，在外面旅館內開了長房間，這可知是個社會上的醉生夢死寄生蟲。他開長房間的目的，就是引誘我們女子去給他侮辱的地方。妹妹！你想，他見了我，就忘了你。第一，愛情先不專

一。其實他們這般有錢的闊少爺，在對付我們做舞女的姑娘根本就談不到愛情這兩個字。他們目的，就是存心玩弄，發洩他們的淫慾，來造成我們苦命女子悲慘的命運！唉！所以你們不要以為做舞女是可以賺大錢的，但要知道這是血淚混合所得到的代價啊！」

荷芬所感嘆的話，在柳太太夫婦兩人面前說着，未免是顯得太深一些。所以他們聽在耳朵裏，也決不會知道這些話是那樣的沉痛可憐。因為他們並沒有什麼反應，好像牛吃薄荷，不知道這是什麼滋味。荷茵聽到這裏，她的神情是木然了，好像如醉如癡的樣子，呆呆的出神。心中暗想，姊姊這些話大概不會是假的吧！想不到呂先生的心思竟有怎麼的險惡，可見我到底年輕無知，易於上人家的當，以後千萬不能真心對待人家才好。一面想着，一面覺得傷心，這就忍不住倒在床上去嗚嗚咽咽的哭了。荷芬見她妹妹哭了，遂走到床邊，拍拍她肩膀。安慰她說道：

「妹妹！你不要傷心，你若傷心的話，那你又太想不明白了。我們做舞女的人，除了遇到真正是個好人之外，其餘的舞客，你不能把他認為是自己的朋友，只能把他當做一個主顧一般，他拿了鈔票來買我們的舞，我們除了給他們跳舞之外，最好什麼都不談。假使你要把他當做知心人看待，那你就未免太以自找痛苦和煩惱了。」

「荷芬！時候不早了，你也早些休息罷！讓她去哭一回出出悶氣也好，我會哄她不哭的。」

柳太太聽時辰鐘已敲了兩下，於是忙向荷芬低低的說，她自己坐到下首床邊去，在荷芬耳邊唧唧啾啾的勸了一回。荷芬一面倒茶喝，一面又說道：

「我因為是你的姊姊，所以才這麼老實的告訴了你，而且我對他還表示無限的痛恨和鄙視。假使我們是舞廳裏的小姊妹淘，那就求之不得了。爲了生活程度一天一天的高漲，舞廳裏小姊妹，表面上都很要好，但暗地誰不想把誰的舞客紮過來呢？所以妹妹應該明白我做姊姊的是好心，完全是愛護你的意思。」

「荷芬！我的意思，你明天下午不妨到大中華旅館去一次。」

柳金虎這時已經是睡在床上，他呆呆地沉吟着出神，忽然他想到了什麼好主意般的，又對荷芬笑嘻嘻地說出了這兩句話。荷芬倒不覺爲之愕然，遂微蹙了柳眉，秋波逗了他一瞥猜疑的目光。低低的問道：

「爸爸！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可以問他要三克拉大的金鋼鑽戒去呀！看他是不是真的會送給你？假使他送給你了，那麼他一定真心的愛你。因為鑽戒現在太名貴了，尤其是三克拉大的鑽戒，市面上恐怕要值到兩三根金條哩！他若不給你，是騙騙你的意思，你就馬上拔腳就走好了，我說倒不妨去試一試。」

「哼！爸爸！你的意思，難道爲了一枚鑽戒，就叫女兒清白的身子去犧牲嗎？」

「這談不到犧牲這兩個字呀！他肯給你挺名貴的鑽戒，那麼他當然會正式的娶你做妻

子，你難道不願意嫁一個有錢人家的少爺做丈夫嗎？」

「這是因爲爸爸是個窮苦人，所以在你眼睛裏看起來，認爲鑽戒是挺名貴的。然而在  
有錢人的眼睛裏看來，一枚鑽戒能值多少呢？拿一枚鑽戒去玩弄一個女人，也許他  
們認爲代價是最便宜的了。所以我決不肯爲了鑽戒，把我寶貴的身子給浪蕩子去糟  
蹋。」

荷芬說到這裏，表示萬分的憤激。她一面爬到閣板上，掀開被兒，也預備入睡了。但  
金虎還心不死地說道：

「難道你肯定人家沒有真心愛的？也許他對你倒有一番真實的愛情呢！」

「就是他真心的愛我，我也決不情願嫁給他。我若嫁了他，我也對不起妹妹呀！再說  
我根本就看輕他，這種女性的公敵，我恨不得他早一些死！」

「你這老浮屍轉出來的念頭永遠沒有好的，只知道金鋼鑽，就不顧到女兒的終身幸福  
問題。阿芬這話說得不錯，她若嫁給呂先生，她怎麼對得起妹妹呢？你這老甲魚一  
些情義都不曉得，我看你擺在旁邊還是給我少開臭口罷！」

金虎在這個家庭裏活像是個烏龜一般，他被柳太太這麼惡狠狠的一罵，於是便像小賊一  
般地不敢再開口，伸手蒙了被兒管自地睡去了。這晚柳太太和荷茵睡在一張床上，輕輕地向  
她勸慰了多時，荷茵才倦極地睡熟了。

她們姊妹倆茶舞是不做的，次日直睡到午後兩點鐘方才起身，洗臉漱口，用茶吃早點完

畢，已經是三點光景了。柳太太見荷茵臉上還沒有含笑的神情，爲了逗她高興起見，特地在客堂樓阿嫂那裏拉了兩個搭子，給荷茵玩着雀牌解悶。荷茵雖然還有十六歲的姑娘，對於玩牌倒非常興濃，而且鬥牌法子也相當精。當時有了牌玩，也就把怨恨忘了大半。還有一個搭子本來是叫荷芬的。但她們姊妹的性情一些也不同，荷芬偏偏見到牌會頭痛的，所以她歪躺在床上看着小說書，另一個搭子，當然是柳太太了。至於金虎呢？他除了吃飯喝酒回家裏來，此外時間，也在外面茶館店裏喝茶消磨辰光。其實像這種人在社會上很多，他們好像是在等着死神降臨一樣。因爲除了吃，睏，拉之外，他們根本就不會做一些兒事情。

打完十二圈雀牌，已經七點十分了。偏偏是荷茵獨輸，所以她的意思，再要打四圈翻本。客堂樓阿嫂那兩個搭子，她們玩三日三夜都不叫饒的，所以當然表示贊成。但荷芬放下小說書，坐起床來，望了妹妹一眼，問道：

「你夜場不預備去做了嗎？」

「時候也不算遲，再打四圈牌還來得及。」

「四圈牌起碼一個多鐘點，還要吃夜飯，梳洗，只怕要十點鐘上舞廳了。我說打牌終有輸贏的，你要翻本，明天也可以再來的，何必要在此刻再打四圈呢！其實你少做一個舞客，比輸了錢損失更大哩！」

「我倒不是爲了一定要翻本，因爲我有些氣不過，再打四圈，看會不會還是這樣的不開和？你等不及，你先去好了。」

荷茵對於姊姊的話，並不肯服貼，所以很拗執的回答。柳太太是疼愛小女兒的，所以她不敢參加意見，雖然她心中認為大女兒的話是合理的，但她口裏終於這麼說道：

「阿芬！你先把開水泡了一些飯吃罷！你妹妹既然還要玩四圈，就讓她遲一些到舞廳來罷！」

「好！那麼我先走了。」

荷芬心裏非常生氣，遂恨恨的換了衣服皮鞋，挾了皮包，向外就走。柳太太見她夜飯也不吃的走了，遂急急的說道：

「阿芬！你爲什麼不吃了夜飯走？難道餓了肚子到舞廳去嗎？」

「你們把桌子佔着玩牌，我蹲在地上吃飯嗎？那我可不是這屋子裏的小狗小貓。只要有鈔票，會怕沒處吃飯嗎？老實說，妹妹輸的鈔票，我在外面可以吃精美的西菜去哩！」

荷芬說完了這些話，便匆匆的已向樓下走了。荷茵聽了，氣紅了兩頰，把手在檯子上恨恨的一拍。怒冲冲的說道：

「我輸我的錢，要她心中難過嗎？我偏偏多輸一些，看她把我怎麼樣？」

「好了，好了，阿芬已走了，你還跟誰吵鬧呢？」

柳太太似乎也有些瞧不入眼阿茵發那麼大的脾氣，於是微帶了嗔意的口吻，向她勸阻着說。客堂樓阿嫂連忙也說了幾句笑話，荷茵才沒有再使性子，大家繼續地靜悄悄的打牌了。再說荷芬怒冲冲的出了家門，坐了車子，來到南京路新世界門口停下。付了車資後，先走進



金谷飯店，僕歐招待入座。荷茵因爲心中很生氣，她真的點了一客精美西菜，便獨個兒的吃起來了。她一面吃，一面暗想，我辛辛苦苦像牛馬那麼的去做來的錢，他們倒真舒服，一個喝酒吸煙，兩個賭錢浪費，我苦苦地做人家地節省着，那我不是太犯不上了嗎？我現在想明白了，今天也享受享受，這也算不得是浪費吧！荷芬正在暗暗的思忖，忽然見前面走來一個西服男子，他笑嘻嘻的向自己招呼着道：

「柳大小姐！你一個人在這兒吃飯嗎？真是太樂惠了。」

荷芬抬頭望去，由不得芳心別別亂跳。原來這個西服少年不是別人，竟然是個討人厭的呂振華。一時只好鎮靜着態度，也含笑叫道：

「呂先生！你也一個人來吃飯嗎？真想不到有這麼湊巧呢！」

「可不是？我們一個桌子上坐好嗎？僕歐！」

呂振華口裏雖然是在徵求她的同意，但事實上並沒有得到她的許可，就在桌子旁坐了下來。回頭還向僕歐招了招手，僕歐連忙走過來，振華遂也吩咐他拿上一客精美西菜，並叫他拿上兩瓶啤酒。一面又向荷芬笑問道：

「大小姐！你怎麼不喝一些兒酒呢？」

「我這人很笨，酒是不會喝的。」

荷芬搖搖頭，低低的回答。這時僕歐把花旗冷盆和啤酒拿上，給他倒了一滿盃。振華又向荷芬說道：

「少喝一些兒好不好？」

「一點點都喝不來，呂先生！別客氣，你自己喝吧！」

「那麼拿瓶可口可樂吧！光吃菜，似乎太單調一些。」

振華說着，又向僕歐吩咐，拿上一瓶可口可樂來，他很殷勤地親自給荷芬倒在玻璃盃子內，遞了過去。笑嘻嘻的說道：

「這是喝不醉的，大小姐！你應該賞我一個臉兒才好。」

「呂先生！謝謝你，你真是爲我太費心一些兒了。」

荷芬雖然是伸手接過了，但却用了俏皮的口吻，向他笑嘻嘻的諷刺。但這些俏皮的話，振華並不理會，他反而聳了聳肩膀，肉麻當有趣的說道：

「我爲你這一些些費心，那真是算不了一回希奇的事。老實說，我希望給你做一個忠實的僕役，終身關懷着你，服侍着你，那我也甘心情願哩！」

「啊呀！你是一個大少爺，我是一個窮苦人家的姑娘，怎麼有福氣用你這樣一個漂亮的僕役，這不是在夢想嗎？」

「只要大小姐肯錄用，我馬上可以實行奴僕的工作。比方說，大小姐晚上睡覺，我給你舖被兒。大小姐晚上需要洗一個澡，我可以給你擦背。比方說，大小姐早晨起來，我可以給你穿高跟鞋。比方說，大小姐要……」

「夠了，夠了，呂先生！你是一個堂堂七尺之軀，請你不要說這些下作話好嗎？」

荷芬聽他滔滔不絕的連這種無恥的話都說了出來，一時又羞又急，緋紅了兩頰，秋波恨恨逗給他一個白眼，頗有嗔意的回答。振華却還是厚皮地說道：

「這也算不得下作呀！其實，完全是因為我太崇拜你的緣故，即使大小姐說太陽是從西方昇起的，那我也承認這話是對的了。」

「你這話不是崇拜我，簡直是在侮辱我了！」

「啊呀！你這話是打那兒說起的，我這麼有絲毫侮辱你的意思呢？大小姐！你不要冤枉我呀！」

「我又沒有發神經病，我如何會說西方出太陽呢？那你不是把我當作瘋子看待嗎？這還不是侮辱我嗎？」

「這……這……我無非是一個比方而已，表示你要怎麼樣？我都可以依順你的意思。假使我有侮辱你的意思，那我一定沒有好死的。大小姐！我唸了這麼重誓，你難道還信不過我對你一番真情實愛的癡心嗎？」

呂振華聽荷芬這麼說，心頭表示焦急萬分，滿面顯出十二分委曲的神情，向她急急的辯白。荷芬微微的一笑，却並沒有回答他。這時呂振華蹙了眉尖，嘆了一口氣。接着又低低的說道：

「大小姐！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所以你給我上了這麼一個大當。」

「哦！呂先生！你是說今天下午大中華約會的事情嗎？」

荷芬是個很聰明的姑娘，她當然已經知道他心中的用意了。這就並不假裝含糊，先含笑問了上去說。振華苦笑着道：

「是啊！我足足等你四個鐘頭，心中的焦急，真所謂是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唉！大小姐！你既然答應了我，你爲什麼不到呢？你莫非存心跟我開玩笑嗎？那你的手段也未免太刁惡了。」

「這件事情，我真對不起你，但……你那兒知道我的心裏實在也有說不出的苦衷呢？」荷芬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滴溜地一轉，心中便有了一個主意，遂表示爲難的樣子，低低的說。振華見她一本正經的表情，倒信以爲真。遂急急問道：

「大小姐！你有什麼苦衷呢？難道今天下午臨時發生了什麼事情了嗎？」

「你別急呀！我慢慢兒告訴你，下午吃過飯，我預備動身到你那兒來。不料妹妹就查問我到什麼地方去？我只好圓了一個謊，說看電影去。誰知妹妹要跟我一同去看電影，你想，我有什麼辦法阻止她嗎？因此弄假成真，只好和妹妹一同到大光明瞧了一場電影，從大光明出來，時已四點半了。」

「那麼四點半你也可以到大中華來瞧瞧我呀！因爲那時候我仍舊等着你哩！這是叫做癡漢等情婆，你想可憐不可憐呢？」

「嘿！你這人也自說自話的，妹妹又不是留在大光明吃晚飯了，那麼我一個人可以到你那兒來，但妹妹仍舊跟在我的身旁，這叫我如何能來呢？」

「那麼現在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後來我們在馬路上碰見一個妹妹的舞客，他就請我們到聖太樂去吃咖啡，吃畢咖啡那舞客又請我們到榮華酒家吃晚飯，我見妹妹和那舞客十分親熱，所以我不便在他們中間做電燈泡，就悄悄地一個人到這兒來吃夜飯了。」

荷芬爲什麼要這樣的說謊呢？她的意思，要振華知道妹妹已經另外有了知心的舞客，是叫振華在妹妹身上可以死去了一條心。因爲這樣振華就不會再追求妹妹，而妹妹也不會被振華有侮辱的危險了。不料振華聽了這些話，並沒有什麼刺激，反而笑嘻嘻的說道：

「大小姐！你倒很識趣的，喜歡成人之美，這在情海之中可謂是功德無量的。不過好心待人，自然會有好報的。你瞧我們在這兒不是無意中又相遇了嗎？這是老天成全我們好事哩！嘻嘻！大小姐！你說是嗎？」

「好事？你這話我可有些聽不懂，我們之間有什麼好事呢？」

呂振華見荷芬聽了這話，不但並無一些喜悅的表情，反而顯出噴意的態度，向自己嚴肅的問。這就怔怔地說道：

「大小姐！你忘了嗎？我們不是又可以商量進行訂婚的手續了嗎？喏！你瞧，這一枚鑽戒，三克拉雖不到，至少也有兩克拉半哩！」

「但是，我還不能貿然的答應你，婚姻大事，比不了兒戲，我非有個好好兒的考慮不可，反正往後的日子正長，我將來終會答覆你的。」

荷芬對於這枚亮晶晶的鑽戒，却也並不放在心上，連瞧也不瞧一瞧的回答。振華心頭未免感到有些失望，遂呆了一呆。問道：

「你的意思是……此刻不能接受我這一枚鑽戒嗎？」

「我暫時不能答應嫁給你，那麼我此刻自然也不能接受你的鑽戒，呂先生！你還是給我保留着罷！」

荷芬這末了一句話完全是敷衍性質，振華聽了，却信以為真，於是在十分絕望之餘，還存了三分希望。她說這枚鑽戒叫我給她保留着，可見她還有要接受這枚鑽戒的意思，無非是時間上遲早問題而已。那麼我是不能過分性急的，俗諺所謂欲速則不達，那是一定的道理。又道是只要工夫深，鐵條磨成針。那麼我慢慢兒的追求她，使她感到滿意，她這一塊美肉早晚終是我口中之物，還怕什麼呢？振華這樣想，便含笑點點頭，說道：

「好的，我一定給你保留着，明白地說一句，我今生除了你之外，我便再也不娶別的姑娘做妻子了。除非你先嫁了人，那我就沒有辦法的了。」

荷芬這回子並沒有說什麼，只微微的一笑，便低頭管自的吃菜了。這一頓晚飯，荷芬的本意原想自己會鈔的，但想不到會碰到了振華，那不用說，當然是瘟生付的賬了。兩人從金谷出來，米高美就在隔壁，所以根本用不到叫什麼車子，振華這又動腦筋說道：

「柳大小姐！我的意思，你今天夜場不要到米高美去做，你陪我一回到仙樂斯去遊玩好嗎？我回頭給你一十萬元錢，你去問米高美買舞票好了，不知道你肯答應嗎？」

「我想你跟我到米高美去跳舞也很好，爲什麼一定要到仙樂斯去呢？那邊地方小，人又多，跳起舞來，怪不舒服的。」

「你不知道，我在米高美跟你跳舞，你妹妹見了，不是會吃醋嗎？」

振華含了微笑低低的告訴，表示他心中所顧慮到的當然也有一個原因的。荷芬却很坦白的說道：

「其實我們做舞女的人，當然是每一個客人都要應酬的。這也算不了什麼希奇，妹妹也許不會吃醋，你放心好了。今夜我的舞客也許很多，所以米高美是不能不去一次的。」

「你的意思，一千萬還不夠抵償你的損失嗎？那麼我就給你兩千萬現鈔好了，我想你終可以跟我一同到仙樂斯去了。」

「你以爲我是爲了鈔票嗎？那你把鈔票也看得太鄭重了。因爲昨夜有好幾個舞客都約我今天夜裏再來跳舞的，我若不到米高美去，豈不是叫那些舞客白跑了一趟嗎？所以我給人家失約，那是很不好。」

振華聽荷芬這樣說，心裏未免有些酸溜溜的不受用。暗想，她不肯答應嫁給我，莫非她另外有了心愛的舞客了嗎？我今夜倒要跟她到米高美去看個仔細呢！於是沒有再勸她到仙樂斯去，遂默默地跟着她跨進米高美了。

在米高美振華當然叫荷芬坐檯子，他也不再跟荷芬說求愛的話，只管和她在舞池裏一而

再的跳着舞。這時已經九點半的光景了，荷茵也匆匆的到舞廳裏來了，她瞥眼見到呂先生和姊姊在舞池裏親熱地跳着舞，心裏十分妬恨。不由暗暗的想道，姊姊這麼要緊的到舞廳來，原來她和呂先生是約好的呢！因為她在家裏打牌輸了錢已經十分生氣，此刻受到這樣一重刺激，當然是氣上加氣。意欲上前跟他們去吵鬧，但轉念一想，我又不是呂先生的妻子，我如何能去干涉他們跳舞呢？一時坐在舞池旁的座位上忍不住流起淚來了。

振華和荷芬舞畢回座，只見舞女大班走了過來，含笑說有客人請柳荷芬轉檯子。荷芬聽了，還以為是朱先生來了，她心裏立刻歡喜起來。遂站起身子，向振華點點頭，預備跟着舞女大班走過去了。振華見她這種毫不在意的態度對付自己，心中自然有些不快樂。遂伸手把她拉住了，說道：

「慢些兒過去，再跟我跳一次舞。」

「好！」

荷芬見他板住了面孔，很生氣的說。而且他對付自己的舉動，也近乎有些粗暴。這就明白他對自己有不滿的意思，雖然非常惱恨，但既然吃到了這一碗飯，又有什麼辦法呢？也只好忍氣吞聲的叫了一聲好，便不情不願的樣子跟着他走到舞池裏去了。

這次兩人在舞池裏跳舞，彼此臉色都很不好看。振華已經知道她確實另有心愛的舞客，所以會對待自己有這麼冷淡的神情。他忍不住諷刺地說道：

「你真像是個大小姐的架子！照你的派頭，實在不該到舞廳裏來做舞女，完全是一位



住洋房坐汽車的千金小姐哩！」

「對不起！何必冷譏熱嘲？我們做舞女的本來是給客人跳舞而已，決不是給一般客人作爲追求的目標。你喜歡跳我，就跳跳，不喜歡，我也沒有請過你，你用不到在我面前擺大少爺架子的。」

荷芬倒也並不老實，她鼓作了勇氣，存心預備跟他鬧翻着回答。呂振華心中這一氣憤，把臉色也鐵青起來。他預備跳了半曲音樂，就丟她一個人在舞池裏管自的走了。因爲這在舞女是算最最倒霉侮辱的事情，他想坍塌她的台。但仔細一想，我在舞廳裏還要跑跑了，被人家說句欺侮舞女，那以後名譽不是很受影響嗎？振華這麼想着，把這一下子辣手到底沒有用出來。祇冷笑了一聲，說道：

「你脾氣不要太僵硬，難道你舞票不要了嗎？」

「嘿！嘿！大少爺說這一種話也未免太坍台了。老實說，我雖然是個舞女，但派頭倒比你大，舞票不給沒有關係，我就帶了本鈔來買舞也可以。只不過以後請你少來麻煩，還是回家去孵孵荳芽罷！」

荷芬說完這兩句話，音樂齊巧停止。她便急急的放手，頭也不回的管自地走了。振華氣得追上去預備打她，但到底又止了步，暗暗罵聲賤貨，你說得漂亮，我就白坐你一只櫃子出怨氣。一面說，一面便回到座桌旁來。因爲見荷茵也已坐在舞池旁了，於是吩咐侍者，叫柳荷茵來坐櫃子。侍者答應一聲，便把荷茵叫了來。荷茵到了座桌旁，一見叫自己坐櫃的是

呂振華，這就纏住了粉臉，雖在他身旁坐下了，却冷笑了一聲，逗給他一個白眼。恨恨的說道：

「你還叫我坐什麼斷命檯子？你這個沒有情義的大老爺！」

「咳！咳！荷茵小姐！你……這什麼意思？我……難道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嗎？」

呂振華聽她這樣說，知道事情有了蹊蹺，但他還故作莫明其妙的樣子，笑嘻嘻的拉了她的手，溫情地問。荷茵撇了撇嘴，哼了一聲。說道：

「你裝什麼死腔？你昨夜約姊姊今天下午到大中華去的一回事，你還賴到什麼地方去呢？你還跟我姊姊說，你不愛我，你愛姊姊，你要娶姊姊，這些是不是你說的嗎？」

「這……這……真是天大的冤枉了。」

呂振華想不到荷芬會把這些事情告訴了妹妹，可見荷芬剛才所告訴的失約原因完全是謊話，她是故意給自己上個當的。一時把荷芬恨到了極點，他轉了轉眸珠，却陰險地想出一個計謀來。故意微微的一笑，吱吱唔唔的說了這一句話。荷茵連忙又追問着說道：

「你見花愛花的沒有真實之情，還說天大的冤枉呢？我倒要問你，你到底受了什麼冤枉？你說出來給我聽聽。」

「荷茵小姐！我老實對你說，你是上了你姊姊的當了。」

呂振華竭力鎮靜了態度，淡淡的一笑，不慌不忙的說。荷茵是個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她那裏知道世道崎嶇，人心險惡，一時還信以為真。立刻急急的說道：

「我怎麼上了姊姊的當？你快說出一個理由來。」

「我根本並不愛你姊姊，原是你姊姊自己，她見我是個有錢的少爺，所以她便預備奪你妹妹的愛人了。她在背後還說了你許多的壞話，她的意思，最好我不愛你，去愛上了她。所以她在你面前同時地也離間我們的感情，最好我們之間鬧決裂了，那麼她的計劃不是成功了嗎？」

荷茵被他花言巧語的一說立刻相信起來，不由倒豎柳眉，氣得漲紅了兩頰，怒沖沖的咬着牙嘴。罵道：

「這……斷命不要臉的賤東西！原來是她自己愛上了你哩！怪不得昨夜回家之後，她就說你是個壞蛋，叫我不跟你太接近，否則，會上你的當。原來她存心不良，要我跟你沒有了好感。她便可以來勾引你了是不是？」

「嘿！對了，你這才聰明起來了。想不到她自己調戲了我，在背後還說我是個壞蛋，你這個姊姊真是太下作了。幸虧我們現在互相地說明白了，否則，我們的感情不是完全要破裂了嗎？」

呂振華聽她年幼無知的把這些話也告訴出來，方知荷芬是個老屁眼，不容易拿甜言蜜語去勾引她。原來昨夜她對我已有惡感了，所以她會在背後說我壞話，這姑娘真是太可惡了，我也非叫她們姊妹感情破裂不可，振華在這麼思忖之後，於是又竭力的搬弄是非起來。荷茵聽了，沈吟了一回。却又說道：

「不過，你的話也並不是十分靠得住的，因為你們男子終是喜新嫌舊的多，你見我姊姊生得漂亮，說不定你真的會看中了姊姊，那也未可知。我剛才見你們在舞池裏跳舞的情形，不是很親熱嗎？」

「那你又誤會我了，我所以要跟你姊姊去跳舞，是因為不見你的人，所以探問探問她的。不料她又向我搬弄是非的進讒了，她說你和一個知心的舞客一同吃夜飯去了，還說今夜也許不會上來高美來。我聽了這話，心裏很是難過，因為照你姊姊所說的情形，你不是和這個舞客已經發生密切的關係了嗎？」

荷茵聽他這樣說，一時又氣又羞，緋紅了臉兒，恨恨的啐了他一口。罵道：

「斷命爛舌根的！這話可真的是姊姊跟你說的嗎？」

「我怎麼會說謊來欺騙你呢？」

荷茵似乎再也忍耐不住了，遂猛可站起身子來，好像要走到什麼地方去的樣子。呂振華見她鐵青了粉頰，大有欲跟她姊姊拚命去的神氣。這就連忙跟着站起，伸手把她緊緊地拉住了。

#### 四 窺影自憐淒涼倩女心

「荷茵小姐！怎麼？你預備到那兒去？」

「我要把姊姊拉過來，問明白了這句話，我先量她幾個耳刮子，讓我心裏出出氣。」

荷茵鼓着紅紅的粉腮子，怒氣沖沖的回答。呂振華却拉了她手兒，又在自己身旁坐了下來。用了溫情的口吻，安慰地說道：

「二小姐！我勸你且不要發這麼大的脾氣，姊妹淘裏在舞廳裏相打起來，這究竟不大好聽，我勸你還是忍耐一些吧！等回兒回到家裏，你再和她吵好了。」

「她爲什麼要造謠言？她沒有一些姊妹之情，竟存心破壞我的名譽，我還當她是姊妹看待嗎？她簡直是我的仇人一樣哩！」

荷茵似乎受不住這過分的委曲，她一面說一面已忍不住淚眼盈盈的了。呂振華拍拍她的肩膊，笑嘻嘻的說道：

「你真還像是個小孩子般的，這也值得傷心流淚嗎？在當初我聽了她的話，還以爲你真的有了心愛的舞客了，所以我非常的失望。現在我們既然說明白了，那麼對於你姊姊所說的話，我自然只當她是放屁的了。二小姐！別哭，別難過吧！」

「我真沒有想到姊姊的良心竟黑到這般地步！昨夜回家，她先數派你的罪惡，當時我原有些不相信，後來我爸媽也相信了，因此我也糊裏糊塗的只當你是個玩弄女性的壞東西了。……」

呂振華聽她這樣說着，良心上自不免有些兒侷促不安，但表面上還竭力鎮靜着很大方的態度。笑了一笑，低低的問道：

「那麼你現在相信我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呢？」

「我當然相信你是好人，不過我希望你從今以後，做人更要好一些，那麼才襯托姊姊所說的話完全是存心不良的謠言了。」

「你放心，我對待你的情義，終不會使你感到失望的。」

荷茵見他滿面顯出誠懇的神情，溫和地安慰着自己。芳心之中這就覺得有些兒甜蜜的滋味，嬌軀情不自禁的偎到他懷內去，嫵媚地微笑。振華意欲與她接吻，但因為左右兩旁座桌上都有人在，他又不好意思大胆的表演。忽然想到了似的，又低低的問道：

「茵二小姐！那麼今天下午在什麼地方玩呢？」

「我在家裏玩雀戰，直到九點多才由家裏匆匆到舞廳來的。」

「唔！這話就更不符合了，你姊姊說，你們兩人在大光明看電影，從戲院出來的時候在路上遇見你一個知心舞客。你姊姊因為很識相，所以她不再跟着你們便獨個兒走開了。……」

「放屁！放屁！這真是大放其屁！我幾時去跟她瞧過電影？我更沒有碰到過什麼舞客，因為我根本坐在家裏玩一下午的雀牌，她竟無中生有的造出這些謠言來，這不是太可惡了嗎？我……此刻就去拉她過來對一個明白，否則，叫我這一口氣怎麼能平得下去？」

荷茵越想越氣，越氣越恨。她一面說，一面身不由主的又要站起來了。呂振華這時心頭已經是雪亮般的明白了，他知道荷芬這姑娘腳色真厲害，因他很瞭解荷芬造謠的原因，確實

是爲了愛護妹妹的意思，但可惜的是荷茵並不明白罷了！於是再度的拉她坐下了，勸慰地說道：

「假使我相信你姊姊的話，還疑惑你另外有知心的舞客，那麼你原該發急起來。現在我對你姊姊的話完全不相信，那你還跟她吵什麼嘴呢？我說你不用發急，也不用氣憤。她造了你的謠言，她也沒有什麼好處，因爲這種陰險刁猾的姑娘，殺掉了我的頭，我也不會去愛上她的。換句話說，對於你這麼天真無邪的姑娘，我是永永遠遠都愛着你的。荷茵！你相信我這些話嗎？」

荷茵滿腔的憤怒，被他後面這幾句話一說，一時早已由憤怒而變成羞人答答的喜悅起來。在她芳心之中，認爲呂先生真是一個愛情專一的青年。她含了甜蜜的微笑，頻頻的點了一下頭，表示相信的意思。這時振華伸過一條手臂去，摟住她的腰肢。笑嘻嘻問道：

「荷茵！你倒喜歡打牌玩嗎？」

「嗯！我最喜歡打牌玩，可是我却常常輸錢的。」

「那麼你今天一定是輸的囉？」

「那還用說嗎？當然是做了一個白面書生。」

荷茵秋波斜乜了他一眼，顯出嫵媚的神情，點點頭兒回答。振華撫摸了她的手兒，因爲在荷芬那兒受了很氣惱的委曲，他覺得荷茵的溫柔，也會使自己感到了可愛。於是含笑又問她說道：

「你今天輸多少錢呢？」

「我們玩的是小麻將，三贏獨輸，我也只有輸兩百萬元不到哩！」

「這一點小數目那算得了什麼？回頭我償還你五百萬元好嗎？」

「又不是你給我輸掉的，我怎麼好意思叫你來償還呢？」

呂振華慷慨地說出了這兩句話，荷茵聽了，自然十二分的欣喜。因為姊姊昨夜有客人送給她現鈔，自己現在也有人送現鈔了，那麼今夜回家，我在爸媽那兒也可以紮回一些面子過來了。不過她表面上還很客氣的回答，表示沒有這個道理的意思。振華爲了表示自己說的並非是空頭支票，於是在袋內立刻取出五疊鈔票，交到她的手裏去。笑道：

「五百萬這數目太小了，我們幾個朋友玩羅宋牌九的時候，輸一億兩億，那是常有的事情。荷茵！你只管拿着罷！」

「喔唷！一億兩億的輸贏太大了，我們怎麼賭得起呢？老實說，我們跳一個月舞的收入，也沒有一億的數目哩！呂先生！你真的把這五百萬元錢送給我嗎？」

「哈哈！那還有假的嗎？你真有些孩子氣。」

呂振華捏她一把腰肢，笑了一陣回答。荷茵雖然覺得他這一下子舉動近乎輕薄的意思，但爲了看在這五百萬元錢的面上，也就沒有計較。只把秋波白了他一眼，但却又笑盈盈的說道：

「本來嗎？我還有十六歲大的小女孩呢！你不能欺侮我的，否則我會哭起來。」



「十六歲不算小了，我媽是十六歲嫁給爸爸的，第一年就養了我哩！假使你現在嫁了人，保險你馬上也會養兒子。」

「嗯！你……真不是個好人！……啊！我想起來了，你把便宜送上門來，那麼我不是做了你的媽了嗎？」

荷茵聽他這麼取笑自己，起初非常的難爲情，嬌紅了粉臉逗了他一個白眼。但忽然又想著佔他便宜了，於是嘻嘻地笑出來這麼的說。呂振華是個多麼浮滑的青年，他趁勢用迅速的動作，摸了她一下胸部。笑着叫道：

「媽！我的好媽媽！我要吃奶奶了。」

「啐！你這下作坯！我可依不了！」

荷茵被他這麼一來，又羞又恨得真是無地自容，她這回子真有些惱恨的樣子，一面嗔罵着說，一面別轉臉兒去了。呂振華却仍舊賊忸嘻嘻的笑道：

「你自己要做我的媽呀！那麼做兒子的當然要摸娘親的奶奶。」

「也沒有見過這麼大的兒子還摸媽的奶奶，你真要犯天打的！」

荷茵到底扳不下面孔，回頭白了他一眼，又嗔又恨的却又笑起來了。呂振華湊過去，附了她耳朵。低低的說道：

「那麼你就做我的老婆娘吧！我想這一定是不會犯天打的。」

「狗嘴裏長不出象牙來！我沒有想到你會這樣的不老實。」

「難道你不希望我們結成一對嗎？」

呂振華見她若即若離的意態，一時倒也有些弄不明白起來，這就用了認真的口吻，向她低低的問。荷茵默然了一回，秋波斜瞟了他一眼。方才低聲兒說道：

「只怕我沒有這麼好福氣吧！」

「那是什麼話？只要我喜歡你，你就有福氣做我的少奶奶，誰敢放一聲屁呀？所以問題是在於你肯不肯答應嫁給我？」

「你歡喜有什麼用？要如你爸媽不答應呢？不是也枉然嗎？」

「你又要說孩子話了，我已經是個二十二歲的青年了，難道婚姻還不能自主嗎？老實說，爸媽只有我一個獨養兒子，我說的話，他們是不敢不聽從的。」

荷茵聽他這樣說，芳心不免暗暗的歡喜。但忽然又想到了什麼似的，俏眼兒斜也下。笑嘻嘻問道：

「我聽姊姊說，你也向姊姊求過婚的，這可是真的嗎？」

「我真不明白你問這句話的意思，難道你還相信你姊姊說的是實話嗎？像這種可惡的女子，我寧可獨身到老，也不情願娶她做太太的。」

呂振華的心兒雖然是別別的亂跳着，但他還表示痛恨的樣子，生氣地回答。荷茵連忙佯過身子去，大有賠錯的樣子。笑道：

「我是跟你說着玩的，你認什麼真呢？」

「唉！我是一番癡心真愛的對待你，誰知道你還來試探我哩！」  
「這是我不好，你就原諒我，不要生氣罷！」

荷茵見振華嘆了一口氣，大有灰心十分的模樣。一時便顯出非常歉仄的表情，纖手伏着他肩頭，笑臉相向的說好話。振華見她年幼可欺，遂很快的湊過嘴去，在她粉頰上嘖的一聲偷吻了一個香去。荷茵噁了一聲，伸手向他一揚，作個要打的姿勢。振華並不躲避，反而把臉兒湊了上去。但荷茵到底打不下手，反而把手縮了回去。笑道：

「你這人真是賤骨頭，我要打你，你不躲開，怎麼反而湊上來呢？」

「我知道你捨不得打我的，因為打在我的身，却是痛在你的心。」

「油腔滑調，我偏打你，怎麼樣？」

「哈哈！打是情來罵是愛，你打我，就是愛我的意思。好妹妹，你再打我幾下好嗎？因為我的骨頭很癢哩！」

「你這個厚皮！那真叫我沒有辦法了。」

呂振華涎皮嬉臉的回答，還哈哈的大笑起來。荷茵在打過了他一記之後，倒又打不下手了，白了他一眼，也忍不住抿嘴兒嗤嗤的笑了。接着兩人攜手便到舞池去了。他們跳舞的姿態，不但親熱，而且還帶有些兒肉麻的成分。他們這樣情形，被荷芬也發現了，心中十分憂憤。憤怒的是振華這小子太可惡，不知又用了什麼花言巧語竟把妹妹哄騙得服服貼貼了。憂愁的是妹妹年輕無知，不肯聽從我的金玉良言，照這樣子下去，終難免要上他的當了。因為

自己身旁的是個陌生舞客，爲了要希望他下次再能和自己來跳舞，所以又不得不敷衍着他說話。對於妹妹的事情，也就無暇再顧及她了。

振華在舞池裏和荷茵肉麻地跳着舞，因此便引起了性的衝動，他暗暗地沈思了一回，回座之後，便對荷茵低低的說道：

「荷茵！今天晚上散場後，我再請你吃咖啡去好嗎？」

「晚上不大方便，我爸媽要罵我的。我想明天下午，奉陪你去吃咖啡好嗎？」

「也好，明天下午三點鐘，你到四姊妹來找我，我等着你。」

振華知道一時也不能勉強她。且到明天看機會行事也不遲。於是點頭說好，一面又取了三百萬元鈔票，吩咐侍者買了舞票，並付了茶賬，他便先回去了。荷茵方才拿了舞票，便回到舞池旁的座位上去。

舞廳散場之後，她姊妹倆照例坐車回家。荷茵此刻心中，恨不得把姊姊咬兩口出出心中怨氣。但是在路上覺得不便爭吵，所以她竭力忍熬住氣憤，默然無語呆呆的坐着。荷茵心裏是並不知道妹妹會這樣的怨恨自己，所以她還很熱心地關懷着她。低低的問道：

「妹妹！這個呂先生對你可曾說過什麼話嗎？」

「你問他做什麼？」

荷茵惡狠狠的瞪了她一眼，語氣是很不好聽的。荷芬見妹妹這樣態度對付自己，心裏暗想，我何必多管閒事，她喜歡上當，也是她自己作孽，我何必代她可惜。於是微微的嘆了一

口氣，也就不再開口說什麼了。姊妹兩人悶坐着回到家裏，柳金虎和柳太太還沒有睡，見她們回家，便買好了夜點心，給她們姊妹充飢。一面照例地問她們今夜做了多少舞票？荷茵在皮包內取出五百萬現鈔，交給柳太太。說道：

「媽！這現鈔是呂先生送給我的。」

「那一個呂先生呀？」

柳太太見了現鈔，這是最歡迎的東西，當下眉花眼笑的向她低低的問。荷茵用了輕視的目光，向姊姊斜睨了一眼。俏皮地說道：

「啫！就是姊姊昨夜一定誣咬他是個壞東西的呂先生呀！」

「妹妹！你……怎麼能說我誣咬他？難道他給你五百萬元錢，就算是個好人了嗎？」

荷芬見她這表情和說話的語氣顯然包含了諷刺自己的成分，這就急急的向她分辯。不料荷茵猛可趕上去，撩上手來，就在荷芬頰上拍的打了一記耳光。因為這舉動是冷不防的，所以荷芬按了被打的臉頰倒是怔怔地愣住了。金虎和柳太太也認爲荷茵太辣手一些，遂連忙喝阻道：

「荷茵！你……瘋了？怎麼動手能打姊姊呢？」

「常言道，有理可打太公，何況她是我姊姊呢？我把她的陰謀告訴出來，就知道我打她這一記耳光是她該打之至了。」

荷茵並不示弱的，還是兇狠狠的說着。荷芬氣得全身發抖，兩手冰冷，鐵青了粉頰。雙

淚交流的說道：

「我有什麼陰謀害過你？你說！你說！可憐我處處地方真心地關懷着你，不料你今天居然會動手打起我來了，我並不還手來打你，只要爸媽說一句話，我就是死了也甘心。」

「阿茵！你動手打姊姊，這終是你的錯，想不到你人小胆子大，這還當了得，我非教訓你不可。」

金虎見荷芬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一時心裏十分生氣，遂把衣袖一擦，瞪着眼睛，表示要怒打小女兒的樣子。柳太太連忙把阿茵拉了開去，向她問道：

「你說姊姊用陰謀來害你，你倒說出來給我們聽聽，她到底怎麼樣害你呢？」

「呂先生是我的舞客，因為他很有錢，而且人又漂亮，所以姊姊很眼癢，便想把呂先生奪了過去。她在我面前說呂先生是個壞蛋，但在呂先生面前卻又說我的壞話。幸虧我和呂先生今天對明白了，否則，我就和呂先生感情破裂，那麼她不是就可以迷戀着呂先生了嗎？爸媽！你們想一想！姊姊這種無恥的行爲，她還能算是我的姊姊嗎？老實說，我打她兩記耳光，還是一些小教訓哩！換了別人的話，我非咬她幾口肉才消我心頭的氣恨哩！」

荷茵一面告訴，一面也傷心地流着眼淚。柳太太和金虎聽了這些話，把視線便望到荷芬身上去。用了嚴肅的態度，問道：

「荷芬！你這個行爲不對呀！怎麼用這種不要臉的手段去和妹妹爭奪舞客呢？那你的心腸也太硬一些了。」

「爸！媽！你們不要聽了妹妹一面之詞，就來責問我。妹妹的意志太薄弱了，她聽了呂先生的花言巧語，便誤會我奪她的舞客了。其實這是冤枉的，我什麼舞客都可以拉攏，我如何會去奪妹妹的舞客呢？」

可憐荷芬一番赤胆忠心的好意愛護着她妹妹，誰知事到現在，反而自己蒙受了莫白的冤枉，這在她如何不要插到心頭呢？因此急得血紅着臉兒，又慌忙地解釋。但荷茵却冷笑了一聲，又虎視眈眈的望着她。兇惡地問道：

「你沒有意思奪我的呂先生，你爲什麼要說謊？你剛才對呂先生怎麼說？你說我們下午在大光明瞧電影，出來的時候，遇見我一個知心舞客，他便帶我遊玩吃夜飯去了。你因爲很識相，所以沒有跟了去。哼！這是不是你說的？你說這些謊話是什麼作用？你這不要臉的爛腐貨！隨便什麼人面前可以去爛，爲什麼要爛到我的舞客身上去呢？你不是存心和我作對嗎？老實說，我若不瞧在爸媽面上，我就是再打你幾個耳光，你又有什麼話可說呢？哼！哼！」

荷芬聽她這樣不堪入耳的罵着，一時只怪自己太熱心，太愛管閒事，以致受了這麼委曲和冤枉。因爲照這情形，自己好比鴨子吃黃連，心裏的苦楚，向什麼人去訴說好呢？就是說出來，恐怕也沒有人會相信我諒解我的。荷芬想到這裏，傷心已極，忍不住倒在床上抽抽噎噎

噫的大哭起來。柳太太還以為荷芬害羞，所以只好哭泣來掩飾惶恐了。於是走上去，拍拍她肩胛。微笑着說道：

「西洋鏡既然拆穿了，你也不用哭泣了。好在自己姊妹，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呀！」

「媽！你這話錯了，你以為我真的要把呂先生奪過來嗎？不！不！老實說，這種不長進的浪蕩子，就是送給我，我也不要哩！」

荷芬聽母親這樣說，好像確定自己是用了陰謀去奪妹妹的舞客了。一時怎麼還能默認下去？她猛可跳起身子來，柳眉一豎，氣呼呼的回答。荷茵聽了，不等母親開口，早又惡狠狠罵道：

「不要臉的賤東西！你還說什麼風涼話？你既然沒有奪他的意思，你為什麼要說謊？你倒給我說出一個理由來？」

「因為我怕你上當，所以我故意說你有了知心的舞客了，使他可以冷了這條心，我完全是一番愛護你的好意。你將來上了他的當，你就明白我是好心了。」

「放你臭狗屁！你明明是想奪我的舞客，還要一味的強辯，你真是個不知羞恥的東西，我看你根本沒有資格做我的姊姊。」

「好！好！算我多管閒事，以後爛脫我嘴巴也不再說一句話了。反正你的眼光很不錯，只管把那個呂先生當做知心人去好了。」

荷芬覺得在這個情形之下，真所謂雖有百口，也難辯白自己的苦心。一時也只好自認晦



氣，挨了妹妹一記耳光。她便爬到閣板上，管自的睡了。但荷茵在下面還是刻刻毒毒的罵着，說你沒人要的賤貨，才這樣發騷的勾引呂先生，幸虧呂先生是個真君子，他一本正經的拒絕你，你才不好意思的退步了。荷芬聽了，真是氣得一個半死，她除了默默地流淚之外，幾乎四肢都發抖發冷起來。倒是柳太太和金虎喝阻了荷茵之後，一場風波才算平靜，大家沉沉地入夢鄉去了。

第二天姊妹倆人照例要午後才起身，她們都不理睬，各自梳洗吃飯。荷茵三點鐘原在四姊妹咖啡館和呂振華約好的，所以飯畢，便匆匆的出去了。荷芬一個人坐在房中，想想傷心，忖忖難過，因此撲簌簌的又只管落眼淚。金虎這時也到茶館裏撩天去了，所以只有柳太太坐在桌旁做活針。她抬頭見荷芬兀是傷心流淚，遂低低的說道：

「阿芬！事情已經到了這麼地步，你多哭也沒有用。好在大家吵過鬧過，一切也就完了，何必老是擱在心上呢？」

「媽！我受了這一分兒委曲，我到死都不甘心的。」

荷芬想起受妹妹一記耳光的侮辱，她大有憤不欲生的樣子，掩着臉兒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停。柳太太心裏有些猜疑起來，遂怔怔地望着她。問道：

「那麼照你意思說，你完全是一番好心嗎？不過你事實上明明在破壞他們的感情，據你妹妹聽呂先生告訴她，說你曾經勾引呂先生，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真有些兒弄不明白起來了。」

「媽！我可以從頭至尾的告訴你，你就會明白了。這個姓呂的小子完全是個玩弄女性的魔鬼，他因為我冷淡了他，所以他記恨在心，在妹妹面前就瞎造謠言了。」

荷芬說到這裏，便把自己昨夜的經過情形，向母親細細的告訴了一遍。一面拭着眼淚，逗了她一瞥哀怨的目光。說道：

「媽！你想，我所以這麼說謊，不是完全一番好心嗎？」

「可是昨夜你爲什麼不把這些經過情形向你妹妹解釋呢？」

「她一進門用這麼惡狠狠的罵我打我，我氣得只會傷心，我還會說什麼話了嗎？況且妹妹既然被姓呂的迷住了心，我縱然說了出來，她也不會相信我的呀！」

「你妹妹說下午有舞客請她吃咖啡，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呂先生？照你說呂先生是個這樣的壞東西，那我倒有些兒担着憂了。」

柳太太聽荷芬這樣說，一時想到荷茵剛才出去赴約的一回事，她皺了眉尖，忍不住憂愁地嘆了一口氣。荷芬也不作答，默默地坐了一回。見時候還只有四點鐘，覺得這樣子悶在裏，是難免要鬧出病來的。遂略爲梳洗了一下，披上一件淡青的夾大衣。柳太太問道：

「你到那兒去？」

「我心裏悶得很！到外面去散散步。」

「別東走西走的亂闖，自己姊妹淘裏吵幾句嘴，也不要老是攔在心上。你妹妹脾氣不好，我也知道。你受了她的委曲，你就瞧在我的面上，原諒了她吧！」

「哼！還不是爲了瞧在爸媽的面上，才讓她白白地打了我一記耳光，要不然，我憑什麼要來她的打？我非跟她拚命不可。」

荷芬冷笑了一聲，滿面顯出嬌怒的神情，一面說，一面皮鞋走在地板上嗶嗶有聲的走到樓下去了。柳太太聽了她重重的脚步声，也可想她心中憤恨到怎麼一分樣兒的成分。一時真覺左右爲難，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荷芬匆匆地走出了家門，覺得看電影也太悶，有時候看到情節悲慘的劇情，往往更會增加許多的煩惱。所以她跳上人力車，叫他拉到中山公園去了。公園裏的遊人很多，因爲時在春末夏初的季節，所以風景也很可愛。荷芬見了綠油油樹蓬，五顏六色的百花，以及青青的草，藍藍的天，還有那白白的浮雲，而且迎着微暖的風，晒着溫和的陽光，果然覺得胸襟舒暢，精神爲之一振。

荷芬是個十九歲的姑娘，在這春天的環境裏，她心中當然有些苦悶。這苦悶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發生，尤其是妹妹對她這麼的仇視，因此她覺得她的身世實在太孤單一些了。好像她的做人，就爲了吃飯睡覺而做的樣子，所以她感覺到人生的乏味，似乎毫沒有一些意義。她低了頭兒，慢慢地往草地上走着，心裏不知不覺的會想到了這個朱先生。朱先生確實是個好青年，他到舞廳裏來遊玩，決不是存了玩弄女性的目的，他無非是逢場作戲而已。否則，他昨夜爲什麼沒有來呢？荷芬一時又覺得很奇怪，自己在做工的時候，朱先生莫明其妙的就贈送我，十萬元錢。我以爲他對我多少有一些感情作用，所以我想他以後說不定到廠門口會

來找我。可是很不幸的，當夜就被廠方歇了生意，因此就開在家裏了。從此我就白白地接受了朱先生這麼多的錢，連道一聲謝都來不及，這當然使我感到有些兒遺憾。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想不到我們在舞廳裏又遇到了。當時我雖然對他表示親熱，可是他對我也並沒吐露一些愛慕的意思。而結果臨走的時候，又送我一千萬現鈔，還買了五百萬的舞票。這樣慷慨仗義的人真是難得，不過我想他多少終有些愛我的成分吧！否則，他爲什麼要待我這樣好呢？荷芬想到這裏，兩頰有些熱辣辣的發燒，不知怎麼的連她自己都害起難爲情來了。

前面是個圓形的池塘，池水上飄了綠綠的浮萍，還有許多將要舒展的荷葉，隨風搖曳，大有不勝嬌弱的樣子。荷芬抬頭見池塘邊的柳樹下有個西服青年，手裏拿了照相機，正在拍照，仔細的望去，覺得好生面熟，凝神一瞧，原來不是別人，竟是自己所想念的朱先生，她心裏立刻會喜悅起來，雖然他是並沒有發覺自己，但自己無論如何也得走上去招呼他不可。

荷芬正欲舉步上前之時，忽然她的明眸又瞧到了一個人。這是一個年輕的女子，她臨風玉立，嫣然淺笑，美目流盼，故意裝出美的姿態。而朱先生拿了快鏡，也正是在拍攝那一個女子。這給予荷芬的打擊太重一些了，她立刻又縮住了步，背了身子，暗自想道：原來朱先生是已經有着女朋友了，那麼我是決不能再冒昧地上去招呼他的。因爲使他女朋友會引起誤會，使他們感情有了裂痕，這不是我的罪惡嗎？荷芬這樣想着，不知怎麼的心頭由喜悅而會變成了淒涼。她癡癡地望着他們，淚水也幾乎盈盈而下了。朱先生拍好了照相，挽了這個少女便走到別的地方去了。荷芬看着，心兒好像掉落了一樣的難過，她覺得自己的希望是沒有

了，她真的把眼淚會滾落了兩頰。

荷芬在萬分悲哀之餘，她不免又有些兒怨恨。覺得朱先生既然已經有了女朋友，就不該再待自己這麼的好。他爲什麼要顯出多情的樣子，一再的送錢給我呢？這不是他反而害我受了一重刺激嗎？想到這裏，又覺得自己所想的未免太自私一些。朱先生是因爲我家境貧窮，所以他把金錢接濟我，在他完全是爲了盡一些人類互助的義務而已。我看他與我兩次碰面的時間內，並沒有對我有一絲一毫輕薄的舉動，可想他完全是個熱心仗義真正有互助精神的好人。想不到我一縷癡情，竟會對他動了兒女之私的意念，這我不是太以惶恐一些了嗎？荷芬究竟是個明亮的姑娘，她在這麼思忖之下，把怨恨朱先生的意思也就慢慢地消失了。

雖然她是並不再怨恨朱先生了，但她心中却怨恨起自己來。覺得自己的命太苦，固然很不幸的會生長在這一家庭裏，同時更不幸的竟沒有受到相當的教育。因此除了做工之外，是只有做舞女這一條路了。你想，人家是個大學生，而且又是銀行小開，他如何會要一個沒有知識的女子做伴侶呢？那我在當初根本就是癡心妄想，真所謂做夢。夢境之事怎能當真？與其是多做了幾天夢，倒還是早些醒了比較可以減少一些痛苦。否則，夢做得越長，那痛苦當然也越深了。荷芬胡思亂想的想着，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天色便慢慢的黑暗下來了。於是她有氣沒力的踱出了中山公園，趁上了一輛電車，來到南京路新新公司門口跳下。此刻兩旁百貨商店的霓虹燈已經開得仗亮，在玻璃大櫥窗內，以及馬路當中還都做著很大的廣告，不是電影新劇，也不是各廠出品的貨物，却是這般國代候選人自我宣傳的叫大家選舉他

俄國大代表，荷芬心中暗想，即使把你們選舉成功了，你們能替人民做出一些什麼成績來？我們社會上這些苦命的女子，是否能夠得到一種真正有意義的工作做？她有些茫然了，她覺得這些對她的現實問題，可說是毫無關係。她只覺得這個月的生活比上個月高，這個月的負擔比上個月重。荷芬這樣想着，她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荷芬這晚在舞廳裏伴舞，精神很不好，有些垂頭喪氣的樣子。後來舞客慢慢地多了一個一個的都來和她跳舞。荷芬爲了吃飯問題，因此也不得不略爲振作一些精神來應酬這一般舞客。

晚舞散場，荷芬並不見妹妹來找她，遂去問妹妹隔壁位置上的那個王麗妹，不料王麗妹告訴她，說荷茵今夜根本沒有上舞廳來，一面反而問她們姊妹難道不是一同由家中到舞廳來的嗎？荷芬聽了這話，知道事情出了亂子，由不得芳心別別的一跳，她胡亂地回答了一句，便急急地坐車先回到家裏來了。

柳太太和金虎見荷芬只有一個人回家，心裏自然很驚訝，連忙問她荷茵怎麼沒有一同回來？荷芬說道：

「我到舞廳已經八點三刻，却沒有見到妹妹的人。我以爲她被舞客們叫去坐樣子了，所以我也並不去注意。誰知直到舞廳散場的時候，還不見她來找我，我忙去問妹妹隔壁位置上的王麗妹，她說妹妹今夜沒有到舞廳來過，我也不知道她到底上那兒去了？」

「啊呀！這……小姑娘太糊塗了。難道她……真的被呂先生哄騙到旅館去了嗎？」柳太太得知了這個消息，心裏這一急非同小可，忍不住慌慌張張的驚叫起來說。金虎却篤定泰山的說道：

「沒有關係，呂先生若真的把荷茵姦污了，他當然得正式的娶她不可。否則，我們到法院裏去告他，難道他不怕犯罪嗎？」

「他……是個有錢人家的少爺，見花折花，算得了什麼希奇？說不定他家裏已經有妻子了呢！那……叫我荷茵難道做他的小老婆去嗎？」

「你既然這樣說，昨夜荷茵與荷芬吵嘴的時候，你爲什麼也不勸告勸告荷茵呢？現在事情出了亂子，你急也沒有用呀！」

「我以爲荷茵終有一些主意的，誰知道他會跟了人家跑呢？這孩子到底年紀輕，太糊塗一些了。唉！這可怎麼辦才好呢？」

荷芬聽爸媽你一句我一句的焦急地說着，她却絕對不參加一些意見，管自的爬上闌板去睡了。柳太太要想再問荷芬關於荷茵不到舞廳的事情，但却又無從問起。因爲荷芬昨夜一番好意，反被荷茵打了一記耳光，那還有什麼話再可以和她商量呢？因此也只有唉聲嘆氣的乾急了一回子。

這晚，柳太太直等荷茵到兩點敲過，知道她今夜是不會回家了。一時自己也精神倦極，合眼欲睡，方才悶悶地走到床邊去熄燈就寢了。有心事的人，那裏能睡得穩？所以東方還只

有微微發白，柳太太就早已醒了過來。她回頭見下首床上仍舊是空空的，心裏就會急得像吊水桶那麼七上八落的跳個不停。暗想，這孩子太沒有主意了，居然一整夜的不回來。一個女孩兒家，在外面住夜，這還會有什麼好事嗎？唉！她……的身子一定是被人破了。我悔不該聽荷芬的話，也好好兒的警告她幾句，現在放縱了她，豈不是反而害了她嗎？柳太太想到這裏，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難過。耳聽身旁金虎的鼻鼾之聲，却呼嚕呼嚕的狂響。於是恨恨地把他推醒，說道：

「你倒很心定，挺屍挺得那麼舒服！瞧荷茵這孩子真的一夜沒有回來，你心中到底急也不急呢？」

「急又有什麼用？她自己身子生得賤，歡喜愛風流，甘心被人家玩弄，這叫我做爸爸的有什麼辦法？我想只要她有鈔票拿回來，也就隨她去罷！」

「放你臭屁！你這老烏龜！真是死要錢，女兒的終身完了，將來還嫁給誰去呢？」

柳太太聽他毫不在意的回答，這就大罵起來說。金虎揉揉眼皮，却不敢再說什麼。荷芬被他們吵醒了，心裏有些怨恨，忙問他們大清老早在吵些什麼？這話把柳太太問住了，一時也默然了。不料正在這時，忽聽房外篤篤有人敲門，而且還叫了一聲媽開門呀！柳太太聽得出這個叫聲，顯然是荷茵回來了，於是連忙起身急急地跳下床來了。

## 五 香餌垂釣 虛榮女失足



荷茵這晚到底在什麼地方宿夜呢？原來那天下午，她匆匆到四姊妹咖啡館來赴呂振華的約會，果然見振華已昂首等候了。兩人見面，親熱地握了握手，振華給她脫了大衣，移開椅子，請她坐下。荷茵見桌子上已放着一壺咖啡，一盆西點。振華拿了杯子，親自給她斟了一盃。笑嘻嘻的說道：

「荷茵！我等你已有半個多鐘點了，心裏真是着急得很，我還以為你失約了呢？」

「昨夜你自己跟我約好三點鐘碰頭的，此刻也不過三點十分，難道過頭了十分鐘，就算失約了嗎？你不知道從虹口出來的車子，一定要經過北京路或河南路，可是這兩條馬路上的車子實在太擁擠了，簡直還是自己走比較快一點。我說上海的入口實在太多了。今年夏天最好來一個時疫病，上海不論富貴貧賤，大家多死掉一些，那麼投機商和不法強徒之輩都可以減少得多，我想上海這個社會才會太平才會安樂一些了。」

振華聽荷茵這樣說，倒忍不住好笑起來。望着她粉臉兒，問道：

「你希望上海來風行一個時疫病，萬一這病症臨到你自己頭上那可怎麼辦呢？」

「有什麼辦？只好死啊！我所以這麼說，倒並沒有自私的意思，我是說人太多了，社會就會作祟，因為份子太複雜，自然造成不良的環境。所以我希望上海人多死掉一些，誰活着誰就有福氣，誰死掉誰就倒霉，那是人力所不能挽回的事。比方說有些人自己願意死，但偏偏的活着。有些人一心想活着，但却偏偏的死，這是最最公平

的事。不論你有錢有勢力，但時疫病要你死，你還有什麼能力來抵抗呢？」

「你這些話是恨着有錢的人嗎？」

荷茵見他沉着臉色，這樣的問自己。遂把波秋斜乜了他一眼，抿嘴兒笑了一笑。說道：

「是不是你有錢人多心了嗎？」

「不！我也算不得有錢，上海有錢的人太多了，像我只能算爲貧苦羣中比較不會餓死的一個。所以我只管罵有錢的人，我絕對不會多心。」

「但是我並沒有罵有錢人，我說的是現實的話。索性窮人都死完了，那麼社會也太平了。否則，富人多死掉一些，把富人遺下的財產，讓窮人來混和一些，那麼大家有飯吃，社會自然也安定了。」

「你說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在咖啡館裏別談這些乏味的話。你聽，這支音樂倒也奏得不錯，我們還是跳舞去吧！」

振華當然不願再談這些沒有趣味性的話，所以站起身子，拉了荷茵的手兒，便到舞池裏歡舞去了。荷茵的腰肢被他攆得緊緊的，而且感覺他的身子還故意在自己胸部不住地磨擦，因此荷茵覺得有些癢斯斯的十分性感。她恨恨的白了他一眼，嗔道：

「你跳得又雅一些好嗎？被人家見了，準會罵你色鬼的！」

「沒有關係，在這兒跳舞的朋友誰不是色鬼呢？」

「你再這樣下作，我不跟你跳了！」

「其實這是大家都感到舒服的事，我爲什麼這樣假作正經呢？我不怕你吃醋，對於這一點是你姊姊漂亮得多了。」

振華轉了轉眼珠，他想着了一個計謀，便故意這麼的去刺激她說。荷茵聽了，果然表示有些奇怪，秋波脈脈地望着他。低低的問道：

「我姊姊怎樣漂亮呢？」

「你姊姊和我跳舞的時候，她終自動的把面孔貼到我的頰上來。而且她把我的右手故意拿到她的胸部上去。有時候我被她挑逗得忍不住，遂把手指兒在她頂尖兒上捻了一下，她便益發把面孔貼緊我的臉頰了。」

荷茵聽他這樣說，兩頰便熱辣辣的緋紅起來，啐了他一口，撇撇小嘴兒，似有不相信的意思，搖搖頭兒說道：

「誰相信你這些鬼話？我姊姊不會這樣下賤的。」

「喔唷！你倒相信你姊姊是個好人嗎？老實跟你說，我假使不是爲了真心愛上你，我早已被你姊姊勾引大家發生肉體關係了。」

「怎麼啦？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請你說得明白一些。」

荷茵被他這麼一說，她那顆脆弱的芳心，頓時滿腹狐疑起來。因爲自己和姊姊有些不大和睦，所以有些相信姊姊是曾經勾引過呂先生的了。振華一本正經的說道：

「你姊姊知道我還是一個童子，他便存心要嫁給我，因爲她知道我是愛你的，所以

她預備先落手爲強，用了種種肉麻的舉動來引逗我，我當初糊裏糊塗的幾乎被她搭上了手，幸虧我一想到你的可愛，我終於斷絕她了。」

「你這些話完全是真的嗎？」

「當然真的，我要說一句假話，我將來一定會做癩三的。」

振華口中唸着咒語，但心裏却在暗想，像我這麼有錢大少爺，當然是不會有做癩三的日子，所以唸這種誓那是毫無關係的。當時荷茵聽了，還有些兒將信將疑的意思，沉吟了一回，俏眼兒向他一瞟。低低的問道：

「我真不明白到底是姊姊勾引你？還是你勾引姊姊呢？照姊姊說，你是曾經向她追求過，你還預備送鑽戒給她做訂婚信物的。」

「哈哈！那真是笑話了，鑽戒是多麼名貴的東西，我豈肯把它隨隨便便送人呢？老實說，像你姊姊這種女子誰都不會愛上她的。她所以這樣說，是因爲得不到我的愛，因此在背後便說我的壞話了。」

荷茵聽了，似乎有些相信起來，却默然了一回，並不說話。這時音樂停止，兩人攜手回座。振華取出烟捲來，荷茵很會奉承的給他劃了火柴。並輕輕問道：

「你說像姊姊這種女子沒有資格接受你的鑽戒，但在你心目之中，像那一種女子才有資格接受你的鑽戒呢？」

「那還用說嗎？當然是只有你一個人了。」

振華是個多麼狡猾的人，他聽荷茵這麼問，心中已經明白她的意思了，於是笑了一笑，故意認真地回答。荷茵心中除了喜悅之外，自然還有些報報然的成分，遂把秋波逗了他一瞥媚眼，却低頭不答。振華知道她是怕難爲情所以不開口的，猜度她的心裏一定是願意的。一時也非常快樂，遂暗暗地盤算了一回。說道：

「荷茵！你爲什麼不回答我？莫非你心中不願意嫁給我嗎？」

「不！我並沒有這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

「覺得配不上做你的太太。……」

荷茵說完了這一句話，她連耳根子都漲得血紅起來了。振華笑了一笑，立刻把手指上那枚鑽戒脫下來，一面拉了她的手，一面給她戴上了。說道：

「你太客氣，我覺得你肯給我做太太，這是你看得起我，同時也可說是我的光榮。荷茵！你若不信，我馬下把鑽戒給你戴在手指上好嗎？」

「呂先生！你……太好了。……」

荷茵從生以來，沒有戴過鑽戒，今天在達到了這個目的之後，她自然又驚又喜；這就倚在振華的懷裏，逗了他一瞥感激的目光。喜歡得拉開了小嘴兒只是嗤嗤的笑。振華這時心中也有一個感想，她們姊妹倆的性情不同，思想各別，於此可見了。荷芬這姑娘確實是個厲害的腳色，她見了金鋼鑽戒子，居然視若無睹，不能搖動她一絲一毫的意志，這在舞女羣中是

個多麼不容易找到的人才呢！然而荷茵呢？她無非是個時下一般普通舞女而已，愛好虛榮，只知享樂，見了鑽戒，便把一切利害關係全都忘記了。不過轉念一想，舞國中的姑娘，假使個個都像荷芬那麼有思想有骨氣，那我們這般有錢的大少爺豈不是太苦悶了嗎？振華雖然這麼的想着，但表面上是顯出萬分熱情的樣子，緊緊地握了她的手兒。笑道：

「荷茵！我叫你一聲妹妹！但是你也得叫我一聲親熱些，再叫我呂先生，那可有些兒太生疎罷！」

「叫呂先生不是也很親熱嗎？」

「先生兩字這是最普通了，阿狗阿毛都可以稱呼一聲先生，我們的關係，到底不能算爲普通了吧！」

「那麼要我叫你什麼呢？」

「你自己叫好了，你認爲叫什麼最妥當。那你就叫什麼，不過給我聽了，要覺得滿意才是。」

「你不是叫我妹妹嗎？那我就叫你一聲哥哥。……」

荷茵被他逼得沒有了辦法，只好轉了轉烏圓眸珠，厚了面皮，說出了這兩句話。振華聽了，心裏一陣子蕩漾，只覺奇癢難熬，恨不得把她抱住了，一口吞了下去。遂嘻嘻地笑道：

「你叫得很有道理，妹妹！我真是太愛你了。」

「不要太得意吧！被人家瞧見了，怪不好意思的。」

振華得意忘形，舉止未免有些輕浮。荷茵雖然並沒有感到惱恨，但怕旁人笑話起見，所以向他嬌嗔地勸阻。振華却拉了她手兒，又到舞池裏歡舞去了。

從四姊妹咖啡室出來，時已五點鐘了。振華因為另有打算，所以提議看電影去。荷茵搖頭擲了他一眼，笑道：

「看電影怎麼來得及？況且這時票子也買不着了。」

「大華今天只演三場，五點一刻也有一場的，我們只管此刻去，保險來得及。買票子不必費心，可以買黑市票，幾個黃牛黨都認識我的。」

「怎麼你和黃牛黨是朋友嗎？」

「那裏那裏？你不要玩開笑呀！」

「誰和你開玩笑？不是你自己說的嗎？黃牛黨都認識你的。」

「因為我是看黑市票的老主顧，所以他們都認識我，怎麼說是和我有朋友關係呢？那真是有趣極了。」

荷茵聽他這樣說，方才明白過來，一時也忍不住嘖味的一聲笑了。兩人坐了自備汽車開到大華影戲院門口停下。遂匆匆跳下車來，還沒有跨入戲院大門，果然見有一個身穿長衫的男子走上來。笑嘻嘻說道：

「剛巧還有兩張，先生！要嗎？」

「是花樣票子嗎？」

「不！是樓下的，我們不賣花樓票的，樓下當中第七排座位，這是頂好了。」

「恐怕太近了。」

「我倒喜歡近一些，因為我的眼睛有些兒近視。」

張華原也知道黃牛黨是不賣花樓票的，所以這麼問他，無非在荷茵面前要表示闊綽的意思。今聽荷茵喜歡看近一些，於是便也罷了。但這個黃牛黨倒也是鑒貌辨色的人，他知道大少爺的脾氣，在女人面前紮一些台型的。所以笑嘻嘻的說道：

「先生！今天票價要貴一倍，十二萬一張，你們譬如買花樓票子。因為這位小姐喜歡看近一些，老實說那當中第七排座位真不容易買到哩！」

「十二萬就十二萬好了，嚕嚕嚕嚕開話何必這麼多呢？」

跑跑舞廳朋友的大少爺，在舞臺身上化三百萬五百萬的鈔票，那是算不得一回希奇的事情。所以認為看一場黑市票的電影只有十二萬元錢，那實在是太便宜的事，所以點點頭兒回答。一面取出三張五千元的紅關金，交給黃牛黨。一面接了戲票，又揮手說道：

「不要找我了，多下的賞了你吧！」

「哦！先生！謝謝謝謝！」

那個黃牛黨見他不但沒有還價反而自動的加價，可見上海地方的人，闊綽朋友真是不少，他在驚喜交集之下，自然連連的道謝，但張華却挽了荷茵手兒，理也不理他的管自走入戲院裏去了。



時間齊巧正好，兩人在第七排位置上坐下後，電燈光便熄滅了，銀幕上也就放映出荒島春色的故事來。這是一張五彩的美國影片，裏面鏡頭都很肉感動人，尤其是男女主角半裸了身子在游泳的時候，看得振華心頭亂跳，他有些情不自禁的伸手過去，捏了荷茵一下大腿，低低的說道：

「妹妹！你也會游泳嗎？」

「我稍許會一些，但心裏有些害怕，況且沒有同伴一塊兒去游泳，所以也想不到玩這個了。」

「今年夏天，我跟你一同去游泳，我差不多每年夏天都游泳的。」

振華一面說，一面把手兒慢慢地摸到荷茵胸部上去，接着把頭兒靠近她粉頰，又低低的笑道：

「你瞧，這個女明星的乳峯高嗎？」

荷茵見他這麼色胆包天的動作，生怕旁人看見，遂回眸白了他一眼，一面伸手在他手背上擽了一下，是叫他快放手的意思，但振華却反而在她胸部的頂尖兒捻了兩下，低低的說道：

「這黑漆漆的地方，又沒有人會瞧見的，就給我摸摸吧！」

「你這人真……不是好東西……」

荷茵恨恨的說着，但却沒有再拒絕他，她所以不拒絕的原因，說也很可憐。第一，只怕

聲張開來，被人家發覺了，反而不美。第二，因為振華已把鑽戒交給了自己，可見他已把我當做自己未婚妻一樣了。既然將來終是一對夫妻了，那麼自己身子早晚終也歸他所有了。就是給他摸一回，這也算不了什麼。荷茵無非是因為一片癡心而已，但她那兒知道振華這無賴在女人面前是得寸進尺的，他見荷茵可欺，便把手兒更加活動起來，甚至於由上而下，無所不爲起來。荷茵這才急了，恨恨的打了他一下手兒。暗地裏白了他一眼，嚥了一聲。振華恐怕事情弄僵，方才把手縮了回去。

瞧畢電影，時已七點半了，荷茵在走出戲院大門的時候，便恨恨的又打了他一下肩膀。嬌嗔地說道：

「你這人大色迷了，怎麼有資格做我哥哥呢？早知道你這麼的頑皮，我悔不該跟你一同來瞧電影了。」

「其實我們是一對夫妻了，那也沒有關係啊！妹妹！你難道生氣了嗎？」

「我希望下次不要這個樣子，因為被人家瞧見了，豈不是要被人家看輕的嗎？我們將來終有那麼一天的，你爲什麼這樣猴急呢？」

荷茵聽了他會不高興，於是含了淺笑，用了溫情的口吻，很正經的勸告他。振華點了點頭，表示接受勸告的意思，一面說我們吃晚飯去罷，一面跳上汽車，吩咐車夫開到晉隆飯店去。汽車到了晉隆飯店門口停下，振華把一疊鈔票塞給車夫，叫他自管去吃飯，並說不用再來相接，只管把空車開回家去了。車夫答應，遂把汽車開去了。

這兒振華挽了荷茵的手臂，走到樓上，侍者招待入座。振華點了兩客最貴的西餐，並吩咐拿上兩瓶啤酒。荷茵忙道：

「拿兩瓶幹嗎？我是不大會喝酒的。」

「會喝多少？就喝多少，剩下的我都喝下去好了。」

「可是我也不許你太多喝，因為酒會傷身子的。」

荷茵表示很多情的樣子，瞟了他一眼，如疼愛如嗔恨的說。振華把舌兒一伸，笑道：

「還沒有結婚呢！你就管得我這樣緊嗎？那可不得了，將來我一定會跪着你叩頭的。」

「你這人說話就不知道好歹，我是爲了你的好。」

「我又不是木頭人，怎麼會不知道呢？其實我倒希望有個厲害的太太來管束我，我心裏才覺得高興。」

振華望着她紅暈的粉臉，賊禿嘻嘻的說，他在計劃今夜需要解決性的安慰該怎麼樣的才能使她入彀？荷茵聽他這樣說，一顆芳心，自然頗爲喜悅而且甜蜜，秋波在逗給他一個嬌嗔之後，却也抿了小嘴兒赧然的笑了。

兩人喝着啤酒，吃着精美西餐，談談笑笑，真是十二分的情投意合。振華這時已有一個主意，便含笑說道：

「妹妹！你喜歡玩羅宋牌九嗎？」

「我對於無論那一種的賭全都感到有興趣，不過羅宋牌九配牌我還並不精，所以那是

很吃虧的。」

「只要你感到有興趣，那你慢慢兒學習，保險你門檻會精起來的。」

「你叫我到那兒去學習呀？」

「今夜幾個朋友約我在大中華旅社三百十八號賭羅宋牌九，你跟我一同去玩玩好嗎？我給你配牌學習，你歡去嗎？」

荷茵聽了賭錢，她的心兒會怦怦地跳動起來。沉吟了一回，表示考慮的意思。振華微微的一笑，說道：

「你是爲了不肯犧牲夜場的跳舞嗎？那有什麼關係？我回頭給你一千萬現鈔，那你回家終可以交賬了。再說我若贏了錢，分一半給你，我若輸了錢，決不叫你派一個錢出來。你想這種合夥買賣你不是穩賺錢的嗎？」

「好，我就跟你去玩玩吧！不過，你的朋友當然都是男人家，只有我一個女孩兒家在你們中間，這不是很難爲情嗎？」

「這也算不了什麼？難道你還這樣害羞嗎？現在是什麼時代，男女一律平等，還分什麼花樣呢？」

振華這麼的慫恿她說。於是荷茵也不說什麼了。這顯然是答應他一同去了的意思，所以兩人吃畢西餐，振華就僱了一輛三輪車，和荷茵坐到大中華旅社去了。

荷茵跟了振華走進三百十八號房間之後，回眸見房內並沒有一個人，心頭這就別別的亂

跳。有些猜疑的神氣，急急的問道：

「你的朋友呢？他們怎麼一個也不見呀？」

「你急什麼？時候還早哩！過一回他們都會來的，我們既然約好了，他們聽見賭錢是有十萬八千里路可以跑來的，如何會失約呢？妹妹！我給你大衣脫了，你先休息一回吧！」

振華一面很認真的說，一面伸手把她夾大衣脫了，親自給她掛在衣鉤上。這時茶房推門入內，拿了銅勺子來沖茶，他向荷茵神祕地望了一眼，沖完了茶，便悄悄地退出房外去了。荷茵因為剛才喝一盃半的啤酒，此刻全身都覺得發燒，每個細胞好像十分的緊張，顯然這是因為血液流動得快速的緣故。她坐在沙發上，微閉了眼睛，似乎在靜悄悄的養神。振華見了，暗暗歡喜，便悄悄地把房門關上，然後倒了一盃茶，親自端給荷茵去喝。低低的說道：

「妹妹！怎麼？你喝了一些兒酒就醉了嗎？」

「唔！剛才被風一吹，有些頭痛腦脹起來了。」

「我給你喝一口熱茶好嗎？」

振華假了她的身子，十分多情關切的問。荷茵睜開星眸，向他望了一眼，表示感謝的意思，就在振華手裏拿着的盃子上喝了一口茶。並低聲的說道：

「給我靠一回兒就好了，你的朋友怎麼還不來呢？假使他們不來了，我要到舞廳裏去了。」

「我不是已經答應給你一千萬現鈔嗎？你還要到舞廳做什麼去？妹妹！你有些頭昏，最好到床上去靠一回，這比靠在沙發上要舒服一些了。」

「不用，我靠在這兒也很舒服的。」

荷茵搖搖頭，她把眼皮仍舊微微的閉上了。振華見酒後的荷茵，粉臉兒白裏透紅，十分的鮮麗。一時慾念頓生，有些情不自禁的，把茶盃放下，猛可抱住荷茵的嬌軀，低頭在她小嘴兒上便緊緊地吻住了。

荷茵突然被他一吻，心頭自然吃了一驚，意欲掙扎，但酒後却是四肢軟綿無力，竟然無法推拒。良久，才急急的說道：

「你……你……這是什麼意思？回頭你朋友瞧見了，不是要笑話的嗎？」

「我朋友來了，他們當然會敲門的。我們聽了敲門的聲音，不是可以立刻停止接吻工作嗎？好妹妹！你早晚終是我的妻子了，你就馬馬虎虎給我吻一個痛快罷！」

振華一面說，一面把身子壓下去。荷茵受不住她的壓力，身子就傾斜下去，躺倒在沙發上了。振華於是又再度的把她緊緊地吻住了，並且他的手在荷茵胸部上不停地活躍，他像一條瘋狂的狗兒般的，幾乎欲把荷茵吞吃下去的樣子。

荷茵是個情竇初開的少女，她如何禁得住振華這樣的挑撥？況且又是喝過了一些酒，因此全身的血液幾乎要膨脹得炸裂開來。她只覺一陣不可抑制的需要，好像對於振華的舉動，只感到一陣神祕的愈快和興奮。所以她口裏雖然噁噁唔唔的表示推拒他，不過事實上她全身

已經軟化了。

振華在得寸進尺的存心之下，她見荷茵並沒一些惱怒的意思，於是他更擴大了野心的發展，荷茵是個意志薄弱的女子，當然是讓振華很順利的達到了最後的目的。

不過在事情已經成爲過去之後，荷茵想到母親的叮囑，以及姊姊警告的話，她覺得果然被姊姊會猜着了，一時傷心得忍不住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振華對於荷茵可說是得到了新的嘗試，因爲他平日所玩弄的女子，都是花信年華，門戶早已開放過了的。如今荷茵一個才十六歲的小姑娘，覺得這個中滋味真是別具情趣，令人說不出的可愛，大有使自已一嘗再嘗的胃口。所以見她哭泣，便摟了她身子，輕憐蜜愛，軟語溫存，表示非常恩愛的樣子。但荷茵却淚眼盈盈的說道：

「你……你不該這麼急急的欺侮我，假使給我媽知道了，我不是要挨罵了嗎？」

「妹妹！你如何能說我欺侮你呢？我所以有這麼舉動，完全是爲了愛你的緣故啊！我們無非暫時趕早一些兒享受夫妻權利罷了，譬如我們已經結了婚，那我們不是也要來這一套玩意兒嗎？」

「結婚之後，這是正當當的事情。現在我們這樣的行動，究竟是不合理的呀？況且你們男子都是得新忘舊的，明天有了新的女人，不是會把我拋棄嗎？到那時候我的終身豈不是被你害了嗎？」

「不會，不會，你放心，我一定是愛你到底。妹妹！你不要哭了，本來我給你一千萬

現鈔，如今我給你兩千萬現鈔，你明兒可以剪衣料去，你是我的最心愛的妻子，我怎麼肯拋棄你呢？」

振華連忙急急的安慰她說，他一面給她拭淚，一面在皮匣子裏取出一張銀行裏的本票，交給荷茵手裏，並且向她微微的笑。荷茵也稍爲認得一些字，見票面上寫着國幣貳仟壹百五拾萬元的字樣。一時芳心暗想，他給我戴了鑽戒，又給我這麼多的鈔票，可見他完全是真心的愛我了。可憐荷茵真是個幼稚的女孩子，她既然這樣想着，當然把傷心慢慢地消失了。秋波斜乜了他一眼，却破涕笑起來了。振華見她掛着淚水笑了，一時也感覺到金錢魔力的大，真可以左右一切，他非常得意，立刻又把她小嘴兒吻住了，嘻嘻地笑道：

「妹妹！我待你不是完全一片真心的愛嗎？」

「眼前待我好並不能算好，我只希望你能夠永遠的待我好，那我就萬分的感激了。」

「當然是永遠待你好的，老實說，我若沒有了你，我情願自殺死的。」

荷茵聽他這樣說，一時便深深地相信了。她顯出柔媚的表情，假在振華懷裏，表示無限親熱的樣子。這時振華有了兩個小時休息之後，他便對荷茵又不老實起來，荷茵見時候已經十二時一刻了，遂低低的說道：

「過幾天我再給你歡喜好了，今夜時候不早，我此刻要回家去了。」

「妹妹！這麼晚了，你不要回家了，回頭在路上受了寒那可不是玩的事。」

「我爸媽是不許我在外面宿夜的，明天回去，恐怕很不方便吧！」



「不要緊，你可以說在外面賭了一夜的錢，這貳仟壹百五拾萬元錢就是你贏來的，那你爸媽一定不會罵你的了。」

振華猜到她的父母一定是個見錢眼開的人，所以便給她想出這一個圓謊的好法子來。荷茵聽了，覺得這個謊圓得很好。當下點頭笑道：

「也好，不過，我明天一清早就要回去的，表示我確實是在賭錢，那麼爸媽就不會疑心我了。好哥哥！我們安安靜靜的睡罷！」

「可是，我旁邊有着這麼一個美麗心愛的姑娘，叫我怎麼能安靜得了呢？好妹妹！你就可憐可憐我，給我再甜蜜甜蜜吧！」

振華一面說，一面已老實不客氣的動手起來。荷茵到底因為也真心地愛上了他，而沒有堅決的拒絕他。在半推半就的情形下，羞人答答的終於又給振華做了一次洩慾的器具。第二天一清早，荷茵心中有了心事，所以早已醒來。回睜見振華却睡得死沈沈一般的熟，於是偷偷的起身，也沒有好好兒的梳洗，就穿上了旗袍。在臨走之時，走到床邊，把振華低低的喚醒，說她要回家了。振華睡眼矇矓的，糊糊塗塗的望了她一眼，沒有作答，却把眼皮又合上了。荷茵見了，忍不住暗暗好笑，遂也不再跟他說話，披上大衣，挾了皮包，匆匆出了大中華旅社，討了一輛三輪車，便回家去了。

荷茵回家見到了父母之後，心中雖然是担着虛心，不過她表面上是竭力鎮靜着態度，伸手按在小嘴兒上故意打了一個呵欠，連說好倦好倦。柳太太早已急得忍不住開口問道：

「阿茵！你在什麼地方呀？怎麼一整夜不回家呢？」

「我賭了一夜的羅宋牌九，運氣真不錯，贏了貳仟貳百萬元錢，媽！你瞧，這不是銀行裏一張本票嗎？」

荷茵却不愧不忙的回答，她一面脫了大衣，一面把皮包內一張本票交給了母親。柳太太是個目不識丁的婦人，當下立刻交給金虎，金虎見果然是一張中實銀行的本票，本票比支票靠硬，完全是現鈔一樣。心中這一快樂，不由哈哈地大笑起來，但他還急急問道：

「你不是說贏貳仟貳百萬元嗎？麼這裏只有貳仟壹百五十拾萬元呀？」

「還有五十拾萬是現鈔，爸爸問得真清楚，難道我還揩油了不成？」

「不是這意思，不是這意思，我怕你被人家弄錯了，所以問一聲的。這原是你贏來的錢，我怎麼還說你揩油呢？」

柳金虎笑嘻嘻的連忙又向她說明了，是給她解釋誤會的意思。這時柳太太一面給她倒茶喝，一面打量她的面色，只見她蓬了頭髮，睡眠惺忪的，好像真的一夜沒睡的樣子。於是含笑問道：

「你在那兒賭錢呀？怎麼輸贏有這樣大呢？幸虧是贏的，假使輸了貳仟貳百萬元，那可怎麼樣辦？你不是要好幾天被人家白跳舞嗎？所以我勸你以後不要賭得太大，小玩玩是不傷脾胃的，進出太大，到底很危險呢！」

「媽！你放心，我不會輸，只會贏的。」

荷茵一面脫衣就寢，一面笑嘻嘻的說。柳太太和金虎聽了，倒是弄得莫明其妙，急問這是什麼緣故？難道你會偷牌嗎？荷茵啐了他們一口，遂告訴他們說這是呂先生拿出的本鈔，輸了算他，贏了算我的，那不是我穩贏鈔票的嗎？柳太太和金虎這才明白了，原來是呂先生存心挑拔她的意思，於是竭口的稱贊呂先生真是個好人。荷茵見爸媽被她花言巧語說得十分的相信，自然非常歡喜，當下沉沉地入睡了。只有荷芬在閣板上聽了妹妹這些話，她是並不相信，覺得昨天夜裏，妹妹的處女一定被呂先生破壞了。但父母既然信任妹妹，我又何必多管閒賬？妹妹不會見我的情，恐怕更要和我結怨哩！不過想着妹妹將來的結局，她又代為表示悲哀，忍不住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從此以後，荷茵每星期至少有兩三夜在外面宿過夜的，回家終是在第二天的清晨，不過她帶回家來不是本票，就是現鈔。柳太太和金虎明知女兒在外面不免有了花樣精，但是瞧在本票和現鈔的面上，所以也就假裝含糊，並不追究。

光陰匆匆，不知不覺已到盛夏的季節，荷茵這幾天肚子裏竟有些作怪起來，時常鬧着吞酸作嘔，而且經期也停了三個月。柳太太見女兒精神很不好，而且腹部有了怪異之象，心中大起疑竇，遂聲色俱厲的詰問她。荷茵在逼不得已的情形之下，也只好含羞地從實告訴。爲了恐怕父母責罵起見，她還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柳太太和金虎聽了，又急又恨。遂連忙說道：

「事到如此，你哭也沒有用呀！現在最要緊的問題，就是呂先生他既然跟你發生了關

係，而且有了結晶，在他是不是負責任的呢？假使他肯娶你為妻，那倒也罷了。就怕他是存了玩弄的意思，那你將來養下孩子之後，算什麼名目呢？」

「呂先生他……是真心愛我的，他的意思預備秋涼天氣，跟我結婚。」

荷茵還是一味癡心的等待着，她紅了臉兒，掛着眼淚，羞澀地告訴。柳太太急得啊了一聲，說道：

「等到秋涼天氣，你……你……難……道預備大了肚子拜堂嗎？我問你，呂先生是不是知道你有身孕了呢？」

「他……他……沒有知道。」

「唉！那你為什麼不告訴他呢？」

「我……我……那裏知道是有了身孕呢？」

荷茵低了頭兒回答，她眼淚又撲簌簌的落下來了。柳太太嘆了一口氣，說聲你真是太糊塗了。一面沈吟了一回，一面說道：

「那麼你今天夜裏如其碰見了呂先生，你應該告訴他，並且催促他快些兒提早結婚才是，否則，這……事情豈不是糟了嗎？」

荷茵點點頭，却没有作答，柳太太是疼愛小女兒的，所以不但沒有責罵她，而且還用了溫和的口吻，向他勸慰了一回。這時荷芬在旁邊聽得明明白白，心裏真是非常的惱怒。覺得這姓呂的小子真是太可殺了，他玩弄女性在他當然是不算一回希奇的事。他說等待秋涼天氣

跟妹妹結婚，這無非是延宕時間罷了。其實他是沒有誠意的，假使他真心要娶妹妹的話，爲什麼要等秋涼天氣呢？只可惜妹妹並不恨他，還癡心地等待着秋天的到臨，這實在是太可憐一些了，荷芬心裏悶悶的想，但口中却並不多嘴。誰知天氣熱，心裏悶，在傍晚的時候，荷芬却頭痛腦脹的發起痧來。雖然柳太太給她趕忙喝十滴水，提痧筋，吃八卦丹，忙碌地醫治了一回。但今天她是沒有氣力再能上舞廳了，於是就躺在妹妹的床上休養着，因爲夏天的後樓，已經是熱得要命，假使再爬上閣板去睡，這在一個已經有病的人兒當然是更受不住的。所以她暫時的睡在妹妹床上，預備妹妹從舞廳回家之後，自己再睡到閣板上。

這晚荷芬夜飯也沒有吃，靜靜的閉眼養神。金虎和柳太太坐在桌子旁，一個喝酒，一個吃飯，他們却在猜測荷茵今夜在舞廳裏碰見呂先生之後，事情不知道怎麼的決定？荷芬聽了，暗暗地冷笑了一聲，心中想道：只怕姓呂的一聽到妹妹有了身孕，他就會避不見面了呢！正在這時，隔壁陳太太前來叫柳太太打牌玩去，柳太太一聽打牌，自然連聲說好。因爲天氣熱，早睡不着，閒着又沒有事做，所以玩牌是最好消遣的工作。

柳太太一走之後，房內是只有金虎和荷芬父女兩個人了。荷芬因爲怕見電燈光，所以閉了眼睛，而朝着牆壁而睡。金虎却坐在桌邊，還是獨個兒的喝着酒。心中暗暗的想着，荷茵的身子已經被人家破了，現在是只剩荷芬還算是個姑娘的身子。不過在舞廳裏長此以往，將來這處女還是保不住要被人家破壞的。想到這裏，兩眼便望到荷芬身上去。只見荷芬身穿鷄心領格子紡的小衫，下面是條格子紡的短褲。露着兩條粉嫩的大腿，又白又胖真可以榨得出

水兒來一樣。酒後的金虎，也覺得荷芬這姑娘是太富有肉感的引誘了。一時更加覺得她將來也會被人誘姦失身的，假使果然如此，那不是太以可惜了嗎？金虎一面想，一面又連連的喝了兩口酒，他的臉兒頓時昇上了一陣焦躁的紅色。呆呆地出了一回神之後，忽然糊糊塗塗的站起身子，走到床邊去，伸手去摸荷芬的大腿。荷芬驚覺，連忙回頭過來，一見是爸爸，倒是唬了一跳。遂急急問道：

「爸爸！你做什麼？」

「我摸摸你身上有沒有熱度？你這樣子睡着會受涼嗎？我給你蓋一條線毯好嗎？」

「這麼熱的天氣，一些兒風也沒有，如何還會受涼呢？爸爸！我瞧你喝完了酒，還是到弄堂裏去納一回涼吧！最好關了電燈，給我靜靜的睡一回子。」

「你怕見燈光嗎？那我給你熄燈好了。反正我借了窗外月色，也會喝酒的。」

金虎聽女兒這麼說，遂一面熄了電燈，一面又坐到桌子旁喝酒去了。在夏天的季節，燈光也會增強室內熱度，此刻熄了電燈之後，在荷芬感覺上好像果然比較陰涼了一些。所以她合上眼皮，也就矇矓地入睡了。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忽然荷茵感覺有個人壓到自己的身上來，而且胸部上有什麼東西在活動。荷芬這一驚駭，由不得急出一身冷汗，忍不住啊了一聲叫起來了。

## 六 離奇身世芬姑娘拋家

荷芬在睡朦朧之中，突然發覺有人在自己身上壓了下來，這就驚駭得啊呀一聲的叫了起來。但那個人還用手兒去捫住荷芬的嘴，是不許荷芬聲張的意思。荷芬感覺到這個人還用另一隻手在扯自己的短褲，那很顯明的，竟然有人在強姦自己了。因為在黑夜之中，而且室內也沒有亮着燈光，所以她一時之間，也不曉得那個人究竟是誰？她要喊又喊不出聲。她要掙扎，卻又沒有氣力，因此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荷芬在這千鈞一髮之時，忽然樓下有人蹬蹬的一陣步履聲走上樓來。荷芬沒命地啊了一聲，那個人恐怕事情弄僵，被人覺察，他方才離開荷芬的身子，跳下床去了。荷芬這就急急坐起床來，只見一個黑影向房門外逃出去，於是便大叫捉賊捉賊。不料喊聲未完，只聽房外前樓阿嫂的聲音，在說話道：

「柳家伯伯！你女兒在房中喊捉賊呢！你爲什麼還向房門外走呢？」

「我女兒有病在床，她熱度很高，所以在說熱話哩！我給她到藥店裏買神糲茶去，那裏真的冇賊哩！」

荷芬聽這是爸爸說話的聲音，接着便匆匆地向樓下走了。同時又聽前樓阿嫂走進前樓房中，開亮了電燈，這燈光由前樓透露到後樓來，荷芬不禁呆呆地出了一回子神，她幾乎有些不相信起來。暗想，奇怪了，難道爸爸會強姦自己的女兒嗎？這豈不是禽獸行爲嗎？但剛才這個人除了爸爸之外，還有誰呢？我真想不到爸爸竟會幹出這等下流的勾當來。那……還成個什麼家庭呢？荷芬這麼想着，一陣子傷心，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前樓阿嫂聽了荷芬的哭聲，便悄悄地走進後樓，給她亮了電燈。只見荷芬坐在床上，血紅了兩頰，抽抽噎噎

的哭泣。一時很奇怪問道：

「大小姐你怎麼？身子熱度覺得很高嗎？你快躺下來休養休養吧；爲什麼坐着哭泣？那不是很累嗎？」

前樓阿嫂一面說，一面扶她躺下床來，荷芬回答什麼好呢？她心中的苦楚怎麼能說得出來？因此只管傷心地哭泣着。前樓阿嫂伸手按了她一下額角，覺得熱度還不算十分高。遂笑了笑，拍拍她的肩胛。低低的說道：

「你真還像一個小孩子似的，有些兒不舒服，怎麼老是哭呢？快不要傷心了，你要喝茶嗎？我給你倒一盃。」

「謝謝你，我不要喝茶。」

荷芬這才從哽咽聲中，低低的回答，雖然是不哭了，但她喉嚨口還息息的響着，表示尚有餘哀的意思。前樓阿嫂又低低的問道：

「你的媽呢？」

「到隔壁打牌去了。」

「你媽也真糊塗，女兒有病，她還打牌哩！」

「唉！前樓嫂嫂！謝謝你，你扶我上閣板去睡好嗎？」

荷芬聽了，由不得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她一面坐起身子，又向她低低的央求。前樓阿嫂皺了眉尖兒，勸她說道：



「你是有病的人，爬上爬下的睡到閣板上去，那是多麼不方便。我的意思，這兩天裏就叫你妹妹睡到上面去也不要緊，難道她這一些也不肯體諒你嗎？」

「妹妹這人很自私的，我們姊妹倆一些兒情感也沒有，我不願叫她冤冤枉枉的睡到上面去，免得她怨聲載道。」

前樓阿嫂聽她這樣說，遂也不再勸告，就扶了她到閣板上去睡下了。這時前樓阿哥回家了，阿嫂方才回房中去。這裏荷芬一個人那裏還能再睡得着？她心裏是一陣一陣的狐疑着。覺得我們這個家庭多少有些蹊蹺的，大概我不是他們的親生女兒吧！否則，嫡親的爸爸怎麼會存心強姦自己女兒起來呢？這天下決沒有這種下作的爸爸。她覺得明天非偷偷地向母親問一個仔細不可，假使他們果然不是我親生的父母，那我這個姑娘的身世不但可憐，而且也太淒涼渺茫了。

荷芬胡思亂思的付了一回，不知不覺鐘鳴十二下了。柳太太已打完了牌回家，她見房中一個人也沒有，抬頭一望，見荷芬已睡到閣板上了。遂連忙叫道：

「荷芬！你爸爸呢？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知道。」

荷芬恨恨的回答，她有些生氣的口吻，正在這時，柳金虎從房外進來，笑嘻嘻的說道：

「我在弄堂口納涼，太太！你勝敗如何？」

「輸壹百六拾萬，真倒霉！十二圈牌，只和三副牌，早知道牌風這麼不好，我就懊

「悔去打牌的了。」

「打牌終有勝負的，今夜輸了，明天翻本，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呀！」

柳金虎恐怕荷芬已把這事告訴了太太，那麼太太當然得追究了；爲了有些虛心的緣故，所以他竭力的向太太拍馬屁。柳太太沒有回答，擰了冷水面巾，擦着額角上的竭汗，一面問荷芬說道：

「你身子好些兒沒有？」

「我恨不得馬上就死，還要它好起來幹什麼？」

「何苦來？說這種氣話，我輸了錢，難道你生氣了嗎？」

「你把家裏一切全都輸光了，也不干我什麼事，我生氣做什麼？」

「太太！有病的人肝火很旺，你和她多講什麼呢？」

柳金虎似乎有些知道荷芬生氣的原因，他非常擔憂，於是向柳太太低低的勸阻，表示不必理她的意思。柳太太也只好自認晦氣，堵起了兩片厚嘴唇，便悶悶地不說什麼了。就在這時候，柳荷茵由舞廳裏回家來了。她的神色很懊傷的，有些愁眉不展的成分。懶懶地把皮包在桌子上一放，却有些淚眼盈盈的樣子。柳太太有些吃驚，遂急急的問道：

「阿茵！你……你……呂先生碰見了沒有？」

「他……沒有上舞廳裏來……」

荷茵悽慘地回答，眼淚滾滾地落下了兩頰。柳太太和金虎都驚慌地啊了一聲，急得汗

如雨冒的表情。齊聲問道：

「他會不會從此不來了呢？」

「我怎麼知道？唉！我聽王麗妹告訴我，她今天下午在大光明門口碰見呂先生挽了一個少女很親熱的走，恐怕她是另外愛上了人，我……我……上他的當了。」

荷茵傷心地告訴着說，她伏在桌子上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了。柳太太急得連連搓手，唉聲嘆氣的說道：

「那麼呂先生家住什麼地方？你知道沒有？」

「我……沒有知道。」

「唉！你這孩子真也太糊塗了，那麼他在什麼地方辦事情？電話你知道嗎？」

「我……也沒有知道。」

「啊呀！你這小姑娘真是耍死快了！你什麼都沒有問清楚，你就把身子白白的讓他糟蹋嗎？你難道這樣發賤嗎？真是該死的東西！」

柳金虎聽她什麼全都不知道，那不是一些兒把柄也拿不到了嗎？他心中又恨又氣，忍不住暴跳起來的責罵。荷茵被爸爸這樣一罵，她到底還只有一個才十六歲的小姑娘。因此益發傷心得抽抽噎噎的哭泣不停。倒是荷芬忍不住開口說道：

「明天他若再不到舞廳來，你可以報告警察局，一同到大中華旅社去捕捉他好了，我想他在大中華一定不會離開的。」

「對了，對了，我問你，你被他囑脫的地方是不是大中華呢？」

柳太太一聽荷芬的話，不由拍拍額角，連聲的說對，一面又向荷茵急急的問。荷茵這時候已沒有像過去那麼的神氣活現了，她好像是個偷了東西小賊一般的感到惶恐，因此點點頭兒，却又撲簌簌的落眼淚。柳太太究竟還是肉疼着小女兒的，所以不再責罵她，反而向她溫情地安慰了一番，大家才熄燈安睡了。

第二天早晨，荷芬熱度退了，精神也就好了許多。柳太太叫她睡到下面來，因為睡在上面，要茶要水都很不方便，荷芬於是跳下閣板來，因為荷茵已經起身，她就仍舊睡在妹妹的床上。金虎見了荷芬似乎有些害怕的樣子，他便到茶館裏喝茶去了。柳太太燒了粥湯，買了一個鹹鴨蛋，給荷芬充飢。荷芬吃稀粥的時候，見房內只有母親一個人，遂向她招招手。柳太太見她好像要說什麼秘密話的樣子，遂走到床邊坐下，悄悄地问她有什麼事情？荷芬一本正經的態度，望了柳太太一眼。低低的問道：

「媽！你得說老實話，我莫非不是你們親生的女兒罷？」

「什麼？你……這話是打那兒說起呀？」

柳太太聽荷芬問出這一句話來，心頭這一吃驚，忍不住像小鹿般地亂撞起來。但她還竭力掩飾慌張的成分，表示不勝奇怪的樣子，急急的向她反問。荷芬冷笑道：

「就算你是我親生的娘，但爸爸決不是我親生的父親。媽！莫非你把我拖過來嫁給這個爸爸的嗎？」

「你這小姑娘說話太沒有分寸，難道你倒喜歡做拖油瓶嗎？」

「這倒並不是歡喜不歡喜的問題，我要研究的是個現實問題。媽！你不用說謊來欺騙我，我已經完全明白，我並非是爸爸親生的女兒。」

荷芬說得那麼肯定的樣子，聽在柳太太的耳朵裏，當然表示驚奇。遂微紅了臉兒，怔怔地望着她出了一回子神。問道：

「這倒奇怪了，你從那一點根據？才明白你不是我們親生女兒呢？」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句話是不錯的，假使爸爸對我沒有幹出這下流的行爲來，我又那裏會疑心到這一層上去呢？所以這完全是爸爸自己洩漏祕密的，他好像在告訴我，我並不是你們親生的女兒。」

「啊呀！這斷命老殺千刀！難道他……他……對你有無禮的舉動嗎？」

「哼！你猜得真不錯，媽！我老實告訴你，昨夜你打牌去之後，爸爸居然趁我睡着的當兒，他跳到床上來強姦我！」

荷芬冷笑了一聲，便老實不隱瞞的直告訴出來。柳太太心中這一憤怒，兩頰頓時氣得變成了鐵青的顏色，猛可跳起身子。怒沖沖的大罵道：

「什麼？這老甲魚莫非發花癡了嗎？他……竟幹出這麼下流的行爲來嗎？那可把我肚子都氣得脹破了。這爛浮屍真的要死了，回頭我非跟他拚命不可！」

「媽！你且不要發脾氣，這事情不能鬧開來的。假使被外界知道，這不但要給人家當

做新聞講，而且女兒以後名譽損失，恐怕也難以在這社會上生存下去了。」

柳太太聽荷芬又這麼的勸阻自己，一時更加着慌，連忙又急促的問她，說你身子到底有沒有被這老甲魚糟蹋過呢？荷芬怨恨地白了她一眼，惱怒地說道：

「媽！你不要老背了，我怎麼會如此糊塗輕賤嗎？」

「這斷命老浮屍如何有臉兒再能見你呢？當時你怎麼拒絕他呢？他又如何的下場？我給他想想，也覺得這死坏真是太以無恥卑鄙了！」

柳太太被女兒一頓埋怨，於是她又恨恨地罵到金虎的身上了。荷芬遂把昨夜經過的情形，向她略爲告訴了一遍。並且又認真地說道：

「假使他是我嫡親的爸爸，我可以相信，他決不會用這種卑劣的手段來侮辱我。媽：你爽爽快快告訴我，莫非我是你們的養女兒嗎？」

「……」

「媽！你爲什麼不開口？你說呀！你若不明白的告訴我，那我情願自殺，再不願做什麼人了。」

荷芬見母親吱吱唔唔的並不作答，顯然是有隱情的樣子。這就搖撼着她的手臂，急得要哭出來的神氣追問。柳太太被她逼問得沒有辦法，只好嘆了一口氣。說道：

「阿芬！你不要急呀！我老實告訴你，你原是我妹妹的女兒。……」

「啊！那麼你實在是我的姨媽呀！我……我……自己的媽到那裏去了呢？還有我的爸

爸，他……他……又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消息是多麼的驚人，荷芬這才恍然大悟，暗想，怪不得母親終是這樣的庇護妹妹，疼愛妹妹，原來我不是她親生女兒呢！但一想到自己親生的父母，她忍不住又流着眼淚急急的問。柳太太顯出難過的神情，接着又低低的說道：

「我妹妹名叫江月珍，她就是你的媽。在你媽十八歲的時候，被一個青年愛了上，這青年姓魏名叫如泉，他們因為過分熱情的相愛，所以終於發生了肉體關係。不料魏如泉的父母已經給如泉盲目地訂了婚，並逼着如泉回家去成親。那時如泉還在上海學校裏讀書，經濟當然不能獨立，所以沒有能力去反抗，終於忍心拋棄了你娘回到北方去了。可憐我妹妹這時已有身孕，雖然對於情郎的遺棄會哭得死去活來，但事到如今又有什麼辦法呢？也只好靜靜的等待小生命落地了。這養下來的孩子，就是你呀！不料你娘產後未到半月，因為鬱鬱悶悶的悲傷流淚，竟是一病身亡了。她臨終的時候，把你託咐了我，所以我把你當作親生女兒一般的撫養成人了。唉！我却想不到這個老甲魚竟色迷迷的惹到你身上來，我非教訓他不可。他有這種不要臉的存心，那以後的日子還當了得嗎？」

荷芬聽到這裏，一陣子傷心，竟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了。柳太太恐怕荷芬記恨在心，因為她是一個會賺鈔票的女孩子，所以不得不用了好話，安慰她說道：

「阿芬！你雖然不是我親生的女兒，但憑良心說，我確實也沒有待虧你。至於你姨爹

昨夜這一個舉動，他實在是老變死老熱昏了，我終有辦法叫他向你賠不是說好話，所以我勸你千萬不要難過。老實說，你是一個好姑娘，你有堅強的意志，你有優美的思想。比不得我的阿茵，她只知道愛好虛榮，到如今果然上了人家的當了。所以我以後的希望，是只有在你的身上。你放心，我決不會使你受到一絲一毫委曲的。」

柳太太雖然是這樣溫和地安慰着她，但是荷芬却沒有作答，也只自管抽抽噎噎的哭泣不停。柳太太沒有辦法，只好把金虎嘮嘮叨叨的罵了一陣。荷芬方才停住了哭泣，反而向她低低的勸道：

「媽！回頭爸爸回家，你且不要罵他，因為在我的面前罵起來，我實在很難為情，所以等我明天上舞廳去的時候，你再向他責罵好了。」

「好的，我一定聽從你女兒的話，你還是靜靜的休養着身體要緊，我要到樓下燒午飯去了。」

柳太太點頭答應，她匆匆地量了一淘籬的米，就拿到樓下自來水龍頭旁去淘米了。在十點半的時候，柳金虎從茶館店裏回來了，經過灶披間，他向裏面張望了一眼，見只有柳太太一個人在燒菜煮飯，便含笑走進去，說午飯做好了嗎？不料他話聲未完，柳太太見四下無人，就伸手在他頰上拍的一聲量了一記耳光。瞪了那雙三角眼，喝道：

「你這老變死的老甲魚！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竟做出這種下流的事情來嗎？你是不是在尋死呢？還是不想做人了呢？」



「太太！我……我……」

金虎冷不防挨了這一記打，真是急得面無人色，心頭亂跳。明知昨夜這件尷尬的事情由荷芬告訴太太了，但他還想拿什麼話來巧辯。可是柳太太不由他再開口說話，拿了鏞鏞，趕上來向他頭頂作個猛擊的姿勢。金虎一見來勢不對，便抱頭鼠竄的逃到樓上去了。等柳太太端了飯菜上樓，只見金虎直挺挺的跪在荷芬面前，似乎在懺悔認錯的樣子。荷茵坐在桌旁，却在暗暗好笑。荷芬見了母親上樓，便低低叫道：

「媽！你瞧爸爸這舉動他不是要折死了我嗎？」

「啊呀！你這死坯！你這算什麼樣兒呀？我……恨不得咬你幾口哩！」

金虎見了柳太太兇巴巴的罵着，這就唬得又站起身子來，躲在壁角裏去，顯出害怕的樣子，愁眉苦臉的說道：

「這完全是因為我喝醉了酒的緣故，所以千萬請你們原諒我吧！」

「媽！算了罷！別追究這件事情了，回頭讓人家知道！笑話。」

荷芬因為胸中已有成竹，所以樂得做一個好人的，反而向柳太太勸阻。柳太太原是爲了討荷芬的好，才這麼惡狠狠責罵金虎的。此刻聽荷芬既然這樣說，遂也不再聲張開來。只恨恨的白了金虎一眼，兇巴巴的說道：

「你下次再敢如此下流的行爲，我非趕你出去不可。瞧你活了這把年紀，閒在家內，不會賺錢，只會吃飯喝酒，你享受了這麼舒服的斷命福！你還敢這麼癡心妄想，真

是在尋死了。」

柳太太罵了一回，大家也就坐下吃飯了。金虎這餐午飯不敢多喝酒，就匆匆的吃飯了。飯後，荷茵要到大中華旅社找呂先生去，荷芬已經起床，也要到外面去走走散散心。屋子裏就只剩柳太太和金虎兩個人，柳太太忙了一上午，預備睡中覺。金虎却拍馬屁地坐在床邊給她打扇，柳太太白了他一眼。問道：

「你怎麼想出來竟要去強姦阿芬呢？現在她已知道她不是我們親生女兒了，瞧阿茵已失了足，萬一阿芬再變心跟人逃了，我瞧你這只老浮死靠誰過活去？」

「唉！我也無非一時想糊塗而已，因為阿茵已經被人玩弄，我想阿芬遲早也得被人玩弄的。一樣要被人躑躅，那還是給我先享受一番，以後她被人玩弄，也就不吃什麼虧了。」

柳太太聽到這裏，不等他再說下去，就猛可跳起床來。一揮手兒，拍拍的就是打了他兩記耳光，而且還一把拉住他衣襟。惡狠狠罵道：

「放你媽的狗屁！你這死坏真是在做大亂夢！你是什麼東西？你配吃這塊肉嗎？就說阿茵失了身，但到底也有成千成萬的鈔票拿回來。你若把阿芬弄上了手，你有多少家當可以給她呀？啊呀！你這老甲魚，我真是越想越氣，你轉的什麼念頭？簡直是不想活命了！我就叫你早些兒死罷！」

「喔唷！喔唷！……」

柳太太漲紅了兩頰，罵得唾沫橫飛，眼睛裏幾乎冒出火星來。因為是氣憤過了度，所以伸手竟向他膀下一把抓了去。這一下子舉動，那可不是開玩笑的事，金虎連叫了兩聲啞啞，皺了雙眉，似乎痛苦得忍熬不住的樣子，要哭出聲音來了。柳太太方才把他狠命的一推，金虎如何還坐得穩？只聽篷的一聲，他的身子早已由床上跌到地板下去了。柳太太見他倒在地板上，却爬不起來。遂又喝道：

「你這死坯！裝什麼死腔？還不快坐起身來嗎？」

「太太！你也真辣手，我……實在痛得受不住，你……簡直真要我性命了。」

「你這種廢物留在世上也沒有用，倒不如早死早乾淨。」

柳太太恨恨的說着，她也不高興睡了，便跳下床來，穿了鞋子。就在這時，隔壁陳太太又在扶梯口高叫柳太太打牌去，柳太太答應一聲我馬上就來，一面向金虎說道：

「昨夜我輸錢，都是你這死坯在家裏耍幹下流的事，所以大觸霉頭的。今天贏回來才好，假使再輸的話，你的性命就當心一些罷。」

柳太太一面說，一面取了賭本鈔，便匆匆的向房外走出去了。金虎躺在地上，一個人想想，又惱恨又懊悔。恨的是太太對待自己太兇惡一些，悔的是自己不該做錯了事。說來終是吃酒糊塗，否則，又何至於動出這個腦筋來呢？金虎想了一回，才慢慢地站起身子，因為一個人悶在家裏沒事，遂關上房門的司必靈鎖，他也到茶館裏撩天去了。

金虎走後不到半小時，荷芬匆匆的回家來了。她們身邊原都帶有司必靈鑰匙的，所以使

開門入內。一見房中沒有一個人，荷芬心裏不由暗暗地歡喜，當下整理了一些隨身穿的衣服，用了報紙包好，她便關上房門，又匆匆的走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荷芬是個有心計的姑娘；自從昨夜金虎欲實行強姦她未遂之後，她心裏立刻感到無限奇怪起來。所以早晨便追問柳太太，自己是否是他們親生女兒？在她既然明白了自己不是他們親生養的，她表面上並不露一些痕跡，但心裏却已有了一個打算。因為她覺得在這種黑暗家庭中住下去，自己將來難免還要遭他們的辣手。所以她午後假意兒說到外面去散心，實在是去找耿自珍的。她把自己的身世，並不幸的遭遇，向自珍老實的告訴。且又把自己欲脫離這黑暗家庭，希望自珍給予她援助的意思告訴了一遍。耿自珍仍舊在大中紗廠做女工，她素來和荷芬很要好，所以非常同情她。當下答應給她暫時住到自己家中來，至於職業問題，慢慢兒的再設法找尋；因為荷芬這時心中更有放棄伴舞的意思。在她以爲一個女子，終不能一輩子犧牲色相，情願生活清苦一些，至少是不會讓人家當做玩物一般的看待，這當然也是荷芬思想超人之處。

柳荷芬匆匆地到了自珍的家裏，自珍當然很殷勤的安頓她住下。好在耿自珍家裏除了爸媽之外，只有她一個獨養女兒。而且她們住的是一間統樓，裝成兩個房間，前樓是她爸媽房間，後樓是自珍的臥房，荷芬就跟自珍一同睡，所以倒也很爲舒服。

這樣匆匆的過了一星期，荷芬却還沒有找到一個工作做，她心裏當然很憂愁。因爲既然出走之後，自然犯不着再回家去。不過在人家府上長住下去，這也不是一個道理。況且最近

物價，和寒暑表的熱度同樣地日日上漲。米要漲到一千五六百萬一担，這和四個月之前，竟相差了五六倍。自珍雖然不會討厭我，但自己心裏終覺得很不好意思。荷芬在這種情形之下，真可說進退維谷，左右為難。這天下午，自珍因為做夜班，所以住在家中，見荷芬悶悶不樂的樣子。遂低低的安慰她說道：

「荷芬姊！你也太性急一些，一共也只有住了七八天的日子，找職業那有這麼快呢？老實說，我也沒有一個兄弟姊妹，我們像親姊妹一樣，你住在我家，媽告訴我，累你幫忙做事，我媽真是省却許多麻煩，所以我媽還說很委曲了你，我們一些也沒有討厭你的意思，你何必要這樣子不安呢？今天我空着，我陪伴你一同去瞧場電影好嗎？散散心，解解悶，大熱天氣，老是悶着，要悶出病來的呢！」

「自珍妹！你待我這樣的好，我心裏真是太感激你了，也不知叫我怎麼的報答你才好？」

荷芬聽了自珍這幾句安慰的話，她心裏感動得忍不住流下淚來了。自珍笑了一笑，拍拍她的肩胛。低低的說道：

「你不要發傻了，我們去罷！難得的，我們倆有機會能夠一同看電影去。」

「不！謝謝你，我不去。」

「爲什麼呢？你這樣拗執，不是太掃興嗎？」

「自珍妹！電影最近又漲價了，兩個人出外看一場電影，加上來回車鈔，至少得化一

百萬元錢，那又何苦這麼浪費呢？我們還是坐在家裏談談吧！電影看過就沒有了，又不能帶回來的，一百萬元錢到底有些東西可以買哩！」

「哈哈！照你這麼打算起來，電影院不是都要關門了嗎？而且電影明星生得無論怎麼漂亮，再也紅不起來了。因為大家不瞧電影，誰還有興趣做明星呢？」

自珍聽她這樣說，一時忍不住哈哈的笑起來回答。荷芬微紅了臉兒，嘆了一口氣。低低的說道：

「我是說我們貧窮的人沒有福氣享受這貴族化的娛樂，至於富家兒女，那當然不能與我們同日而語的。」

「我們窮雖窮，但看一場電影的資格，終還不至於會沒有吧！荷芬姊！你爲什麼說得這樣寒酸呢？叫我聽了，可有些兒不服氣。你放心，我請客，這個月我的工資不算少，大約有四五千萬光景，就是化掉一百萬，也算不了什麼希奇呀！」

「你的錢和我的錢是一樣的，況且你起早落夜賺來的汗血錢，我以爲更不應該浪費着瞎用。」

荷芬確實有些兒拗執，她還是搖搖頭兒，不肯一同去瞧電影。自珍這就沒有了辦法，正欲再向她慫恿的時候，忽然一陣腳步聲響上樓來。自珍抬頭望去，原來就是自己的舅媽林氏。於是先含笑招呼道：

「舅媽！好久不見了，你今天怎麼有工夫來我家玩呀？」

「你媽在家嗎？我來望望她的，自珍！你長得更漂亮了。」

「舅媽又說笑話了，媽在前樓，你進裏面坐吧！」

林氏點點頭，遂含笑到前樓去了。荷芬望了自珍一眼，微笑着說道：

「瞧，幸虧我們還沒有動步，要不然，你舅媽來了，不是沒有人招待她了嗎？」

「我媽會招待她的，其實，我們年輕人和她們也說不上什麼話來。荷芬姊！你不要大腳裝小腳似的，我們快些兒去好不好？」

「你舅媽既然難得來的，我們更不應該出去瞧電影了，反正瞧電影隨便什麼日子好去的，今天我們別去罷！」

荷芬這話也說得很有道理，因此自珍倒也不能一味的硬請她了。就在這時，自珍的母親在前樓叫她了。自珍應了一聲，便拉了荷芬手兒，一同走到前樓來。她把荷芬先向林氏介紹了一回，荷芬表示客氣一些，便叫她一聲舅媽。林氏忙也站起身來，含笑還叫了一聲柳小姐。這時耿太太向自珍說道：

「自珍！你舅媽偶然向我提起，要找一個幫手，助理廚房裏的工作。我想，柳小姐既然不論工作好壞，她都願意去嚐試一下。所以我要問問柳小姐，不知道你喜歡給人家幫傭嗎？」

耿太太這兩句話還有些說得沒頭沒腦的，因此荷芬和自珍都有些聽不懂，所以怔怔地楞住了一回子。林氏知道她們是不明白的意思，遂補充着說道：

「我詳細的告訴你們罷！最近一年來，我在一家公館裏做傭婦，主人派我在廚房裏工作。我手下原有兩個小大姐，因為一個生了病回去了，如今就缺少了一個。太太的意思，叫我代她再找一個，助理一切。今天我來你家，一則望望你們，一則也就是找一個小大姐的。」

「什麼？這是那一家的公館？廚房裏竟要用三個娘姨嗎？那麼其他房間還用多少僕人呀？」

自珍聽了舅媽的話，由不得呀了一聲，表示十分驚奇地問。林氏笑了一笑，但却又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說道：

「有錢人家實在太有錢了，這個年頭兒真是貧富太平均了。單說我家主人吧！住的是高大花園洋房，進進出出有三輛汽車代步，臥房裏有丫頭使女，廚房裏有我們三個女傭，洗衣服也另有傭人專司其事，還有保鏢，門役，裏裏外外，算起來一共有二十多個傭人。所以傭人多了，也忙不了什麼，比方我們三餐飯燒好之後，便什麼都不用管賬了。」

「這家主人一定是政府裏大人物吧？否則，那有這麼的闊綽？」

自珍情不自禁的又猜測着說，她的心裏多少有些兒感觸。耿太太也表示羨慕的意思，說道：

「到這種富人家去幫傭，我說比做小人家的主子還舒服，但不知道工鈿每月多少？」



「這也分等級的，比方拿我說罷，大概八百萬左右，假使柳小姐願意去工作的話，至少也有五百萬一月，至於外快錢那是沒有一定的。」

「五百萬一月工錢那是做不好了，我說等將來有機會情願做廠去，少說也有兩三千萬一月可以收入哩！」

自珍不等荷芬開口說話，她先代為拒絕着回答。但荷芬心中却另有思忖，因為她現在寄居自珍家中，住人家，吃人家，那麼沒有月日的住下去，自己也有些說不過去。雖然幫傭去的工作比較更沒有出路，但比做舞女終要清白得多，至少是不會給一般有錢的闊少爺當做玩物看待。那麼這個機會，當然是不能輕易地錯過的。荷芬在這樣沉思之下，她便毅然的答案了，說情願去幫傭的。自珍急道：

「你難道不怕吃苦嗎？老實說，生活程度一天一天的高漲，五百萬的工錢，連一件藍布旗袍的料子都剪不着哩！」

「我想只要有口飯吃，也就去試試再作道理，反正有機會再可以另找出路的。舅媽！我決定跟你一同去了。」

荷芬却並不以為然的回答，她表示完全決定了的意思。林氏點點頭說好，遂叫她把隨身的衣服整理整理，說此刻就跟她去罷。荷芬聽了，十分歡喜，遂高高興興的走到後樓去了。但自珍却有些依戀之情，還埋怨荷芬不該去幫傭，說吃一口飯，難道我家會吃窮嗎？荷芬把衣服整理好，回身握住了她的手，緊緊地搖撼了一陣。說道：

「你的情義太好了，我說不出該拿什麼話來感謝你才是，我只有虔誠地祝禱你，希望你將來嫁一個如意的郎君。」

「荷芬姊！你說這些話，阿拉勿來，噯！你真不是好人。……」

自珍被她這麼一取笑，忍不住緋紅了兩頰，撒嬌地一面說；一面揚了手兒要打她。但却只裝了一個姿勢，沒有打下去，已嗤嗤地笑了。荷芬抱着她的脖子，在她頰上吻了一個香，也忍不住笑起來了。

耿太太買了點心，請林氏和荷芬吃了之後，大家又閒談了一回。林氏方才帶領了荷芬，辭別了自珍母女倆，坐車到她的主人家裏去了。林氏的主人公館在亞爾培路三百四十七號的一座花園洋房裏面；氣象巍峨。荷芬跟了林氏一路由大門入內，只見地方寬暢，空氣清新。若和後樓，亭子間，三層閣等相較，真所謂有天壤之別。

兩人穿過客廳書房飯廳等房間，裏面陳設得古色古香，但這些房間平日之間是空着不實用的。荷芬想到貧民窟裏一寸地一寸金，人兒差不多擠得水洩不通，但是這裏高樓大廈，却沒有人住，真覺不勝感慨。林氏帶着荷芬來到樓上，在太太的房門口站住。回頭叫荷芬等一回，她便輕輕的入內去通報了。不多一回，林氏在房門口向荷芬招手，荷芬於是悄悄地走進臥房。腳兒踏在地板上却是軟綿綿沒有聲響的，荷芬低頭一看，原來那地板上鋪着厚厚的地毯，四周還織了挺大的牡丹花。再向房內一打量，全堂紅木傢具。是因爲夏天的緣故，所以沙發上都是亮光的皮墊子。這時林氏指着歪在床上的一位五十左右的婦人，向荷芬說道：

「這位就是太太！」

「哦！太太！」

荷芬覺得事到如此，也只好懂得規矩地向那婦人鞠了一躬，低低叫了一聲。那位太太揉眼皮，似乎睡中覺剛醒的樣子，她向荷芬細細的一打量，不由笑了起來。暗想，竟是個這麼美的姑娘。於是忙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我看你不像是個幫傭的樣子，家裏有父母嗎？」

「我姓柳，名叫荷芬。爸媽都死了，我原跟姨媽過生活的。現在生活太高，我姨爹又失了業，所以沒有法子，才出來幫傭的。」

荷芬聽她這麼問，似乎有些懷疑的樣子。這就微紅了嬌靨，胡亂地回答了幾句。那位太太點點頭，表示很同情的神氣。向林氏說道：

「荷芬生得討人歡喜，就留在我房中服侍吧！你廚房裏缺少幫手另外再去找一個好了。」

「太太看中了你，這是你的造化，你快向太太謝恩罷！」

林氏笑嘻嘻的說，一面是代為荷芬高興，一面也是拍主人馬屁的意思。荷芬只好又向太太鞠躬，表示感激的意思。不料正在這時，忽聽門外一陣皮鞋腳步聲響進房來。荷芬抬頭望去，正和進來的那個西服青年望了一個正着。荷芬見到了之後固然是芳心別別亂跳，那個青年也由不得啾啾地叫起來了。

## 七 患難之中方見知心人

這真所謂無巧不成書的一句話，原來林氏介紹荷芬去幫傭的那份東家，就是朱家璧的公館。這個進來的西服青年，也就是朱家璧。當下兩人四目相接之下，都覺有些兒面熟。家璧猛可想到這位姑娘就是由女工而做舞女的柳荷芬小姐時候，他這就忍不住驚奇地唵唵叫起來了。朱太太見她兒子目不轉睛的呆望着荷芬，而且口裏還唵唵的叫着，一時也有些猜疑起來了。遂向家璧問道：

「你認識她嗎？」

「不！我並不是認識她，因為她的臉兒像我一個女同學，我還以為那個女同學怎麼竟陌陌生生的到我家來了？因為我和這個女同學是不大接近的。」

家璧被母親這樣一問，他心裏有些着慌，但立刻鎮靜了態度，很快的圓了一個謊，低低的解釋。朱太太信以為真，遂沒有再說什麼。林氏在旁邊笑嘻嘻說道：

「大少爺！這是我新介紹進來的女傭，荷芬！你快拜見大少爺吧！」

「大少爺！」

荷芬見林氏說到後面，又對自己這樣關照着說。於是只好向他彎彎腰兒，叫了一聲。家璧聽她名字果然叫做荷芬，可見確實就是那個柳荷芬姑娘無疑了。不過心裏却感到萬分的奇怪，所以對於荷芬的叫自己，他也沒有聽見似的，管自的坐到沙發上去，望着她粉臉呆呆的

出神。荷芬被他看得有些兒難爲情，而且又怕朱太太起疑心，所以她避過家璧的視線別轉身子去了。這時房外又走進一個葢葢年華的少女來，她一跳一跳的舉動，多少還包含了一些天真的成分。當時向家璧笑盈盈說道：

「哥哥！剛才我從學校裏回家，在路上見你和黃美雲小姐並肩行走，我以為你們去什麼地方遊玩哩！所以我沒有招呼你們，瞧我做妹子的不是很識相嗎？」

「我們也是從學校裏出來的，大熱的天氣，有什麼地方好玩呢？」

「黃小姐也好久不到我家來了，這次她父親當選了國大代表之後，益發成個紅客了。上次你爸爸請他吃飯，他却沒有到來，所以你爸爸心裏有些不大高興。」

「也許人家有別的正經事情不開身哩！」

家璧聽母親這樣說，遂低低的回答，這句話當然有些庇護美雲爸爸的意思。荷芬站在旁邊，心中暗想，所謂黃美雲者，一定就是那天在公園裏我碰見他們在拍照的那一個了。家璧的妹妹玉清，她此刻又發現了荷芬，遂瞟了她一眼。問林氏說道：

「林媽！這是誰呀？」

「哦！這是新來的傭人，她叫柳荷芬。這位是二小姐，荷芬你也快拜見了。」

「二小姐！」

「廚房裏少了一個下手，所以林媽去找來的。我見她生得手脚乾淨，若用在廚房裏未免太可惜，我就留她在這兒服侍了。」

朱太太見荷芬很有禮貌的向玉清招呼，遂向女兒告訴經過的情形。不料玉清聽了，却轉了轉烏圓眸珠，唔了一聲。笑道：

「媽！我房中的阿菊，這小丫頭年紀太輕，十四歲的女孩子，一天到晚只知道頑皮。

我要什麼，沒有什麼的，所以我要跟媽交換一個，這位荷芬給我房中去好嗎？」

「荷芬！你真是交了鴻運，好像香人兒似的，瞧大家都搶你哩！」

林氏聽二小姐也要荷芬服侍，這就代爲歡喜的笑嘻嘻說。朱太太是疼愛女兒的，對於女兒這個要求，當然沒有不答應的道理。當時玉清拉了荷芬，便到她的臥房裏去了。朱太太遂向林氏說道：

「林媽！這女孩子你尋得很好，從下月份起，我再加你兩百萬工錢。至於廚房裏的下手，你只管再去添用一個好了。」

「謝謝太太！」

林媽聽了，真是樂得眉飛色舞，於是連聲道謝，歡天喜地回到廚房裏去了。林媽走後，上房裏只剩了朱太太母子兩個人，她很感嘆地說道：

「人家也是好出身哩！因爲爸爸失了業，所以才不得已出來幫人家哩！」

家壁聽母親自言自語的說着，一時也不去回答她，站起身子，管自的回到自己臥房來。家壁的臥房和妹妹是貼隔壁的，他想走進妹妹房中去瞧瞧她們不知在幹些兒什麼？但終覺得很不方便。於是打消這個主意，回到自己臥房裏，脫去了凡立了西服上裝，走到洋台上去納

涼。這時已五點鐘了，太陽已慢慢地偏西斜去。這洋房是朝南造的，所以已晒不到一些兒陽光，涼風拂拂，只覺遍體皆爽。家璧伏了欄杆，俯身下望花園中的樹木，一片碧油油的顏色；在碧油油之中，還有一層層嫩綠的成分。從上面鳥瞰下去，更覺得十分好看。他心裏呆呆地又想起這位柳荷芬小姐來，覺得這位姑娘令人感到有些兒神祕。她由女工而變成舞女，這倒算不得什麼希奇。但由舞女再轉變到給人家幫傭來，那就使人感到驚奇了。因為舞女的生活是多麼的舒服，做慣了舞女之後，差不多連家內都不要住了。因為燈紅酒綠之中，到底是最誘人的地方。可是再也想不到她會來我家幫傭了，這事情固然奇怪，而且也覺得太以湊巧。莫非她有心的追求我，所以打聽到我家的住址，前來投身為傭嗎？想到這裏，倒不免連自己也笑起來了。暗想，這也想得太過分了，她是一個女孩兒家，怎麼會挖空心思用這種辦法來追求男子呢？況且她的身世，和唐寅也大不相同呀！家璧這樣思付了一回，忍不住獨個兒哈哈地笑起來了。

家璧這一笑不打緊，隔壁洋台上的玉清，便也探身出來張望，見到哥哥一個人在哈哈大笑，便逗過來一個媚眼。含笑問道：

「哥哥！你見到什麼好玩意兒？爲什麼笑得這樣起勁呢？」

「……我……我……見到兩隻小鳥在打架哩！」

家璧被妹妹問住了，心中一急，倒是急中生智，遂笑嘻嘻說出了這兩句話來。玉清忙問在那裏？家璧故意伸手指在萬綠叢中一指，說早已飛去了。他們兄妹倆又閒談了幾句，因爲時

候不早，大家各自到男女浴間裏洗浴去了。

這天晚上，家璧在下面花園內散了一回步，回到樓上房中，已經九點鐘了。他想到一本雜誌在妹妹的房中，於是匆匆地前去拿取。誰知走進妹妹臥房，却不見妹妹的人兒。只有荷芬一個人坐在涼台旁吹風，她見家璧進房，連忙站起身子，紅了粉臉兒，似乎有些羞澀的樣子。低低的叫道：

「大少爺！有什麼事情嗎？」

「別開玩笑，你……你……不是柳小姐嗎？」

「是的……彼一時此一時，請你還是叫我荷芬吧！」

荷芬聽他仍舊叫自己小姐，兩頰便益發嬌紅起來了。秋波脈脈地斜乜了他一眼，用了一本正經的語氣，輕聲兒回答。家璧沉吟着說道：

「我叫你一聲名字倒可以，但請你不要稱呼少爺兩字，在這民主時代，我覺得應該廢去少爺老爺的名詞才好。」

「不過，一般人的思想決沒有像你那麼新穎。我若不叫你少爺，只怕會被人家聽了發生誤會吧！」

家璧聽她這樣說，覺得這話倒也很有道理。可見這位姑娘心細如髮，實在非常的聰明。她此刻大概也已洗過了浴，穿了一件淡青麻紗的旗袍，露着兩條粉嫩的玉臂，真彷彿可以榨得出水兒來。她沒有穿襪子，赤了腳，只拖了一雙半新舊的繡花拖鞋，腳樣非常的俊俏。一



時覺得這樣美的人才，實在不配做傭人。家璧不但認為可惜，而且還十分的愛憐，遂望着她又問道：

「我妹妹到那兒去了？」

「八點鐘時候，有個女人打電話來，說是二小姐的同學，約她到大光明瞧電影，二小姐情意難却，便只得到大光明去了。」

家璧知道房內只有她一個人，胆子就大了不少。遂在沙發上坐下了，把手一擺望了她一眼。溫和地說道：

「柳小姐！我們坐下來談一回兒好嗎？」

荷芬沒有回答，不過她身子已在另一張沙發椅上坐下了。既坐下了之後，忽然又站起身子，在冷水壺裏倒了一盃冷開水，放到家璧沙發旁的茶几上去，然後才坐到剛才那張沙發上去。家璧很感到她的溫文可愛，遂握了盃子，喝了一口。接着開口搭訕着說道：

「我們好久不見了罷！」

「唔！差不多有四個月了，你一定很忙吧？」

荷芬點點頭，輕聲兒回答，秋波淒涼地逗了他一瞥，至少是包含了一分兒哀怨的成分。家璧聽她後面這句話，似乎也明白她有些怨恨自己。因為那夜舞廳裏和她分手的時候，她曾經問過自己什麼時候再去遊玩？但自己這幾個月來從此沒有去過一次，說起來確實有些對不起她。不過自己雖然很同情她，却沒有愛上她的意思。爲了避免以後的煩惱，所以才不再跟

她碰面的。誰知道她竟到我家來做女傭了，這不是做夢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嗎？於是很不好意思的說道：

「最近確實很忙，因為學校裏開始大考了。平日不用功，如今只好開夜車讀書了。」

「也許不是單單爲了學校裏大考的緣故吧！」

家璧見她微微的一笑，怪俏皮的回答。一時覺得她話中有因，倒是愣住了一回子。皺了眉尖兒，低低問道：

「你的意思，我還有其他的事情在忙碌嗎？」

「唔！……」

荷芬頻頻的點頭，忍不住露齒嫣然地笑了。家璧見她這意態嫵媚得可人，心裏未免蕩漾了一下。遂追問她說道：

「那麼你說我還在忙碌些什麼呢？」

「我說你在忙着跟黃小姐一塊兒遊玩哩！」

荷芬這句話雖然是說了出來，但仔細一想，卻又難爲情起來了，因為在他耳朵裏聽來，說不定會笑我有些醋意成分的。荷芬這麼的一想，她的兩頰立刻飛上了一朵嬌紅。秋波赧赧的斜了他一眼，接着又笑盈盈的說道：

「這還是三個月之前吧！我曾經見你跟一位小姐在公園裏拍照相遊玩，當初我不知道這位小姐姓什麼，剛才聽了二小姐說的黃小姐，我想那天一定也是她了。」

「原來那天你也在公園裏玩，那你爲什麼不招呼我們呢？」

家璧沉吟了一回，點點頭兒，表示三個月之前確實有這一回事情的，遂含笑向他低低的問。荷芬雪白的牙齒，微咬着殷紅的嘴唇皮子，神祕地一笑。低低的答道：

「你爲什麼要這樣問我呢？」

「咦！奇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呀？」

「這又有什麼不明白的？我若招呼了你，豈非傷了你們的感情嗎？萬一那位黃小姐發生了什麼誤會，那……我的罪孽不太重嗎？」

荷芬這兩句話，說得家璧倒是默然了。暗想，柳小姐真細心，也真多情，她並不自私自利的爲她自己着想，顯然她是爲我的幸福作打算的，唉！這姑娘令人可愛而又令人可憐。但……我……怎麼再可以有愛她的意思呢？家璧這樣想着，他心中有些兒難過。不過他表面還顯出很大方的態度，微笑着說道：

「那也算不了什麼，我女明友何止只有黃小姐一個人呢？她若這麼愛吃醋，豈不是成一個醋霸王了嗎？」

家璧說的原屬無心，但荷芬聽了，倒是有意。暗想，他不要在說我愛吃醋嗎？其實剛才我這句話原不該說的，本來我和他的階級相差太遠，到現在更加相差十萬八千里了。他是主子，我是奴僕，難道我們還有互相談戀愛的資格嗎？荷芬在這麼思忖之下，她內心有些悲哀的意味，粉臉上由笑容而蓋上了一層愁雲，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低了頭兒，默不作聲。家璧

見她這樣沉默的意態，一時也懊悔不該這麼的說。呆呆地相對默然了一回，忽然他又想到了  
一個問題。便忙又說道：

「柳小姐，我真覺得很奇怪，你不是在做舞女嗎？怎麼又會跟人家來做女傭了呢？因為這……女傭的工作，不但太清苦，而且收入也太微薄了，你……這到底又是什麼意思呢？」

「做舞女收入的確很可觀，而且生活也的確很舒服。不過，舞女這兩個字，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覺得終是人家大少爺的玩物。至於做女傭，工作雖苦，收入雖微，但身子清白，人格清高。常言道：勞工神聖，做女傭這神聖兩個字固然談不到，至少是不會讓一般人當做玩物看待吧！」

家璧對於她這番言論，倒是怔怔地愣住了。暗想，一個沒有受過相當教育的姑娘，竟有這麼超人的思想，那真是太難得了。一時肅然起敬，連連的點頭。一本正經的說道：

「柳小姐！你真不愧是現代的新女性！我覺得你的人格太偉大了！」

「大少爺！你又跟我開玩笑了，我只不過是個無智無識的女傭而已。」

「不！大學裏的女學生那有像你這樣優良的思想？環境使你沒有受到高深的教育，我說這不但是老天太殘酷，而且也是國家的損失。因為你假使有了大學程度的話，老實說，什麼女參議員，女參政員，還有這些戴上國大之花的女代表，那一個及得上你呢？尤其是堂堂國大代表，放了一個花字頭銜，我以為這簡直是女性的侮

辱。」

「大少爺！你越說越不對了，我有資格跟這些大人物相提並論嗎？」

「唉！出風頭的多，辦切切實實工作的人能有幾個哩？」

家璧深長地嘆了一口氣，他却又發起牢騷來了。接着表示有些憤激的樣子，望了荷芬一眼。說道：

「我說的完全是事實，比方說，當南京開國民代表大會的時候，上海的物價，確實曾經穩定了一個時期。那麼國大閉幕之後，大總統選舉了，照理上說來，物價一定是更平穩了。誰知這些國代由南京一回到上海之後，那物價竟然暴漲不已，真可說漲無止境。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一般人覺得這就值得加以研究的一個問題。於是有人猜想，那一般國代都是投機份子，在開會的時候，他們都趁飛機到南京去了，對於投機買賣自然只好暫時放棄，因此上海的物價也就風平浪靜了。那麼反之說，他們回到上海之後，自然又得大大的活動起來。我認爲這一種猜想，雖不能說是完全的對，但爲什麼事實的展開和時間碰得那麼巧呢？所以我覺得這些國代即使要叫冤枉的話，也只好是啞子吃黃連了。」

「這是因爲人民缺乏國家觀念的緣故，總而言之，自私心太重。」

「你這句話就一些兒不錯，比方說，我這一個家，住的太舒服，吃的太考究，穿的也太好。在這年頭兒，打開天窗說亮話，還不是爸爸囤積，操縱所得的享受嗎？假使

不囤積，不投機，我們怎麼有汽車坐？怎麼有洋房住？唉！我覺得這是我感到慚愧的事。」

荷芬想不到一個富家之子，竟會說出這些坦白的話來，一時也非常的敬佩。覺得在這社會上，要再找一個像家璧那麼有思想有作爲的青年，實在是很難很難的了。意欲代他辯說幾句，但却覺得不知該說什麼才好？明眸脈脈含情的凝望着他英俊的臉兒，却是楞住了一回子。家璧覺得自己和她談的問題拉扯得太大一些，於是又縮小了。低低的問道：

「柳小姐！你來做女傭的一回事，你家裏也表示同意嗎？」

「同意的。」

荷芬不願把自己家庭中這複雜的事情向他告訴，只點點頭，回答了三個字。家璧聽了，暗暗地沉吟了一回。又代爲關懷的說道：

「現在這麼高的生活程度，憑你做女傭的收入，也決不能維持你這一家的生活呀！」

「好在我妹妹也已在做事情了，窮人只要有一口薄粥喝也就是了。」

荷芬很感激他的熱心關切，不過自己已經脫離家庭了，那裏還管得了他們這許多呢？遂低聲兒回答。家璧聽了，似乎感到有些兒難過，輕輕嘆了一口氣。說道：

「這年頭兒不要說喝粥湯，就是喝自來水過日子，水電費也漲得熱昏哩！所以最苦最苦的一個家庭，也得三千萬一月是不過門的，我所說的還是人口少的，假使一個月要吃一担米的話，那就化五六千萬還不夠開銷哩！現在我預備私人給你三千萬一月

貼補你的家用，你就比較輕鬆一些兒了。」

「那……我……怎麼好意思呢？」

家璧這樣多情的照顧她，在荷芬的心頭真所謂感激涕零，雖然想告訴她自己已經脫離家庭了，但一時怕被他從此不相信自己的話，因此她顫抖了語氣回答，大有淚眼盈盈的樣子。家璧搖搖頭，低聲兒說道：

「我是同情你惡劣的環境，才盡一分互助的義務。你不要心裏好像過不去似的，時候不早，你也可以休息休息了。」

荷芬見他說着話，已慢慢地站起身子來。於是也跟着站起，默默地眼送他走出了房門，她心裏也不知是悲酸還是喜悅？只覺得眼淚在她眼角旁像泉水一般的湧上來了。這晚玉清從外面瞧畢電影回家，帶來一盒西點。荷芬靠在沙發上等着她，還沒有去睡。玉清笑道：

「爲什麼你不先睡呀？時候不早了，我自己在看電影，不能累你也落夜呀！」

「夏天的季節，早睡也睡不着，我怕二小姐回來，沒有人服侍呢！」

荷芬聽玉清這樣說，覺得這位小姐很溫和，她肯體諒下人們，這種貴族小姐也很不容易找到的。遂含笑低低回答，一面給玉清取拖鞋，一面給她倒了一盃冷開水。玉清脫了皮鞋，脫了絲襪，穿了拖鞋。荷芬已擰上一把手巾來，給她擦面。並且把電風扇開了，微笑着道：

「二小姐！外面很熱吧！」

「唔！夏天裏看電影最沒有胃口，還是坐在家裏涼爽得多。荷芬！你這人很好，我非

常喜歡你。斷命這阿菊小丫頭，最討人厭，又懶又頑皮，還要動手動腳的拿東西。我房中雖沒有什麼東西可偷，有時候少了學校裏一本筆記，或是一支鉛筆，要起來找不到，都是她拿去玩的，你想恨不恨？我今夜回家，才算是第一次舒服的了。」

玉清說着話，走到百靈桌旁坐下了。她把一盒西點打開來，回頭向荷芬招手，含笑說：「你也一同坐下來吃罷！荷芬覺得一個小姐的身份，對待一個女傭未免客氣得有些兒過分，可見她確實有民主國家人民的作風。但自己終覺有些不好意思，遂搖頭笑道：

「二小姐！我沒有餓，你自己吃罷！」

「不要客氣，這麼晚了，還說不餓嗎？我想吃兩塊西點蛋糕終不會太飽吧！我一個人獨吃，沒有味兒，你只管坐下來，我還要跟你談談哩！」

荷芬聽她很真摯的情意說，一時便也不再客氣，就在她對面桌子上坐了下來。玉清把兩塊奶油蛋糕送到她的面前，望着她白裏透紅的粉臉兒。說道：

「我想你從前一定不會給人家幫過傭的。」

「二小姐！你怎麼知道呀？」

「我看了你人樣兒，我心裏就知道了。況且你那雙手兒，白白胖胖，比我還嫩呢！低三下四的人那裏有這雙好手哩？」

玉清笑了一笑，一面說，一面咬了一口蛋糕吃。荷芬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有些淒涼的口吻。低低的說道：



「我從前確實沒有做過女傭，但最近生活漲得太厲害，爸爸又失了業，爲了生活，那又有什麼辦法呢？但幸虧太太抬舉我，又蒙你二小姐看得起我，把我留在你房中服侍，這不是我的幸福嗎？」

「因爲你模樣兒生得太好，我很同情你的身世。在我房中服侍，當然比任何房中要舒服一些。比方說，我到學校裏讀書去了，你簡直就沒有什麼事情了。這樣你自己可以做做活針，或編結絨線，不是很清潔嗎？」

「是的，二小姐！我真感激你。」

「不要這樣說，無論什麼都有一個緣，我覺得你人很好，我所以要另眼相待你。我明天把我不要穿的衣服絲襪都揀出來，送給你穿吧！哦！你爲什麼不吃蛋糕呢？」

玉清性情很直爽，她絮絮地說着話，一面又指了指桌上的蛋糕，叫她快吃了。荷芬覺得自己在惡劣的命運之中還算是好的，因爲她遇到家璧玉清兄妹兩人，都對她這樣的好，一時的非常的安慰，遂含笑點點頭，拿着蛋糕吃了。玉清又望着她問道：

「你從前讀過幾年書？」

「只讀了兩年書，現在隔別了十多年，恐怕是等於不識字了。」

「我想放暑假內，我反正沒有事情，我可以教你讀書，你心中願意嗎？」

「二小姐！你這麼栽培我，那還有什麼不願意嗎？我真是太願意了。我現在覺得不識字的痛苦，所以我很希望讀書。但在我這樣惡劣的環境中如何能夠呢？現在二小姐

肯教我讀書，這我實在是太高興了。」

荷芬聽了她這些話，比聽了玉清送她衣服絲襪的話更要喜歡十倍，她揚了眉毛兒，忍不住拉開嘴嚙嚙的笑起來了。玉清見她是個上進的姑娘，一時對她也越加愛護了。這晚兩人直談到一點鐘過，方才各道晚安，大家安息了。

光陰匆匆，荷芬在朱公館裏幫傭不知不覺已有半個月光景了。她名義上雖然是個女傭，但事實上她的生活，比住在家中做大小姐更舒服得多。第一，不用愁柴米。第二，不用愁衣穿。第三，家裏睡的是開板，六月裏臭虫多，又悶熱，又被臭虫咬，晚上睡覺，真像活地獄一樣。現在呢？她睡的一個人一個房間，裏面也有一切的傢具，睡的還是一張半銅床，雖然很舊了，但比睡開板上終要舒服一些。而且玉清吃什麼，終要分一些兒給她吃。所以荷芬是非常的知足，她希望在朱公館裏能夠服侍玉清一輩子，也已經夠滿意了。

這天正是家璧學校裏放暑假開始的第一天，他傍晚的時候從外面回家，忽然上吐下瀉的得了時疫病症。朱太太當然十分的着急，遂連忙打電話請劉惠人西醫到來醫治。劉惠人是美國醫學博士，和家璧父親朱仁昭是要好朋友。所以接到電話，不到二十分鐘，就坐着汽車趕了來。當下把家璧診視了一回，立刻給他注射了兩枚針藥，並開了一張藥方，叫人快到藥房去配藥。朱太太在旁邊先急急的問道：

「劉醫生！這孩子的病有沒有危險性呀？」

「幸虧醫治得快，大概沒有什麼生命危險吧！不過，我的意思，最好還是送醫院去醫

治，因為這時疫病怕容易會傳染人。你們公館裏人多，恐怕有些不方便吧！」

朱太太和玉清聽了這話，急得漲紅了臉兒半晌說不出話來。良久之後，朱太太才愁眉不展的說道：

「可是把他送醫院，我也很不放心，還是讓他睡在家裏吧！最好請劉醫生天天來診治一次，若把家壁身子能醫治復原，我一定重重的謝你。」

「這是我們醫生的責任，重謝兩字倒不要客氣的。但令郎的病症生得很惡性，我以為你不能因疼愛他而忽略了傳染的危險，所以我想住醫院比較妥當。」

劉惠人很靜穆的態度，用了嚴重的口吻，再三的勸告着說。朱太太是舊腦筋，她不相信生病會傳染人的，因此還有些委決不下把家壁送醫院的意思。倒是家壁自己很決心的說道：

「媽！劉醫生的話我們是應該要聽從的，我也願意住到醫院裏去醫治，因為醫院裏醫生就在旁邊，這對於醫治當然使利得多。也許我不上三天就可以出院哩！」

「朱少爺這話很有道理，我給你們打電話到廣福醫院去，叫他們把救護車開來接他好了。」

「不用，我自己坐汽車去好了。」

家壁平日身體原很康強，所以他雖然上吐下瀉的病倒了，但他勉強地還能支撐着坐起來，很性急地回答。朱太太連忙去扶住他，一面勸他別這麼性急，一面急急吩咐阿三把汽車備好。這裏由阿三上樓，來負着家壁下樓去，扶進車廂。朱太太和玉清也跳上汽車，送家壁

到廣福醫院去。劉惠人爲鄭重起見，他也坐了自己的汽車，一同陪送到醫院，親自和醫務主任張醫生商談了一回，這裏家壁已由看護把他送到頭等病房去了。

朱太太站在病床旁邊，很難過的樣子，皺了眉頭，輕輕嘆了一口氣。說道：

「你一個人住在醫院裏，叫我怎麼放心得下呢？」

「媽！有看護小姐會照顧我的，你不用擔憂的。妹妹！你給我代打兩個電話好嗎？一個打給爸爸，告訴他我在這兒養病。一個打給黃美雲小姐，因爲我們幾個同學明天約好了還有一個聚餐會，你告訴她，我病了，我明天不能參加到會了。」

玉清聽哥哥這樣說，遂點頭答應，一面問明了黃小姐家中的電話號碼，一面匆匆到電話間去了。不多一回兒，玉清回到病房來。家壁問她電話打去了沒有？玉清說道：

「全都打去了，爸爸聽了很着急，他說馬上就來望你。黃小姐也很憂愁，她說此刻分不開身，明天來望你。」

「你和她怎麼說？是不是說我生了時疫病嗎？」

「是的，我還老實告訴她，因爲醫生說要傳染人的，所以你才住到醫院裏來。我的意思，看看她對你有沒有真愛情？假使有真愛情的話，還怕什麼傳染不傳染呢？」

玉清說話終是那麼心直口快的，在她意思，似乎有些生氣黃小姐沒有馬上到醫院來望哥哥的樣子，家壁聽了，倒是默然了一回。遂說道：

「我自己患了惡性的病症，我原也不希望人家來探望我，探望探望在我也不會病症馬

上的減輕。萬一真的傳染了人，倒叫我心中担着抱歉和不安了。所以媽和妹妹也不要久留於此，還是早些兒回家去吧！」

「我不相信你這病就會傳染人，假使真會傳染給我，倒也好了，至少你這病是可以好得快一些。」

「媽！我若得傳染給了你，但我的病也並不是真會減輕的，所以你不要這樣說，你們還是回去罷！」

家璧覺得世界上的愛，只有母親的愛是至高無上的，是真摯偉大的！他心頭一陣子感動，眼淚忍不住滾滾地落下來了。這時張醫生帶了看護小姐又來給他診視一次，喝了一些藥水，便匆匆走了。過了一回，朱仁昭也來了，他見兒子患了這惡性病症，心中又急又怕。急的是怕獨養兒子發生了死亡的不幸，怕的是這病容易傳染人。所以咳嗽氣的連連搓手，表示他沒有法子可想的意思。朱太太的意思，預備在醫院裏用一個特別看護，情願多化一些錢，使他夜裏有了照顧。但看護小姐都不肯答應，她們進進出出還都用了嘴套。家璧知道自己這病確實有傳染的危險，遂也不願連累旁人，急急的催促父母和妹妹快些兒回家去。朱太太在萬分依戀不捨之下，也只有含了眼淚跟着仁昭回家去了。

這晚家璧一個人睡在病房裏他心頭是感到很痛苦，因為看護小姐也都很怕死。勉強地進來一次之後，從此連個人影子也不瞧見。所以家璧要茶要水，却沒有一個人來理會他。在這個時候，才想到社會上的一切都是虛偽，什麼是愛情？什麼是義氣？什麼是慈善？什麼是

人道？一切都是假的。家璧這樣想着，他心頭是空洞洞的，說不出的悲哀和辛酸，忍不住暗地流了一夜眼淚。

好容易的挨到了第二天早晨，家璧只覺得神疲力倦，方才合上眼皮，沈沈地入睡了。等他一覺醒來，睜開眼睛，忽然見到床邊坐着一個姑娘。她顰鎖翠眉，望着自己呆呆地出神，好像有些憂心煎煎的樣子。這在家璧心中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他這就驚奇地啊呀一聲的叫起來了。

## 八 心如止水從此冷愛河

家璧再也不想不到坐在床邊的那個姑娘，原來是柳荷芬，心中這一驚奇，自然忍不住呀的一聲叫起來了。荷芬向他微微的一笑，溫和地問道：

「大少爺？你好一些兒了嗎？」

「謝謝你，我好些了，你……怎麼會到醫院來的呀？你一個人來的嗎？」

家璧很感激她的點點頭，一面又向她低聲兒問。荷芬一撩眼皮，秋波脈脈含情地瞟了他一眼。搖搖頭說道：

「不！是二小姐陪我一同來的，因為您正睡得濃，我們不敢驚醒你。二小姐還有別的事情，所以等不及你醒來，她就走了。」

「真難爲了你，你會來看望我。我嘴裏渴得要命，你……弄些兒開水給我喝吧！」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口吻低低地說道：

「我預備在醫院裏伴着你，晚上你要茶要水，我就可以服侍你了。」

「這是誰的意思？我想一定是我媽給你的差使吧？」

「不！這是我自己的意思，我向太太要求了這差使，太太才答應我來的。」

荷芬聽他話中大有怨恨他母親的意思，於是顯出一本正經的態度，很快的辯白。家璧心裏感動過十分，眼淚忍不住從眼角湧上來。向她怔怔地問道：

「你難道不怕危險嗎？」

「不！那又有什麼危險呢？我覺得一個有病的人他是多麼可憐，假使再沒有人好好兒的服侍在旁邊，這不是更加的痛苦嗎？我在家裏原也沒有什麼事，二小姐雖然也要我侍候她，但她爲了手足的感情關係，她當然也願意我來服侍你的。」

「但是，……我……我……却不需要你來服侍我。……」

家璧低沈的回答，他的眼淚仍舊撲簌簌的流下來。荷芬知道他這眼淚一定是感激自己的意思，一顆芳心，真有說不出的安慰。於是含了嬌媚的微笑，取出了一方小手帕給他頰上拭淚，還輕聲兒笑道：

「大少爺！你怎麼還像小孩子似的？老大個子兒，難道不害羞嗎？」

「你這條手帕索性交給我吧！你身子給我站得穩一些吧！」

家璧把她那方小手帕猛可奪了過來，又向她連連的揮手，荷芬不解其意，微笑着說道：

「你愛這條手帕兒，你就只管拿去好了。」

「我並不是愛這條手帕兒，因為我拭過眼淚了，你若再拿去使用，只怕病菌會傳染給你的。」

「那是不會的，大少爺！你也太小心一些了。」

「無論什麼事情寧可小心，不可大意。往往在大意之下，事情就弄糟了。荷芬！你這一分兒有情義的對待我，我非常感謝。但是我不願意你來服侍我，你還是快些兒回家去罷！」

「我已經答應太太來服侍你了，我怎麼還能再回去呢？大少爺！你就答應我在這兒服侍你吧！」

「我真有些兒不明白，你難道不怕死嗎？」

家璧見荷芬含了笑容，還向自己低低的央求。一時心中急了起來，情不自禁的向她問出了這一句話。荷芬點點頭，很可人兒地答道：

「噯！我不怕死！」

「唉！你……這人真是說不通的，我有些恨你！……」

家璧聽她連死都不怕。一時感無可感，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雖然他口裏是說有些兒恨，但他心頭却是愛上她了。覺得除了母親有這樣偉大的愛，想不到荷芬也有這麼癡心的對待自己，這不是太以難得了嗎？荷芬是個聰明人，她當然知道家璧的恨並不是真正的恨，

無非是口裏說說而已。不過爲了暫時安慰他起見，遂故意笑盈盈說道：

「你既然恨我，那麼我就回去罷！」

荷芬說着，轉身向病房外走。家璧有些感情地意欲叫住她，向她解釋並不是真的恨她。但轉念一想，我何必多此一舉，假使她知道我不是真的恨她，她不是要強留在醫院裏了嗎？家璧這麼一想，遂不再叫她，眼看她走出病房去了。

其實荷芬也並沒有真的回去，她無非走到醫院外花園內來散一回步。芳心暗暗想道：朱先生在第一次遇到我的時候，他就熱心仗義的幫助我一千萬元錢，起初我以為他是有什麼作用。但到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出於人類真正的一些互助之心，他並沒有爲了見色才慷慨解囊作爲勾引我的香餌。那麼在朱先生確實可說是一個好人，我覺得他也可算是我的恩人。現在他患了病，他在困難之中，別人都遠離他，不肯服侍他，我難道沒有一些人類互助的同情心嗎？那我還能算是一個有情感的人嗎？荷芬在這麼思忖之下，她益發堅強留在醫院裏服侍他的心了，自然把什麼的危險都不放在心上。正在這時，荷芬見玉清手裏拿了一捲報紙，還有麵包梅醬等食物，又匆匆的走來了。她見荷芬在花園裏散步，便忙問道：

「哥哥還沒有醒嗎？」

「醒來了，他鬧着口渴，我給他一口氣就吃了三只橘子。」

「此刻他又睡着了嗎？」

「沒有。」

「那你爲什麼在這兒散步呢？」

「他不肯讓我來陪伴他服侍他，說怕我會病菌傳染的。我見他肝火很旺，所以只好走出病房來在這兒散一回走。」

「唔！這是哥哥疼愛你的意思，他這人向來就很多情的。」

「二小姐！你算和我開玩笑嗎？」

荷芬被玉清這麼一說，兩頰自然一圓圈一圓圈的紅暈起來。秋波斜乜了她一眼，有些嬌嗔地問她。玉清嫣然一笑，她拉了荷芬的手。却又正經地說道：

「我們此刻一同進去瞧瞧他吧！」

荷芬於是沒有再說什麼，兩人匆匆又回到病房裏來了。家壁兩眼望着天花板正在呆呆的出神，聽見脚步声，便回頭去望，一見妹妹同荷芬又來了。遂急急問道：

「你們又來幹什麼呀？」

「喲！哥哥！瞧你這神氣，我們不怕你，倒像是你怕着我們了。」

玉清這兩句話說得俏皮幽默，家壁一時倒也笑了起來，但接着却又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愁眉不展的樣子。說道：

「確實我見了你們有些害怕，萬一把我這病菌傳染到你們的身上，叫我怎麼的對得起你們呢？所以我真有些兒怕你們。」

「凡事都有一個數的，要死的終要死，不會死，終不會死的。」

「妹妹！你是一個高中生，你不該說這些沒有科學思想的話。病菌是沒有什麼交情的，它要非到你們的身上，你命運再好一些，也逃不了啊！」

「好罷！好罷！我們就離開你遠一些站住了。哥哥！媽心中真焦急，你今天覺得怎麼了呢？」

「好一些了，你們只管放心回去罷！」

家璧點點頭，安慰她說。玉清把麵包梅醬，報紙都又拿到床邊桌子上去，伸手還去摸摸他額角。却被家璧恨恨的打去了她的手，嚇得玉清倒退了兩步。笑道：

「幹嗎？」

「這不是鬧着玩的事，你摸我額角做什麼？」

「我摸摸你是不是還有着熱度？我就不相信摸了你一下子額角，那病菌就會傳染給我了。」

「我以爲這可能性很大，妹妹！我謝謝你，請站得開一些好嗎？」

「哥哥！你別急呀！我就站開了罷！這是今天的報紙，你精神好一些，假使一個人寂寞，你就瞧瞧報紙解悶罷！」

「謝謝你，你們都可以回去了。」

家璧沒有別的話可說，他一味的催促她們回家去。就在這時候，有一個看護小姐戴了嘴套，站在房門口，說道：

「你們有電話來了。」

玉清聽了，哦了一聲，便匆匆的到電話間去。那個看護小姐根本沒有進病房，翻身也走開去了。家璧瞧了這情形，很感嘆的說道：

「你瞧人家多麼的注意衛生，你們竟一些兒也不自防的，還留戀着不肯快些回去，這是什麼道理呢？」

「他們怕死，我們不怕死，這就是道理。大少爺！你肚子餓了沒有？我把麵包切兩片你吃好嗎？」

荷芬微微的笑着，又低低的問他。家璧被她這麼一問，真也奇怪，腹中頓時咕嚕咕嚕的叫起來了。一時皺了眉頭，沈吟着說道：

「最好把麵包拿到外面去切，然後拿進來，站在房門口，把切好的麵包丟到床上來給我吃好了。」

「我以爲用不到要這麼的麻煩，我就在這兒把麵包切了給你吃好了。」

「不！你不要不聽我的話，我使不要吃了。」

家璧有些生氣的思想，怨恨地回答。荷芬沒有辦法，只好把麵包拿到病房外去切開了一片，然後依順他的話，丟到他的床上去。家璧才很滿意的，拿着麵包吃了。荷芬道：

「要不要塗些梅醬上去呢？」

「不要，這樣吃也很好。」

家璧是恐怕她再走近到床邊來，所以連忙搖搖頭回答。不多一回，玉清匆匆的回到病房來。見荷芬站在房門口，抿了嘴兒微微的笑，一時倒愣住了。荷芬笑道：

「大少爺不讓我走近床邊去，連麵包都是到房外切成了片，丟給他的呢？」

「我不相信，這樣子難道就不會傳染了嗎？」

「當然比較安全一些，妹妹！是誰來的電話？」

家璧却認真的回答，一面又低低的問。玉清淡淡的一笑，她有些怨恨的表情。告訴他說道：

「是黃美雲小姐的電話，倒也難爲了她，終算她來個電話問問你好了沒有？」

「你怎麼回答她呢？」

「我說好是好一些了，但醫生說，還有傳染人的危險性。」

「你這樣關照她很好，免得她來望我。」

「你放心罷！叫她來望你，她也不肯來的。她說她本來今天到醫院來望望你，因爲她也病了，所以只好打個電話來向你問候了。我說事情真巧，哥哥病了，你也病了，你們兩人倒真是恩愛的。其實我是諷刺她的意思，誰知她還肉麻當有趣的說我取笑她，真正是想她不穿哩！」

玉清就是那麼爽直的個性，她要說的話，便忍熬不住的說了出來。家璧把吃剩了的半片麵包却咽不下去了，把臉兒別轉了去，却默不作聲。玉清知道哥哥心中有些難過的意思，遂

也不去傷他的心。低低的說道：

「哥哥！我說話很冒昧，你聽了，倒不要生氣才是。」

「我生什麼氣？因為我患的病太惡性了，其實我原不希望誰來看望我。所以我覺得妹妹的責怪黃小姐，原也太自私一些。」

家璧這才又回過頭來，表示毫不介意的回答。玉清聽他這樣說，倒又表示不服氣了，遂冷笑道：兩性的愛，無非是痛癢相關，我以爲別的人不來看望你，這是不算什麼希奇，唯有黃小姐，她平日和你情切切，意綿綿，真所謂思深如海，義薄如雲。誰知一到了患難之時，她却這樣怕死起來。這是什麼愛？這是什麼情？照此一看，找個真正知心的朋友，可太不容易了。家璧心中未始不是沒有這個意思，但他無非不願意說出來而已。如今聽妹妹代爲不平的說着，遂反而微微的一笑。說道：

「妹妹！你不聽得古人有句話嗎？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到來各自飛。已經做到了夫妻，尙且有如此的話。更何況我和黃小姐僅僅不過是個同學而已，所以我倒並不恨她。」

「哥哥！你倒想得明白，我覺得你真夠資格談愛情。要如換作了我，非和她一刀兩斷絕交不可。」

玉清鼓着小腮子，她不管一切憤憤地說出了這兩句話。家璧嘆了一口氣，却仍然默不作聲。良久之後，才又催促她們回去。玉清道：



「荷芬她願意在醫院裏服侍你，你就容她留着罷！」

「不要，不要，你們都回去。真奇怪，人家這麼怕死，你們什麼也不怕死呢？」家璧漲紅了臉兒，兇巴巴的說，他似乎有些冒火的樣子。玉清連說了兩聲我們走，她拉了荷芬手兒，逗了她一個眼風，兩人便退到病房外來了。荷芬在病房外面，向玉清低低的說道：

「二小姐！你只管回去罷！我就在房門外侍候他好了。等他需要人服侍的時候，我再走進去服侍他，那麼他就不會再趕我走了。」

「荷芬！你真好，我們不知該怎麼樣來謝謝你才是？」

「二小姐！你們不是也待我很好嗎？所以我覺得這是我應該効勞的事，你千萬不用說謝的。」

荷芬見她緊緊地握着自己的手回答，遂也非常真摯熱誠地說。玉清再也說不出什麼話，呆呆地望了她一回，方才管自地回家去了。這裏荷芬一個人又到花園裏去閒散了一回，遂悄悄地走到病房來，探首向床上一望，見他已睡着了，兩張報紙却散在地上。大概他曾經看一回報，被風吹落的。於是把報紙悄悄地拾起，輕輕走到沙發旁坐下。她慢慢地翻閱着報紙，見本埠新聞版內有幾則新聞，不是盜劫，就是破獲私營金鈔案等事情，覺得這都是社會的不良，因此產生了這樣的現象，荷芬正在暗暗感嘆，忽然又見到一則舞女打胎身亡的新聞，一時未免有些驚心，遂細細地瞧其內容。唸道：

【本報訊】昨日午後五時，廣濟產科醫院內忽來有一少女打胎身亡，經醫院當局報告警局，其詳情如下：

綠有地產商呂天明之子呂振華者，遊手好閒，浪蕩成性。且尤好漁色，平日涉足於歌台舞榭，專以玩弄女性爲能事。米高美舞女柳荷茵，小家碧玉，年方二八，頗具姿色。當下彼輩發現之後，百般引誘，熱烈追求。蓋柳荷茵乃情竇初開之少女，且心忖虛榮，不知人心險惡，世道崎嶇，故在振華甜言蜜語哄騙之下遂即墮其彀中。詎料春風數度，珠胎暗結，荷茵家有父母，事後秘密洩露，被父母之意，欲叫振華收納其女爲妾。誰知狼心浪子，竟慙恧荷茵打胎，然後正式結婚。荷茵年幼無知，果從其言，不料服藥過多，血流不止，當即不省人事。彼之父母大驚失色，詳聞之下，方知始末，遂即車送廣濟產科醫院急救。但終因流血過多，不治身亡。警局聞報，由老團分局長趙耀昇、飭刑事股長蔣上佩率員警根據線索偵查，當在大中華旅社將呂振華拘獲。聞死者家屬，以強姦未成年少女及謀害罪起訴，今晨當將呂振華解送地檢處懲辦云：

荷芬聽完了這則新聞，她的臉色頓時變成了灰白，不由啊呀了一聲，眼淚便奪眶流了下來，但恐怕驚醒了家璧，她又放下報紙，悄悄地又走到園子裏來。一面傷心地流淚，一面暗暗的想，可想妹妹不聽我的忠言，她終於被人家害了一條性命，雖然這是自作其孽，但我思想起來，如何不要傷心落淚呢？唉！這個社會真是太黑暗太可怕了。本來我是怨恨着姨爹太

沒有人心，他不該有強姦我的意思。現在妹妹一死，他們生活怎麼辦呢？想着自己從小全靠姨媽撫養成人，養育之恩，豈能忘却？我過幾天自當回家去探望探望他們才是。荷芬良善之心，她還這樣的打算着。因為這時已經近午，又恐家壁醒來要肚子餓，遂收束了眼淚，匆匆又到病房裏來。剛到病房門口的時候，忽聽家壁在房內大聲叫道：

「看護小姐！看護小姐！你們做做好事，發發慈悲心，我叫你們這麼多的時候，你們多少也應我一聲呀！難道我生了這個病，我應該和人世隔絕了嗎？那麼還是給我早些兒死了好嗎？」

「大少爺！你要什麼？你要什麼？我來了，我來了。」

荷芬聽了這些話，芳心中由不得肉疼了一陣，遂三腳兩步奔入病房，急急的問他。家壁一見荷芬沒有回去，一時倒怔怔地愣住了。遂也問道：

「你還在這兒嗎？」

「我本來就沒有回去過，大少爺！你餓了嗎？」

「不！我瀉了，我……下面瀉了一褲子，我真是太不舒服了。」

「你不要急，我來給你收拾清潔好了。」

荷芬見他愁眉苦臉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這就輕柔地安慰他說。一面很快的取過了乾淨衣褲，一面給他收拾這滿褲子的髒物。家壁在急糊塗的時候，他是想不到這許多的。但等荷芬給他收拾清潔了之後，他才想到人家還是一個年輕的姑娘，她這樣不避嫌疑的服侍我，不

是完全盡了做妻子的責任了嗎？心裏這一感動，他忍不住把眼淚又滾滾地落下來了。不過他還很注意到這一些，遂急急的說道：

「荷芬！你快去洗手，問看護小姐要一些火酒擦一擦吧。」

「哦！我知道。」

荷芬秋波斜乜了他一眼，粉臉兒上蓋了一層嬌豔的桃紅，似乎有些羞人答答的意態，便轉身奔到病房外去了。等荷芬洗清了手兒進房，却見醫生又在給家璧打針喝藥水。荷芬因問病情怎麼樣了？醫生說比昨天進院的時候好得多了，大概沒有什麼關係了。說着，便走到另一間病房去。荷芬聽了，自然很爲喜歡，當下望了家璧一眼，笑盈盈的說道：

「真是謝天謝地，醫生的話，您一定也聽見了呢？這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呢！」

「這次我的病若好起來，我一定不忘你的大恩。」

家璧脈脈含情的望着她粉臉兒，認乎其真的回答。荷芬搖搖頭，嫣然一笑。低聲兒說道：

「您別說這話了，我又有什麼恩惠給你呢？」

「我覺得你給予我的安慰太深了，我現在說不出什麼感謝的話，我只有一个主意，就是我病好之後，我將來一定跟您結婚！」

「什麼？你……你……別……開什麼……玩笑吧！」

這話是太使荷芬感到驚喜了，她那顆芳心彷彿小鹿般的亂撞。由於跳躍得快速的緣故，使她說話都帶有些兒顫抖的成分。但家璧却一本正經的說道：

「誰和你開玩笑？我說的都是真心話。我覺得人生在世，最難得的就是知己。像你這麼癡心地服侍我對待我，你不是我的知己嗎？常言道：士為知己者死，這話信然矣！你爲了我，不怕傳染，不怕死，這不是實在的情形嗎？所以我非娶你做妻子不可。」

「難道你……不要黃小姐了嗎？」

荷芬心跳的速度比較緩和了一些，但粉臉依然是嬌紅得可愛，秋波瞟了他一眼，低低的問。家璧的臉色立刻沈寂下來，大有憤然的樣子。說道：

「請你不要再提這一個無情無義的人，常言道：日久見人心，這句話是太不錯了。假使我病得快死了，她也不過在電話裏問一聲而已，這還有什麼情義可說呢。算了罷！我和她的情分從今天起是完了。」

「也許黃小姐真的不舒服罷！」

「你爲什麼要庇護她呢？我以爲一個人還能起來打電話給別人，她不舒服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荷芬！我第一次見到你，我心裏就覺得你這人很可愛。不過，這無非是偶然覺得一些可愛而已，其間却並沒有存一些感情作用。後來在舞廳內第二次見面的時候，我心裏更覺得你可愛而又可憐，但我爲了已經有了黃小姐，我不能愛不專一的再來愛你。所以我從此不上你那兒來，因爲我怕自己會感情作用，將來反而害你受到痛苦的。但萬萬也料不到你又會到我家來幫傭了，使我們今天有這樣接近

的機會，那不是老天在撮合我們一對嗎？不過，這在我似乎有些自說自話，當然是還需要徵求你的同意。荷芬！你願意有我這麼一個男子做丈夫嗎？」

荷芬聽他絮絮地說出了這麼一篇話，一時心頭喜歡過了度，因此反而回答不出什麼話來了，眼淚滾滾地掉下了兩頰。家璧驚訝地問道：

「你爲什麼流淚？你傷心嗎？」

「不！我是感動得太過分了，……但是，我只怕沒有這麼好福氣配得上你。第一，我是奴才，你是主子。第二，你是大學生，我是連小學生還沒有資格做。第三，你終然不嫌憎我的低賤，不過你爸媽是絕對不會贊成這頭婚事的。」

「你所考慮的這三點，我以爲都不成問題，第一第二，那是無所謂，只要我喜歡你，誰敢說一句話？至於第三點，老實說，爸媽答應便罷，他們若不答應，我便馬上脫離這個豪富之家，與你到外面組織小家庭，我也不讀書了，找個職業，讓我們來過過人生有意義的生活，我以爲比在這富貴家庭中過着奢華生活強得多了。荷芬！你說好不好呢？」

家璧說出了這幾句話，荷芬是喜悅到了極點，她情不自禁的坐到床邊去，竟偎到他的懷內去了。家璧也笑嘻嘻的抱住了她，兩人臉兒也緊緊地貼住了。但家璧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立刻又把荷芬推開了。急急說道：

「你快走開，你快走開，我們情感太濃厚了，你不能忘記我是個有病的人呀！」

「剛才醫生說不是已經好得多了嗎？我想這是絕對不會傳染的了。」

荷芬起初倒是一驚，但聽了家璧的話，方才明白了。於是揚眉得意的瞟了他一眼，笑盈盈的說。家璧也含笑說道：

「照我此刻的心中意思，你最好給我吻一個嘴，讓我心頭甜蜜甜蜜。但爲了你的健康問題，我希望你還是走開一些兒好。」

「嗯！……」

荷芬聽他也會說出這樣頑皮的話，一時只覺滿心眼兒甜蜜。但表面上却逗了他一個嬌嗔，嗯了一聲，忍不住赧赧地笑起來了。

光陰匆匆，荷芬在醫院裏服侍家璧，不知不覺，已有一星期日子了。醫生說家璧已經過了危險時期，以後只要好好兒調養，病體自然慢慢地會復原的。這消息聽到朱仁昭夫婦及玉清的耳朵裏，當然是萬分的歡喜。這時家璧也已向母親吐露要娶荷芬爲妻的意思，並說這次病中，要沒有荷芬衣不解帶日夜的服侍，恐怕自己的性命早已沒有了。朱太太雖然也很感激荷芬的服侍之情，不過對於要娶她做媳婦的意思，她却不敢貿然答應，只回答將來再說吧！家璧因爲胸有成竹，所以也不多強求。黃美雲小姐也得知了家璧已經全愈了的消息，她拿了一束鮮花，前來探望家璧，家璧這回子見了美雲，對她非常的冷淡。並且對她說，他病好之後，將和姓柳的小姐結婚，屆時請美雲做女賓相。黃美雲聽了這話，氣得粉臉失色，從此便和家璧一刀兩斷，絕交而去。家璧心中毫不介意，他是一心的欲娶荷芬爲妻。誰知天心何

其殘酷？荷芬這兩天竟也得了瀉症病倒了。家璧起初還不知道，因為三天沒有見到荷芬到病房來，他自然非常疑心，遂急問妹妹，玉清知道瞞他不住，只得從實告訴。家璧得此消息，心兒爲之粉碎，猛可從床上躍身而起。灰白了臉色，急急問道：

「妹妹！荷芬此刻人兒在那裏呢？」

「就在隔壁十八號病房裏休養着。」

「她病了幾天了？你們爲什麼要瞞着我？」

「已經三天了，這是媽的意思，恐怕哥哥心中悲傷，所以瞞着你的。」

「我真不明白你們什麼存心？難道能瞞我一輩子不成？我馬上去瞧她。」

「哥哥！你……是才好的人兒，你不要去，她……生的也是時疫病，恐怕會傳染給你的，你若再病倒了，這回子可危險了！」

家璧聽了這話，心中恍然大悟了。暗想，可憐荷芬今日的病倒在床，還不是我傳染給她嗎？她爲了服侍我的病，累她也病了，我難道連望她一次的情義都沒有，那我還能算是一個人嗎？所以他也不再回答什麼話，就赤了脚，跌跌衝衝的奔到十八號病房，直撲到荷芬的床邊，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玉清沒有辦法，也只好跟着到十八號病房，把哥哥扶起，連連勸他不要這個樣子，叫荷芬心中反而熱過。家璧見荷芬兩頰慘白，人兒消瘦了不少，一時更加痛到心頭，遂拉了荷芬手兒，流淚說道：

「荷芬！荷芬！這……不是我害了你嗎？」



「大少爺！你……不要這麼說，我……這病不要緊，你……才好一些兒，你……快些兒回房去休養吧！」

荷芬雖然也十分的悲痛，不過她還竭力忍熬住悲哀的發展，含了眼淚，把手縮了回來，是拒絕他來拉自己，還低低的安慰他說。但家璧怎麼肯回房去？一定賴倒在床邊，伸手去撫摸她額角。可是，荷芬立刻把臉兒別轉去。急急說道：

「二小姐！你快些兒拉大少爺回房去呀！」

「哥哥！荷芬這麼的關心你，你不要辜負她一番情義吧！」

「她關心我，我就不關心她嗎？我是人還是畜生呢？」

家璧見妹妹拉自己回房去，這就恨恨的掙脫了她的手，痛心疾首的說，荷芬心中很是感動，遂望着家璧說道：

「大少爺！那麼你……也站得開一些吧！」

「你爲什麼還要喊我大少爺呢？我已承認你是我的未婚妻了，你就也叫我一聲名字好了。荷芬！你這病完全是我身上傳染過去的，叫我心中怎麼的對得住你？」

荷芬聽他這麼說，慘白的粉臉上也會浮現了一絲欣慰的媚笑，秋波脈脈含情的凝望着他，點頭說道：

「承蒙你這樣的看得起我，我就是不幸死了，我終算也瞑目了。」

「不！你不能死！你若死了，這是我害你的，我豈能一個人活在這世界上呢？倒不如

一塊兒死了乾淨嗎？」

家璧說着話，哭泣不止。荷芬玉清也被他引逗得淚如雨下，尤其荷芬心中，痛若刀割。不過她還含了淺笑，低低的說道：

「我不會死，你放心，切不要說這些頹傷的話吧！二小姐！……」

「不！哥哥既然這麼說，請你也叫我一聲妹妹吧！」

玉清哽咽着語氣阻止她說，她的眼淚也滾滾地落下來了。荷芬非常感動，點點頭，流淚說道：

「你們真的太好了，我說什麼來感謝你們才好呢？唉！假使我有這個福氣的話，我的病終會好起來。否則，那也不必說了。反正我遇到了你們兩位知心人，我也安慰九泉了。玉清妹妹！你……快扶你哥哥回房去罷！」

「哥哥！你就聽從嫂子的話吧！明天你再可以來望她的。」

家璧也覺得兩腳軟綿無力，再也支撐不住，只得再三叮囑荷芬靜靜休養，他便悲悲切切的回病房去了。從此以後，家璧每天到荷芬病房裏來探望一次，但是荷芬的體格不及家璧強健，所以抵抗力很薄弱，經過一星期的病瀉，她如花如玉的容貌，却變成骨瘦如柴，好像一朵凋零之花一樣的憔悴了。

這天家璧到荷芬病房去探望的時候，荷芬已經奄奄一息了。她自己也知道返魂乏術，不久將脫離人世了。於是含淚低聲兒說道：

「我是一個苦命的人，我當然知道是決不會有這樣好的福氣；所以我終於不治而死了。……不過，我死了之後，你千萬不要悲痛，你要好好兒做人！要知道你是一個青年人，你將來是國家的主人翁，你應該忘掉我這個苦命女子，你好好兒的保重身子，珍惜你的前途吧！」

「荷芬！我害了你，我把一個聰明美麗的姑娘害死了，我好像是劊子手一樣的兇惡！荷芬！你若死了，我還做什麼人呢！我一定和你一塊兒死！」

「不！不！我……不希望聽你說這些沒有志氣的話，其實呢？生死大數，豈是人力所能挽回的？就是我這次不服侍，說不定我也會生別的病而死的，所以這和你可說是根本毫無關係。你千萬不要耿耿於懷，表示對我有一種歉仄。假使你有真心愛我的意思，那麼你就聽從我的話罷！」

荷芬有氣無力的說到這裏，喉間連連的又打噴起來。這時玉清在旁見了這個情形，連忙把醫生請來，丸求他快些兒把荷芬急救。但醫生用聽筒在她胸部等處聽過之後，便搖搖頭兒，說很危險了，他在聊以盡責之下，便給荷芬又打了兩枚針。荷芬在打過了針藥之後，精神又好了一些，其實這也無非是吊命而已。家璧泣道：

「荷芬！你永遠是我的愛妻，我這一生是獨身到老的了。」

「別這樣子，我希望你忘了我，你積極一些做人吧！」

「我忘不了你，我永遠忘不了你。這是我生命中一個致命傷，我什麼都完了。荷芬！」

你……的家怎麼辦？我以為應該去通知他們吧？」

「不必通知他們，我不是他們親生的女兒，這次我出走，他們原不知道。」

「哦！這樣說來，你的身世益發可憐了。我恨天怨地，爲什麼要對待你這麼殘忍呢？」

荷芬！我需要你活，我需要你活下去！」

「我……在這社會上本來是個渺小的生物，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誰？我更不知道他們是生得怎一個模樣兒？我覺得我像一片落葉，在樹枝上脫落後，飄飄蕩蕩的隨風飛舞，當然，在風停止的時候，那落葉也就掉到污泥中幻滅了。我的一生，就是這麼的一回事。……家璧！只是我第一次喊你名字，但也是我最後一次的叫你，我希望你不要爲我太消極，我希望你好兒的做人！否則，我在九泉之下，是再也不會瞑目的。……」

家璧在這個時候，他還說些什麼好呢？忍不住捶胸大號，伏在她床邊，嗚咽不止。玉清見荷芬神色不對，遂悄悄出了病房，打電話給爸媽，叫他們快些料理她的後事。等玉清回到荷芬的病房，只見荷芬已經氣絕身亡，哥哥却是暈倒在地上了。一時又急又怕，忍不住也大哭起來。

荷芬死後，家璧要求父母，以未婚妻名義給她安葬，朱仁昭夫婦因爲愛子心切，不敢違拗。遂將荷芬好好兒的車送殯儀館入殮，擇日葬在萬國公墓。下葬之日，家璧兄妹和仁昭夫婦親自送她進穴，這時家璧癡立墓前，垂淚而泣，只見三尺新碑，一堆黃土，長眠着一個孤

明活潑美麗可愛的姑娘。家壁暗暗唸道：

「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隴中，卿何薄命？唉！悠悠歲月，叫我終身遺恨何時了？」

家壁說罷，放聲大哭。玉清聽了心酸，因此也不禁淚如雨下。仁昭夫婦因兒子病才初愈，不願他過甚悲痛，遂做好做歹的勸扶他跳上汽車，大家坐回家去了。這裏是日已將暮，淒涼寂寂，只剩了夜半悲風，吹着樹葉兒發出嗚咽之聲，似乎也在憑弔着這可憐姑娘的幻滅呢！

（全書完）

死註

死註

武俠故事

D 歷史傳記

流

△此電

社會言情

E 偵探奇案

△此別

又藝名著

F 刊物雜誌

△此博